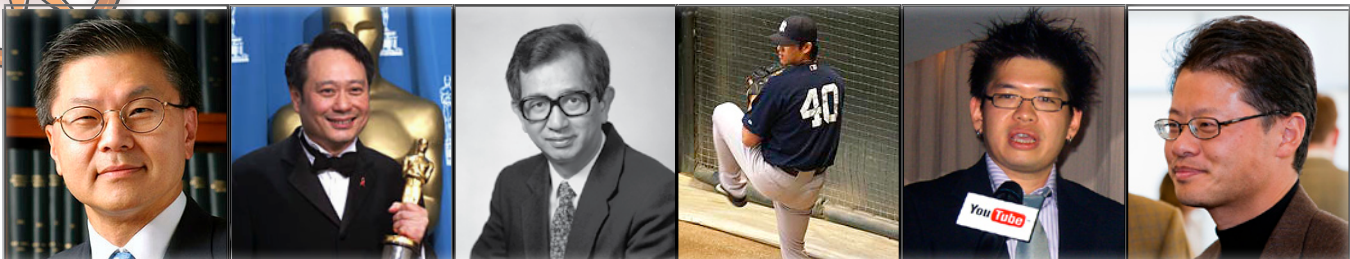




# 地靈人傑

## 出生於台灣的風雲人物

### The Movers and Shakers of the World



**何大一 David Ho**  
愛滋病毒研究的先驅。創始「雞尾酒式，合併用藥」療法。獲《時代雜誌》評選為1996年的風雲人物

**李安 Ang Lee**  
2006年憑《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 贏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

**李遠哲 Yuan Tseh Lee**  
1986 獲諾貝爾化學獎 "dynamics of chemical elementary processes"

**王建民 Chien-Ming Wang**  
美國職棒紐約洋基隊的固定先發投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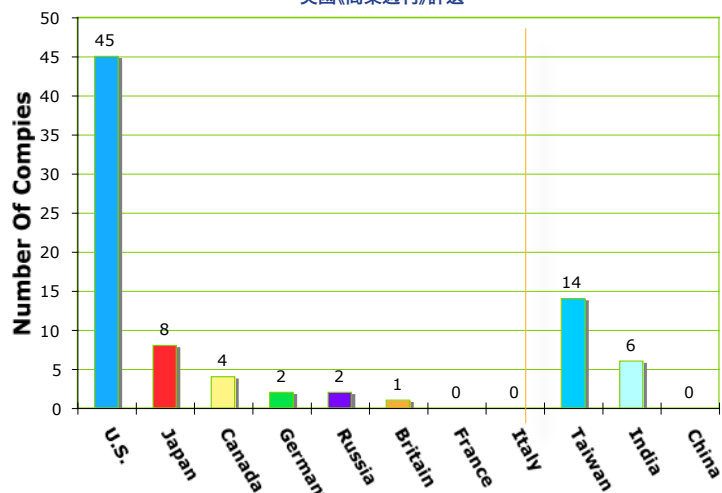
**陳士駿 Steve Chen**, YouTube 的創辦人之一。全球排名第28最具影響力企業人物

**楊致遠 Jerry Yang** 和大衛·費羅 David Filo 於1994年，共同創立Yahoo 雅虎

# TAIWAN ROCKS

2007 Info Tech 100 信息技術(IT)百強企業  
台灣位居亞洲第一，全球第二

美國《商業週刊》評選



八大工業國組織 Group of Eight (G8)

- 2007年「全球e政府」(Global E-Government)調查，台灣政府電子化程度在全球198個國家中位居第3。-布朗(Brown)大學
- 台灣的媒體言論自由，位居亞洲第一，在全球169個國家中排名第32。

八大工業國組織 G8+3	平均每人購買力平價GDP-PPP	2006 經濟成長率%	2006 失業率%
美國	43,800	2.90	4.80
加拿大	35,700	2.80	6.40
日本	33,100	2.20	4.10
德國	31,900	2.80	7.10
英國	31,800	2.80	2.90
法國	31,200	2.20	8.70
義大利	30,200	1.90	7.00
俄羅斯	12,200	6.70	6.60
台灣	29,600	4.70	3.87
中國	7,800	11.10	4.20
印度	3,800	9.40	7.80

資料來源: CIA

2006年台灣晶圓代工、封裝、測試、影像顯示之TFT-LCD均位居全球第1位，IC設計業位居全球第2位



25087 Avenida Madrid  
Homeland, CA 92548

TO:

Empty rectangular box for an address or message.

Non Profit Org.  
U. S. Postage  
PAID  
Riverside, CA  
Permit No. 857



# 北美洲臺灣婦女會

North America Taiwanese Women's Association

www.natwa.com



古早期代

15,000年前屬於南島語系的台灣原住民開始在台灣活動。他們稱呼台灣為“PAKAN”。

直到1895年清日戰之前，中國領土的概念，不包括領土外圍的水域(台灣位在水域中，故不屬中原)。天子擁有所有其領土內的皇民(人民是皇帝之產)，所以嚴禁皇民逃離皇土，也禁止外人進入，結果各海域海寇橫行、商人和漁夫，需對海寇繳“水報”(WATER TAX)，以保貨品及人員的安全航行。鄭芝龍(鄭成功之父)就是大海寇李旦手下大將。李旦死於荷蘭人佔領台灣的大員，台南之年(1624)。鄭芝龍即時接收李旦的武裝海寇集團。鄭芝龍於1646年投降滿清。

### 歐洲人商業殖民國1624~1662 (38年)

開始細節的描述近代台灣史。佔領台南安平港的荷蘭人鼓勵大量的漢人移民台灣，大量開拓稻田及建立台灣的糖業外銷。台灣因其位在日本、中國和東南亞州理想的中心，30年後成為荷蘭人在亞洲第二個最盈利的商業基地。但其對農課收農產稅、人頭稅及拍賣對原住民村落的交易壟斷權，造成原住民生活品質劇降。西班牙人於1626年佔領台灣北部的雞籠(基隆)及滬尾(淡水)，主要目標為制衡荷蘭人對其菲律賓基地與中國和日本貿易的威脅並展開對原住民宗教文化的統化活動。荷蘭人於1642年奪取「聖多明哥城」(今紅毛城)，將西班牙人趕離台灣。



荷蘭人畫的其台灣管治區地圖

### 鄭氏海寇軍事殖民時期 1662-1683 (21年)

鄭成功於1662年攻下熱蘭遮城，半年後鄭成功歿，其弟鄭世襲自立，其子鄭經接下荷蘭人的管治區改名東寧王國。以台灣作為養兵及攻打滿清海岸線的基地。實施軍事殖民，軍法嚴厲，基本民生用品極缺，生活艱苦，除了各種苛刻的重稅，島民自16歲到62歲還需繳人頭稅。許多漢人受不了，紛紛返回中國。1683年鄭成功的舊將施琅，率清軍攻台灣，鄭氏海寇王朝滅亡。1684年清朝將漢人已開發之地納入版圖，並即時公佈「台灣編查流寓則例」，嚴格規定台灣居民及漢人渡台三禁令。

### 滿清不自治時期 1684~1895 (211年)

滿清沒有放棄台灣是為防明士據台為反清基地。因無心建設台灣，加上官僚剝削，導自三年一反抗，五年一暴動。當日本、法國、美國、英國之船過渡台灣被台灣海盜奇襲向清朝抗議時，其反應是“台灣在吾領土之外”不予理會。日本於1874年出兵台灣企圖佔領台灣。法國也於1884~85派兵佔領淡水九個月。1895年清日締結馬關條約(SHIMONOSEKI TREATY)將台灣、澎湖永遠割讓給日本。



西班牙人畫的台灣地圖 只包跨佔領區基隆及淡水



台灣的製糖業，外銷遠至中國、歐美及印度

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船貨倉庫與官邸鳥瞰圖 約1635年

### 民主時期, 2000~迄今

陳水扁、呂秀蓮當選及就任台灣正副總統。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台灣正式成為WTO的會員國。全民健康保險。國民大會走入歷史。全世界最長的雙孔雪山隧道北宜高速公路完工通車，台北抵蘭陽平原縮短為45分鐘。台灣高鐵通車，台灣南北交通縮短為九十分鐘。



台灣，言論自由，亞洲第一  
台灣，技術潛能，亞洲第一

詳細台灣歷史要事，請看第77頁...

### 中國國民黨時期, 1945~2000

二次戰後，盟軍應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之求暫管台灣。1951年美國等48國與日本簽署舊金山和約，日本聲明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主權。中國國民黨政府及其特務(中國黨的KGB)嚴厲壓制所有關於人權和民主的運動。屠殺台灣本土的領導人，知識份子及無辜人民。二二八大屠殺，估計約3萬人(佔當時台灣人口的0.5%，即每兩百人中就有一人被槍殺)。實施恐怖控制和愚民政策，摧殘本土文化，人民福利設施缺乏，國產當黨產濫用，無能的國際政策將台灣推入各種國際組織的象牙塔。



### 日治時期 1895~1945 (50年)

日本對當地居民嚴苛的統治方式，抗日事件不斷。臺中霧社(今南投縣仁愛鄉)泰雅族的一支賽德克族抗日事件。近千人被殺害，其中原住民近700人，佔其總人口之半。日本為了增加對台灣資源的開採和利用實施包括原住民的全民基礎國民教育及執行全島鐵路線的積極開發。台灣東部也在1930年代開始開發。墊下現代台灣的基础設施。

於1933年包括美國在內的19個國家簽訂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此公約對國家的定義為：1. 清楚的領土界限。2. 永久的居民人口。3. 能處理政務的政府。4. 能簽署國際協約。公約還強調，國家政體的存在，與被其他國家承認與否無關。台灣目前完全符合成為一個國家的定義。GERRIT VAN DER WEES

美國於1776年發表獨立宣言，在國際上直到兩年後，法國才承認美國。其後的42年，只有七個國家加入承認美國存在隊伍。美國直到1848年，獨立宣言發表後的72年，才得到24個國家對它的認同。台灣目前也被24個國家認同。美國自1949至1979之間，不承認中國，中國在那段期間，難道就不存在嗎？目前美國不認同古巴政府，難道古巴就不是個國家嗎？



北美洲臺灣婦女會



聯誼通訊 第38期



2008年 2月

蘭花出口全球第一位



## 目 錄

2007 年中理事會紀錄／賴慧娜.....	1	Retaliation from a Mild Son ／By Hahnming Lee .....	38
在賭城的一個特別的會議 ／王巧蓉・何麗珍.....	7	一個「不辣兒」的反攻／李翰明.....	39
Natwa 2007 年中理事會及人才訓練營 ／每文.....	9	列寧的故居／番婆.....	40
李瑞紅會長邀國際芭蕾舞巨星譚元元演講 ／朱麗芝.....	10	玻利維亞街童的春天／番婆.....	41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北加州分會.....	15	初念淺，轉念深／Elena Ling.....	42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北加州分會.....	16	錢是你們的資源是大家的／Elena Ling.....	44
NATWA Toronto 活動報導.....	17	黑貓舞團／秀滿.....	45
NATWA-SC 聖地亞哥濱海之旅／陳麗華.....	18	無憾／徐來.....	46
底特律分會活動報告／分會長 賴秀瓊.....	20	一本小冊子／米粒.....	47
Healthy Living／陳弘文.....	23	放鬆自己／蘭婷.....	48
關懷報導／王金碧.....	25	夏日恰意養病記／楊慈美.....	49
被出賣的台灣——訪問陳榮成先生 ／陳香梅 採訪.....	26	祭文 — 給 Ricky／美碧.....	50
Tide for UN referendum cannot be stemmed/ By Mei-chin van der Wees.....	28	社尾莊園／楊遠薰.....	51
寂寂文學路——台美作家的心聲 ／黃娟(講於聖地牙哥).....	29	烏干達醫療服務記／鍾令儀.....	58
旅美作家黃娟作品集目錄.....	30	碼頭春曉／清風.....	63
不朽的吳濁流／黃娟.....	31	外遇隨想／阿香.....	70
文學的伴侶-序黃娟的〈遺失與獲得〉 ／翁登山.....	33	也談當阿嬤／王麗華.....	71
辣媽給 NATWA 姊妹的信.....	35	熊貓外交.....	73
Preface /Shinzong Lee.....	36	伊拉克來鴻.....	74
「辣媽樂透」新版序／李欣蓉.....	37	SOLDIERS' ANGEL／by a Captain.....	75
		To: NATWA Sisters ／Vandy Chang & Jin Barnsdale.....	76
		ACKNOWLEDGEMENTS／Jin Barnsdale....	77
		編後語.....	78

年中理事會

## 2007 年中理事會紀錄

賴慧娜

**時間：**十月十二日，下午一時三十分到六時

**地點：**Bellagio, Las Vegas

**出席且有投票權者：**顏淑華、林瑞葉、李芬芬、徐梅熙、何麗珍、翁淑鏢、劉玲霞、翁照美、張月英、洪鳳蓮、許鴻玉、李瑞紅、花婉珍、王梅鳳、邱良媛、薛陳敏麗、歐春美、楊美麗、潘賢敬、程韻如、李碧娥、李淑櫻、王明玲、王金碧、洪錦鈺、黃美惠、林郁子、曾暎貴、賴碧良、葉明霞、葉錦如、李素秋、葉寶桂

**主席：**洪珠美會長

**記錄：**秘書 賴慧娜

**NATWA II：** Joan Lo and Annie Chen 報告 see attached

**主席宣佈開會**

**清點投票人數理事出席 34 人**

林郁子：舊會長不要超過比率，請點名。

舊會長有楊美麗、黃美惠、曾暎貴，葉寶桂、林郁子、潘賢敬、葉明霞、賴碧良、葉錦如、程韻如、李素秋、共十一人。

主 席：請通過四月份理事會記錄

林郁子：會務報告#5 說刊物裡不能有營利廣告，否則郵費會提高。

楊美麗：我是去年出版組的，這看郵寄的 Post Office，為安全起見最好不要刊，否則郵資提高。

王金碧：Post Office 要注意，我在 Riverside 寄，郵局並沒注意看，而另一 Post Master 則很仔細。

主 席：應避免被稽查。

王金碧：若會員地址不對，通訊錄退回要罰\$2.67。

潘賢敬：現在是在通過會議記錄，有討論的事等下再討論。

**通過會議記錄。**

洪珠美會長報告：四月接下會長之職，感謝歷任會長的幫忙。上任以來出席了 WTC,世台會，FOTA 等活動，九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到紐約四天靜坐聲援台灣加入聯合國。本來是黃越綏的主意，她原計劃帶團來靜坐，後來因故不能來，咱坐四天，媒體及電台來採訪，第二天南非電台，第三天 NM News 來，11/5 聯合國的大使要來與我們見面，鼓勵大家去，費用是\$75。明年年會 20 週年，請大家提供意見。

## 區理事報告

### 東南區

李芬芬：今年出席了東南區夏令會，共收了 5 位會員，收會費方面，寫信效果很好，但因幅員廣大，要再努力。

### 東北區

林瑞葉：收會費不理想，打電話效果不彰。Maryland、費城地區婦女不喜歡成立分會，因 Local 已有婦女會，過去會長有否試過。紐約、紐澤西的分會主要活動是九月 Race for The Cure 與五月的 Passport to Taiwan，五月會館請李老師來教環保手工藝，Promote 台灣，由僑委會出經費，紐澤西賴淑娟 Amy Lin 與圖書館關係很好，在圖書館舉辦成績很好。

潘賢敬：我來回答 DC 方面的成立分會問題，當地的婦女已有很多事要做，不一定要成立分會，但她們可以做我們的活動。

邱良媛：St. Louis 分會也是經過十年努力才成立，我們應先去參加她們的婦女會，慢慢影響她們。

花婉珍：(財務報告)見附表，可是 Membership 尚未整理好。現有 Old Member 690 人，New member 150 人，Life Time member 3 人，Student 3 人繳費。WTC 的 due 寫到 NGO Fund 裡以後會再移回來。月曆收入 \$12000，有餘款應放回基金組。

潘賢敬：會長接任剛開始時須要有 Operation Fund，如果上任會長將盈餘留在 account 裡下任會長就有錢可用，去年餘額有 \$16,000 留在 account 裡，今年就有 \$26,000 beginning balance，有 \$16,000 是去年 Calendar 的 Profit。

林郁子：這是程序問題，每年基金拿 \$10,000 出來給會長，年終盈餘都要進來基金，要用時請再申請。基金組要經審核，大家要用什麼都會有。

洪會長：我很需要錢辦這年中理事會。

林郁子：如果錢不夠應大家再捐，不應讓會長擔心。

潘賢敬：我寫預算，若未寫那 20,000 元就無法 balance，雖沒用到，今年可能會用到，今年印刷費就用到。

楊美麗：今年洪會長 Budget 12,000.00，若年中不足將可由此拿出。

**基金組** 楊美麗：基金組有 12000.00 的預算歡迎更多分會來申請基金，Community Service, Scholarship, Speaker Bureau。

林郁子：基金現有 \$264,000，只用 1,700。聯誼通訊裡刊有基金組 Q&A 教大家如何申請基金。

**提名組** 潘賢敬：今年卸任會長做召集人，提名組應有 9 人，來了七人。今早七時有 tele conference，提名組決定每一職位有 2-3 位候選人，這與從前不同，但只圈選一人。

**獎學金組** 李碧娥：有四種獎學金，NATWA, Dr. Kang Ping Fu, Single Mother, NATWA Community (每 Chapter 用 Community Service 的 500 作獎學金，總會再多給 200，達 700)，在 NATWA Website 有介紹，Single Mother 獎學金已不限制為台灣人。

**月曆組** 洪珠美會長報告：印 2100 多份，TECO 認購 400 份。

**聯手組** 程韻如：現都在做 FOTWA，明年要與世台會一起舉辦，明年三月在高雄開會會後要去廬山、新竹、台北。今年 FOTA 在大阪與世台會同時舉行，我們另有時段自己開會，明年會用甚麼方式還沒有決定。



**文化組**：張秀滿缺席，無人代理。

**活動組** 洪錦鈺：明年四月的年會歡迎大家來。

**開源組**：賴淑遠缺席，會長報告：她要找大 Donors，但 Operation Fund 需要有錢先放進來

**會員資料組** 蘇惠美缺席，會長報告：目前有 869 會員有交費。

**出版組** 王金碧：出版組的廣告收入到目前是\$4931 元，收齊應有 5251 元。

**選舉組** 何麗珍：選舉組要在 Louisiana 分會找十位姐妹來幫忙。

**史料組** 陳碧惠缺席由何麗珍代理。

**月曆製作組** 李淑櫻：感謝素秋幫忙，今年主題“懷舊”，明年的主題尚未做最後決定，今年用竹編藝術，希望將素秋與和惠之工作經歷成 CD 留下來。

**關懷組** 王明玲：很高興明玉的 idea 用在月曆上。七月 Paul Yang 過身，依例會員 Spouse 過世給一百元慰問金，郭林素芳過世，只寫卡片、她兒子也寄毛巾來。關懷組有 300 預算，已用二百多元，現撥 500，還剩 200 多元，有須要關懷的對象分會要通知，希望有分會願做卡片以存用。

**會長**：關懷對象分會會長若沒告知，區理事要告知。

**出版組** 王金碧：今年共印 1176 本通訊錄，共花\$5,654。Directory 費用較高，因 Return Postage \$2.76。Newsletter 1081 份，花\$647。寄給分會會長二本。

## **災區學童計劃**

葉錦如：芬芬四月交給我，芬芬希望換人做 build up new network，一向與水秀會合作，今年 9/21 埔里召開記者會公佈此工作成果，因自開始以來已救助二百多學童。七年裡已 donation 十萬元。今年捐了 17000 元，這 Project 未 fund by NATWA 基金。

**會長**：台灣災區學童計劃未拿 NATWA 錢，但 NATWA 接受感謝。

## **點心擔**

白萊麗：收集稿件，五月到現在沒有斷稿過。感謝珠美、金碧自動提供稿，請區理事多供稿，文章會上 NATWA Website。

## **捐書回台：**

林瑞葉：(替賴淑娟報告)紐澤西一月一次包書，當地的圖書館別專櫃介紹台灣。書都是送到台灣鄉下無經費買英文書的地方。

## **Team Taiwan**

葉寶桂：現都靠各分會在推動。

潘賢敬：NATWA Website 現稍停擺 Website Space 很大，請大家提供意見。

## **WHO**

林郁子，今年;咱們對有十四人，十二人為 NATWA 姐妹，今年較早知道行程，大會 5 月 19 日開會，咱們將在 5 月 15 日出發，5 月 18 日開始參加活動，5 月 19 日投抗議書，5/20 去旅遊。今年要收 deposit 100 元，現在開始報名。

**提案討論**

第二段 33 名理事出席

**Proposal 1**

提案人潘賢敬，見附件 提案一

潘賢敬：今年(2006)年會沒有另做 Fundraising，很節省，賺錢拿來補助，會員參加年會，約 250 來參加年會，申請人需有二年 NATWA Membership，若沒有用到，就給 Care for Soldier。

葉寶桂：審核標準？

潘敬賢：分會推薦。

翁芬芬：為了消化這些錢，會造成不公平。

賴碧良：修訂為會長或區理事可決定如何分配這\$250.00。

洪鳳蓮：Soldier 回來，有些問題需繼續關懷。

楊美麗：Soldier Project team 固定寄 Caring Package X' mas gift，撤軍後還有遺屬可 care。

洪鳳蓮：補助會員來年會，Kansas 就有一人選，這機會很好。

楊美麗：我同意，NATWA 基金已補助\$1,000 給 Caring for soldier for Two year。

翁淑環：要考慮其他 Project，如災區學童，提議分兩部分。

**表決 Amendment** 要考慮其他 Project 提議分兩部分： 贊成 13 票 反對 14 票

表決全部給 caring for soldier： 贊成 4 票 反對 29 票

表決 Amendment,考慮 one or More project 贊成 24

表決 Proposal： 贊成 24 票 反對 6 票 棄權 2 票

**PROPOSAL 2**

會長：Akron Fund 基金會盈餘\$5,100，分三年給黃越綏，單親兒童基金一年二千用完為止。

贊成：31 票 反對 1 票

**PROPOSAL 3**

會長洪珠美，鼓勵各分會邀請駐外單位女眷來參加婦女會活動。

程韻如：此非 Proposal

楊美麗：Kansas 辦事處處長夫人是 NATWA 會員，要看他們的態度。

葉錦如：請他們以個人名義參加，可以送 Massage 出去。

**PROPOSAL 4**

洪珠美：針對今年僑委會邀請婦女代表回去開研討會建議設立委員會研究與僑委會的互動的方式，過去我們反對僑委會，現在僑委會提供很多機會給婦女，應該有一套參加的標準，

葉寶桂：去參加就是接受補助。

洪珠美：會員子女也去參加僑委會的教育性 Project，姊妹接受邀請應一起討論。

林郁子：San Diego 分會有爭議是因為到底是現任或下任會長代表去參加，會長何時要去參加分會都不知道。有些地方會員為要回去不擇手段。我們要思考代表分會出去需要報備。我們應向僑委會反應他們接觸的管道是甚麼。

林瑞葉：由不同角度來看，紐約的台灣婦女都不知道有這機會，還是由西雅圖那兒得知的，紐約地區是邀請藍色的去，我們若不爭取就沒有機會。



賴碧良：北加與僑教中心互動不錯，灣區、舊金山區有五名額，與僑委會如何互動從前就討論過，五年前素蓮提出與僑委會互動，商議有關布袋戲的事，我建議若要代表婦女會，就要向總會及分會報備。

王梅鳳：我代表台灣會館董事去的、我也是台美商會財務長，我覺得應該參加。出席研討會的人一半綠，一半藍，體制內有人做，體制外有人做，NATWA 姊妹應一起嗆聲。這次回去聽到藍色的婦女說從不知綠色的做得這麼好，雙方應有互動。

李瑞紅：希望僑委會派人來教我們才藝，咱可到學校、圖書館去演出。

潘賢敬：我們有二個主題。要不要互動？如何產生代表，各機關有活動，應向會長提出，應 Consult Board 產生代表，雖章程不明言，會員應要了解，要照會 Board。

歐春美：分會理事參與 Local 活動應由分會決定。僑務委員會舉辦的活動應慎重考慮，若有任何金錢補助應予拒絕或捐出來以不 compromise 婦女會的原則。

陳敏麗：僑委會派人出來教，要注意教什麼，要區分一下。

葉錦如：要提出 Guideline 讓大家遵照，在僑委會 Website 上看到的，他們的宗旨還是 Serving Chinese，我們是美國的非盈利組織，我們還是不要與僑委會互動，不要拿他的錢。

王明珠：五月份僑委會派紅瓦出來表演，他們的宗旨是宣揚中華文化，全盟也是 Serve 中國人，僑委會作的事與過去沒十甚麼不同，我們要回顧歷史。

洪珠美：我曾與黃楊美幸提到這問題，她說立法院席次要拿到才可以，否則藍色立委動輒將預算拿掉，希望婦女會組成 Committee 來寫與僑委會互動的準則。針對與僑委會互動的事成立 Committee 來設定 Guideline。

Committee 成員：賴慧娜、潘賢敬、葉錦如、王明珠、黃美惠、林郁子、潘賢敬。

贊成 28 票，全數通過。

## PROPOSAL 5

葉錦如：台灣 災區兒童基金會 Taiwanese Children' s Fund From Friends of NATWA，現已有 44 人(NATWA-TCAF)，有一封邀請信。

贊成 28 票，全數通過。

## PROPOSAL 6

林瑞葉：推動 Books Project，做介紹時常常會送 Scarf 與月曆，要\$2,000，希望有基金支持，建立 PR 運書包裝\$1,000，宣傳台灣。

楊美麗 Amendment 2005 年結束時，理事會同意我的 proposal 將 Operation fee 餘款\$5,000 給 Book Project。請提 Book Project 的 Account 及 Financial Statement 在年會提出再討論。

洪珠美：Amy 說 Account 已所剩無幾。

葉明霞：我做會長時，月曆盈餘是給他們的。

洪鳳蓮：最大費用是 Shipping，不要花在 PR。

顏淑華：要有詳細帳目。

## Table Pending for Report

潘賢敬：這麼大的分會為何只有三個人在做。

林瑞葉：因分散各地，會員不容易聚在一起，很多團隊是當地的義工。

## 臨時動議

花婉珍：去年無人申請交通費，要用什麼標準。

林郁子：用政府的標準。

會長洪珠美：出版組這次申請很多。

賴慧娜：若超過一般標準，請寫 Report。

葉寶桂：國稅局報稅只准許.15 一哩

曾映貴：有請的就要給。

邱良緩：實報實銷。

**臨時動議：**Committee Chair 要有行政費用。

賴碧良：Committee 要自己去籌錢，每年的需要每年決定。

洪珠美：會長有權決定。

何麗珍：章程中未說明如何開除會員。

賴碧良：Ours Story + 絲巾的 Acct，尚有六千多元，絲巾已不對外出售，建議這些錢給珠美辦明年年會。

投票表決：十七票全部給珠，七票給一半。

劉鈴霞：NATWA II 是否屬 NATWA, NATWA Support NATWA II 要到何時。

潘敬賢：NATWA II 不是我們的一部分，剛成立時是幫他們成長，若要吸收進來承傳 NATWA 很困難。我們不要有 Expectation，他們會成為他們自己的組織。

劉玲霞：若不是在 NATWA，為何 2008 年年會要為他們換 Hotel。

王金碧：要用較抽象的方式思考, NATWA II 和我們之間的關係不是 one way street, 她們給我們的貢獻是 intangible。今年的聯誼通訊，妳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想法與我們很不同，她們很 Promising，在做得到時，要盡量 Support 他們。

李瑞紅：能幫忙就盡量幫忙。

葉明霞：Hotel 的事，她們是 State 她們的 Positioning。我們衡量後，做了決定，是 Board Vote 的結果。每個組織需傳承，要互相疼惜。為我們的女兒們，要往長遠處想。她們是否 NATWA Member 不是這麼重要。她做的 Future 等於也回饋給我們。

李碧娥：Membership 很重要，至少要申請獎學金需要是會員。

黃美惠：NATWA II 雖說是 NATWA 在 Support。有 NATWA II 對我們是一個 Plus。

何麗珍：NATWA II 不要做 Member，是 take 了些 advantage，他們有 150 會員，但地址因個人隱私不願給。

洪珠美會長：請繼續牽成她們。

有九人檢閱並於 12/25/2007 之前回 email to Anna Chang



## 在賭城的一個特別的會議

王巧蓉 何麗珍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一日到十三日是咱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NTAWA) 在Las Vegas舉行年中理事會和人才訓練講習會。除了例行的會議以及講習之外，此次我們在Las Vegas還有另一個特別的活動，就是與佛



大家聚在一起拍個照留念！

羅里達州的 Congresswoman Ileana Ros-Lehtinen 會面。我們有二、三十位NATWA姐妹和FAPA Las Vegas Chapter分會會員一起聚在這個著名、半弧形的 Bellagio 旅社 VIP 房間內。近九點時分，我們不顧主人是否起床，便按鈴報到。想藉此一飽眼福和享用主人所準備豐盛的早餐。這間 VIP 房間位34樓上正中央，居高臨下。眼見賭城繁華美景，足下水舞在噴泉中蕩漾著，又有悅耳的音樂陪伴著，怎不令人心曠神怡，實是人生之一大享受。感謝會長的安排和我們有福份的能多留住一晚，來與這位著名的資深女議員相會。

會議由NATWA活動組長洪錦鈺醫師主持。近十點時分，這位台灣的貴人準時出現。她是佛州資深的議員Ileana Ros-Lehtinen。經洪醫師介紹後，她便滔滔不絕的講解最近在三週前，在國會中提出 HR

676 決議案如閃電似的在24小時內，眾議院就接受此條例的經過。

Ros-Lehtinen 在古巴出生，為躲避卡斯楚政權而成為古巴難民。初到美國，家庭一切資源都較貧乏，藉著本身的努力和積極參與公

眾事務，她從一位老師變成國會眾議員。現在更是眾院外交委員的 Ranking Member，對台灣的影響力和重要性在眾議院中是數一數二的。

Ros-Lehtinen議員對台灣的議題如數家珍，她在九月主動草擬和連署第676號法案，要求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要出售自衛性的武器給台灣，包括 F-16 戰鬥機。很快的，該案在外交委員會成案通過，火速送交全院，院會也無異議通過，做為布希政府執行的建議。(台灣政府往年常向美國買武器，這個議案早在兩、三年前已提出，奈何中國沿海的飛彈不斷增加，但軍購案在立法院中屢被親中派百般阻斷，直到今年立法院才通過。)

她也是推動台美高層互訪的大推手，她就是今年眾院第136號法案原提案者之一，身為共和黨在眾院外交委員會的領導者，她瞭解台灣、中國和美國

的複雜關係。因自身曾經遭受卡斯楚共產政黨的迫害，她反共的立場顯明活躍。136號法案在眾院通過後，她同時也呼籲參院能夠快速通過相同提案，讓台、美兩國高層能有更密切與深度的交訪與互動，互蒙其惠。

接著，她鼓勵大家要多遊說自己的議員加入連署眾院第1390號法案，這是要求美國在台協會的代表主席，在任命後應該與其他駐外大使一般，通過參院的人事任命權。如此一來，台灣就會得到和其他國家同等的待遇，等同視台灣為一個國家。

在晴朗的星期日早晨，在Bellagio Hotel的Penthouse，數十位 NATWA會員加上Las Vegas 一些台美人與Ros-Lehtinen的對談讓我不禁有一些感想，在此與大家分享。

一、Ros-Lehtinen議員與我們台美人一樣，都是這塊新大陸的移民者，但想一想在國會有多少位古巴裔的國會議員，而真正出生台灣的議員卻只有一位。移民家庭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希望他們融入主流社會，是可想而知。我們要瞭解民主的社會是多元貌相，除教育之外，多積極參

與公眾事務，是最能夠提昇和爭取自己的權益與地位的途徑。

二、台美人社團眾多，資源有限，卻有各自為政的傾向。大家都知道團結的道理，卻很難在現實社會中實踐。很高興婦女會跨出一步，與其他組織有這個聚會，不只是在掛名或出名的角落打轉，大家應更大方，只要是為台灣好的事，捲起袖子不落人後！



## 想想自己

- 受得了挫折嗎？
- 受得了被拒絕嗎？
- 受得了被誤解嗎？
- 受得了被挑出錯誤嗎？
- 受得了失敗的打擊嗎？
- 受得了期待落空嗎？
- 受得了不完美的存在嗎？

「挫折容忍度」，即是「一個人承受打擊的耐力」。

承受打擊的耐力越強，自然學到的經驗愈來愈多，累積的成功及本錢也越多。  
承受打擊的耐力越弱，自然學到想辦法躲避挫折，同時喪失自我磨練的機會。





# Natwa 2007年中理事會及人才訓練營

## 每文

10月11至13日，我參加了在Las Vegas Bellagio Hotel舉辦的NATWA年中理事會及人才訓練營。

飛機到達Las Vegas機場，我走出登機門，就看到幾位候機的旅客坐在成排的CASINO前消遣，賭城之名真是名至實歸。機場的Shuttle Bus將世界各地來的觀光客，一批批的接送到大飯店。我坐在車上，沿途看到的建築物，一座比一座宏偉；世界各大都市的精華(如: New York, Paris, Bali, Cesar's Palace...)都呈現在Las Vegas，路旁綠油油的樹木，庭園，嬌豔的花草，更讓人不敢相信這是在沙漠中的城市。我還發現所有較高的窗戶，陸橋，都有比人高的圍牆(網)，該不會是防止人們因手氣不佳，一時想不開，有輕生念頭時的防護措施吧？

車子到達住宿的Bellagio Hotel，Check In時，我即被亮麗的橘紅色彩所吸引；原來因應秋季的來臨，旅館在大廳櫃檯，酒吧，走道及庭院，都用上許多如楓葉，大南瓜，蘋果等等裝飾以營造出歡欣熱鬧的氣氛。夜晚，閃亮的霓虹燈長龍般蜿蜒在Las Vegas的街道，燈飾將各個建築物照耀得金碧輝煌。而Bellagio Hotel前庭的噴泉在入夜後，每15分鐘噴水一次，水舞的設計，很是壯觀，讓人百看不厭！

我們的早午餐由旅館供應。五星級飯店，餐飲當然不便宜；早餐就是一般的Bacon, Egg, Muffin，和稀疏幾樣擺飾在漂亮餐盤的水果罷了(當然是有服務生)。可是姊妹們還是紛紛在用餐前照相留影，為的是可以回家向兒女炫耀“媽媽也有大膽享受一級飯店早餐的時候！”

晚餐自備，還好旅館內有家名為“Noodle”的餐廳，口味道地，稍稍解了大家“台灣胃”的困擾。高興的是餐廳的服務生態度親切，而且其中有台灣來的鄉親。

每次從住房走到開會場所時會經過CASINO，常看到有旅客一大早就坐著玩了。負責發放各分會活動補助津貼的基金組楊美麗姊說：“希望姊妹們別把補助金花在CASINO上；但若有人贏錢的話，別忘了回饋NATWA!!”

三天的人才訓練則全部由陳孝賢教授主講“衝突管理”。首先陳教授要求NATWA姊妹們以半圓圍坐，聆聽並討論講題；他說：圓圈可讓每個人面對大家，使參與的人可以互相觀察彼此的肢體語言，可促進溝通，會有圓滿，沒有被區隔的感覺！

他說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個性及特質，而人際關係受個人、特質、價值觀和情緒互相影響。他並解說衝突發生的動機，行為和過程。所以，要先了解自己 並洞悉他人意圖後，才有辦法解決衝突。

陳教授舉了兩個故事，讓大家討論：

### 鯉魚谷的故事：

從學員們對故事成員的榮譽評估表，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主觀成見，這些是遺傳自種族，文化...等因素，其衍生出來的信念，價值觀的刻板印象；構成了每個人本性的一部分。而價值與信念是無法通融的，不同的觀點則可以互相分享，包容和欣賞。

### 兩隻驢子的故事：

1. 不同意見的兩隻驢子，雖然意見相左，但經過彼此的對談，協調，互相尊重後各自讓步，終能拋棄己見，互相修好。
2. 不同意見的兩隻驢子，因故步自封，堅持己見，互不相讓，終致分裂，造成兩敗俱傷！

然後他又提到，碰到衝突的應變方式：

1. 採取慢辦拍的態度：先冷靜下來，騰出時間，空間，尋找共同利益和解決的選項，這是保護自身和他人安全的要務。
2. 傾聽：以同理心，不持己見，坦承開懷，傾聽對方的埋怨，以了解深藏於衝突的意圖
3. 為敵對的他方創造空間：先有接受對方的意願，了解對方享有“正面及必要性”的需求，透過對談，修好，使衝突化為和諧！

衝突的雙方必需在互相，尊重，尊敬的前提下，才可能彼此信任，而後可運用交涉，調解，和解等程序解決衝突，修好而進一步達到和諧！

三天的聚會，很快就結束了。姊妹們或結隊看秀，或旅遊，互道明年年會L. A. 再見！

# 李瑞紅會長邀國際芭蕾舞巨星譚元元演講

朱麗芝

2007年9月30日一位穿著簡單樸素、身材高挑、清秀美麗的小姐輕盈的走進南灣華僑文教中心，在臺灣婦女會長李瑞紅的帶領下，微笑盈盈出現在眾多等候的觀眾前。觀眾群中，立刻響起了如雷掌聲，大家並自動的起立歡迎這位讓所有



華人為榮的國際級芭蕾舞藝術家，她是目前舊金山芭蕾舞團的首席舞者，全美三大芭蕾舞團唯一華裔的首席芭蕾舞家。今天，她從輝煌的舞台上走下來進入灣區群眾，與大家分享她的成長經歷。

## 北加州婦女會李瑞紅會長積極邀請—盛情感人

不久前接到好友瑞紅的電話，邀我參加臺灣婦女會於9月30日在南灣華僑文教中心舉行的由舊金山芭蕾舞團首席舞蹈家譚元元小姐的演講會。

我從小對於人家穿著美麗的紗衣在臺上跳舞，實在是羨慕嚮往不已，但因成長背景關係一直無緣接觸舞蹈。不論是芭蕾舞、傳統舞、現代舞或任何舞蹈藝術，我都是門外漢，只知看熱鬧。來美這些年來在文化大學校友會認識本校舞蹈系畢業的高材生瑞紅，她雖然後來轉行做了工程設計師，但她不僅仍然是醉心舞蹈的業餘舞蹈家，更是一個熱忱的舞蹈推廣家。她親自在校友會中教我們這些木頭人跳山地舞，不厭其煩的教著最簡單的舞步，一遍遍的講，一遍遍的示範，真讓我佩服不已。她

又在文化校友會長任內，親自請來了文化大學的舞蹈系24位校友來灣區演出，花了多少精神來籌備這事，並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與好評。

在瑞紅的數次盛情邀請下，先生和我也和明欽、瑞紅伉儷去舊金山觀賞了

幾場舞蹈演出，包括舊金山的國際舞蹈節以及一場由譚元元小姐擔綱演出的芭蕾舞劇，令我們耳目大開，並在瑞紅的講解下，讓我們對舞蹈也增長了不少的欣賞能力。記得當時，譚元元小姐登峰造極的舞藝，讓全場三千多位觀眾為她拍掌及歡呼，S. F. War Memorial Opera House之富麗堂皇，讓我們看的為之驚嘆，給我們留下一個非常美麗的回憶。當時就對這樣一位華裔小女孩能躋身於國際知名的舊金山芭蕾舞團並擔綱主角演出感到驕傲又好奇。所以這次瑞紅的邀約，我再忙也要抽空參加的。

在灣區這麼久，未曾聽過有「北加州臺灣婦女會」這個組織，直到瑞紅今年做了這個組織的會長。9月30日下午進入文教中心的剎那，我發現會場佈置非常雅緻，進門處兩邊有報到處，進入會場，兩位臺灣婦女會會員現場表演茶藝，為來賓奉上上等的臺灣天仁茗茶，許許多多的花卉、盆花、插花，滿室皆香，讓我有賓至如歸，非常溫馨的感覺。瑞紅在元元小姐出現前安排放映一段元元小姐主演莎士比亞劇的「奧塞羅」芭蕾舞劇的獨舞和雙人



舞，全場觀看的鴉雀無聲，被元元小姐高超的舞藝震攝住了，瑞紅的這番安排可謂是相當用心。

### 巨星的成長—「用妳的心去跳舞」

十分鐘之後，瑞紅為大家介紹譚元元小姐入場，博得全場觀眾的起立歡迎。身長玉立、輕柔甜美的世界級舞蹈家元元今日衣著樸素簡單，臉上掛著清新自然的親切微笑，她上台娓娓與大家談起她的學舞經過。元元是在十一歲時在學校正玩爬竿時，被老師叫下來，讓前來學校挑選千里馬的上海芭蕾舞學校星探鑑定她的資質條件，經過一連串的測試，包括臉蛋尺寸、身材比例、血液檢查等等，一層層過關斬將，進入上海芭蕾舞學校進行嚴格訓練。她的父親認為舞者的職業生涯過於短暫，反對她走這條路，但曾夢想當芭蕾舞家的母親則贊成，父母爭執不下，最後投硬幣決定，結果母親贏了。

譚元元剛去上海芭蕾舞學校頗有挫折，因她比其他學芭蕾舞的孩子晚開始，常跟不上課程進度，腳、腿、膝蓋又經常受傷，練起來很辛苦，幾次想打退堂鼓，但在母親不斷的鼓勵下，繼續了下來。未幾，即在名師的指導下在國際大賽中嶄露頭角，大放異彩。元元 14 歲參加第二屆芬蘭赫爾辛基國際芭蕾舞比賽奪得第二名，15 歲時參加法國國際芭蕾舞比賽獲俄羅斯芭蕾舞大師烏蘭托娃的滿分評價，1993 年在日本名古屋首屆國際舞蹈比賽上獲金獎。1995 年，18 歲的她被舊金山芭蕾舞團聘為該團最年輕的獨舞演員，兩年後並成為年齡最小的首席、也是目前美國三大芭蕾舞團唯一的華裔首席舞者。2004 年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為亞洲 20 名 40 歲以下的“時代英雄人物”之一。

芭蕾舞是西方人的世界，元元年紀輕輕就進入世界著名的舊金山芭蕾舞團也頗受到排擠，但當她一出場表演，精湛的舞藝立刻讓所有的雜音就消失了。如今已經揚名國際的譚元元，每次跳舞仍必追求動作的「完美」，現在每天仍勤練十幾個鐘頭，為達完美的表現，甚至失眠。「用妳的心去跳舞」，

這是當她贏得國際舞蹈賽金牌後，一位評審對她的忠言，從此成為她的座右銘。

大家全神貫注聆聽這個天才少女的故事，有時感嘆，有時會心的笑。聽她親身講到學習芭蕾的種種艱辛過程，更能夠瞭解她今日的成功光采，絕非偶然。這樣一位在舞台上奔放才情、光芒四射的巨星，平時只能在遠遠的舞台上看見、在電視上看見、在新聞上看見，但今日能在文教中心與大家面對面相談，實在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要謝謝瑞紅，因為她在舞蹈界的關係，能請到譚元元來，讓大家可以近距離的一瞻她的風采。觀眾中有多位遠自 Danville、Livermore、Stockton 等地慕名而來，也有許多世界日報的讀者聞訊而來。

元元演講後，現場發問非常的踴躍。許多媽媽帶著學舞的女兒來看這位舞蹈界的大明星。許多父母特別關心應讓孩子幾歲開始學芭蕾？元元小姐的未來規畫？何時開辦一所舞蹈學校招收學生？……等等，可見天下父母心，大家為兒女的學習芭蕾舞及未來發展非常關心。元元小姐把她在倫敦訂製的粉紅色的新緞帶舞鞋讓大家傳閱，做的這麼精美的芭蕾舞鞋，我還是第一次近距離看到。

會後，瑞紅安排所有願意和元元小姐拍照的朋友把握機會，許多人趕快排隊與元元合照。我看元元小姐已被照的相當累，仍然親切的盡力滿足大家的心願，完全沒有世界超級芭蕾舞家不可一世的姿勢。有幾位說，她們連做夢都沒想到能和這個世界芭蕾舞專家元元照像。

在演講過後，非常驚喜的看到臺灣婦女會為大家準備了非常豐富的臺灣料理，有紅豆麻糬、客家式的花生麻糬、銅鑼燒，綠豆涼粉拌各樣蔬菜。一個特大特大號的西式蛋糕，還有我最不能忘懷的臺灣芋頭米粉湯，每一道料理和點心都是這麼精緻、美味可口。觀眾中有不少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家庭，有些人對這些道地的臺灣小吃還沒吃過，有此機會品嚐，紛紛讚不絕口。

我衷心的感謝瑞紅及臺灣婦女會的精心安

排，讓我們有機會親身聽到世界一級的芭蕾舞家譚元元小姐精彩的演講，也讓我有機會認識到由會長李瑞紅領導的臺灣婦女會是如此的有組織有才華的婦女團體。瑞紅說，臺灣婦女會是由來自臺灣的婦女所組成的組織，平日大家在一起定期相聚，談談持家之道、健康保養、兒女親情、夫妻感情培養，非常溫馨，但這次她希望大家能接觸舞蹈藝術，培養並瞭解其中之奧妙，所以特別邀請了譚元元來。

### 李瑞紅樂意扮演社區橋樑角色

講起瑞紅對舞蹈的興趣與執著是很令人印象深刻的。瑞紅來美多年，對舞蹈的興趣一直沒有因為家庭和工作而有一絲減少，很幸運的，她的先生蔡明欽也很配合她，他們在休士頓七年，在北加州廿六年，經常儷影雙雙或是闔家出動，欣賞國際級的芭蕾舞團演出。瑞紅記得 1987 年俄國著名的芭蕾舞團 BOLSHOI 經過十多年的禁足，第一次開放出國巡迴演出，來到舊金山，他們為了買四張票，全家出動，從早上七點排到下午五點半，終於買到票。他們也觀看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美國紐約等等不同的芭蕾舞團演出。舊金山芭蕾舞團更是很少缺席的忠實觀眾。

瑞紅發現元元小姐時是元元加入舊金山芭蕾舞團幾年後的事，她看到”奧塞羅”的巨型廣告，非常驚訝，怎麼一直沒注意到舞團裡有這麼一位美麗的東方舞星，「這好像是從天上降下來的」。雖然他們已經看過了”奧賽羅”，馬上又去買了票，指定要看這位東方小姐的演出。自此之後，他們就不再買季節票，只要有元元的演出，他們一定趕去看。有兩次，他們特意買星期日下午的票，在散場後到後台等元元卸裝出來，特別上前當面讚美與致意。

「她之能夠在舊金山芭蕾舞團成為最受觀眾喜愛的舞蹈家絕非偶然，她的競爭對手皆為當今世界各國最傑出的舞蹈家。元元具備一流芭蕾舞家和模特兒的先天條件，即所謂的「三長一短」，手長、腿長、脖子長、臉型小，加上她秀氣清新又美麗的

面貌，天資聰敏，又努力不懈，對劇中人物的領悟力都有她很獨特正確的詮釋。」瑞紅曾為她在“吉賽兒”劇中深入動人的演出而動容，“吉賽兒”舞劇是元元最喜歡也認為最具挑戰性的角色。在劇中的後半段，吉賽兒成為幽靈，是要讓觀眾感覺輕飄在空中起浮游動的精靈。

「造就一位舞蹈家是很不簡單」，畢業於舞蹈系，曾參與多場舞蹈演出並擔任過舞蹈老師的瑞紅深有體會，「她必須有天賦，有後天環境的培養與栽培，還要有她自己的努力與機遇，幾種條件都要有，才能養成一位巨星級的芭蕾舞專家。」瑞紅說，因此，看見元元在國際上的傑出表現，瑞紅真是欣喜萬分，她以實際行動不斷的繼續支持這位天才舞星，介紹給朋友們知道，並多方邀請朋友去觀賞演出。十多年來，瑞紅全家可謂是元元的忠實觀眾，也看著她在舞台上成長、發亮。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瑞紅夫婦在好朋友張子方先生夫婦的引薦下，成為元元父母親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瑞紅於 2007 年被選為臺灣婦女會會長，她的最大願望就是把她最敬佩的舞蹈家譚元元介紹給她的臺灣婦女朋友以及所有灣區喜愛舞蹈的朋友。「主流社會與日本人都知道這麼欣賞譚元元，為何我們華人卻不認識她、不知道欣賞她呢？」瑞紅覺得這是很可惜的事。當元元答應瑞紅的邀請時，瑞紅感到無比的高興，她希望為婦女會的朋友們做一點不同的事，也要把元元正式的介紹給華人界。

瑞紅做到了！9 月 30 日元元的演講會非常成功，出席的觀眾坐滿文教中心，事後佳評如潮，瑞紅的電話不斷，都是人家的道謝聲，瑞紅覺得非常高興，辛苦有了代價。身為業餘的西班牙舞的學習者，瑞紅下次還要邀請灣區最有名的西班牙舞星來為大家表演。相信由於瑞紅的遠見、才華、人脈與熱心，臺灣婦女會在未來會推出更精彩的活動，朋友們也能因此更知道如何欣賞舞蹈藝術。

## 分會報告

##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北加州分會

親愛的婦女姊妹們，

大家好，時間過得真快，炎熱的夏天雖熱，幸有百花盛開和嬌艷美麗的玫瑰花，讓我們看得目不暇接。很快的天氣將轉入清爽涼快的秋天，還有優雅嫻靜的菊花，讓我們百看不厭。

婦女會在七月一日舉辦了第一次講座，由川流基金會董事長-李華林博士主講”健康壽命的延長”，約有 85 位聽眾來賓，現場發問踴躍，場面相當熱鬧，世界日報與星島中文電台也都對李博士的講題做了詳細的訪問及報導。

從七月初到九月底，我們馬不停蹄的參與許多其他社團活動。七月二日參加歡迎台灣副總統呂秀蓮、也是我們北美洲台灣婦女會的創會者蒞臨灣區，七月四日參加聯合會參與的 Fremont City Parades，七月十三日客家會舉辦的泛美懇親會，七月二十一日參觀婦女會姊妹畫家徐麗芬女士由 Forster City 為她舉辦的個人畫展，七月二十四日長工之友會在旺角餐廳舉辦的台灣總統競選的募款餐會，七月二十六日洛杉磯一日來回在南加州舉辦的台灣總統候選人謝長廷先生的海外後援大會，八月九日在台灣會館舉辦的福爾摩沙音樂會籌備大會，八月十二日台南市與 San Jose City 三十週年姊妹市紀念餐會，八月二十五日台灣大專校友會野餐聚會，九月八日聯合會與舊金山協調會合辦的 U.N. for Taiwan 在 S.F. City Hall 前的和平遊行，九月九日中半島的年度音樂會，九月十五日台灣會館舉辦的 Formosa Dreaming 由師大音樂系交響樂團及合唱團共兩百多名團員蒞臨灣區的大演奏會和南灣同鄉會的年會，九月二十三日婦女會經由川流基金會贊助、有十三位報名參加美國防癌協會舉辦的 Susan Komen Race for the Cure 五哩步行活動。

九月三十日下午 2-4 點是我們婦女會與川流基金會合辦的第二次座談會，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為大家精心製作的講座會，主題為”芭蕾舞與我”，北加州婦女會很榮幸的邀請到世界級、頂尖的芭蕾舞家，日本舞蹈雜誌選出 20 世紀、世界最傑出的 101

名舞蹈家中入選最年輕的一位，也是現任美國舊金山芭蕾舞團最受觀眾歡迎、喜愛的首席芭蕾舞家譚元元小姐、來為大家談談她的舞蹈世界，同時在現場我們將播放以譚元元為主、舊金山芭蕾舞團有史以來唯一錄製的芭蕾舞紀錄片，由莎士比亞劇改編的芭蕾舞劇”奧塞羅”和大家分享元元小姐美麗精湛的舞蹈表演。

譚元元小姐百忙中抽空誠懇的接受我們的邀請來與我們婦女會的姊妹認識，並分享她成功背後的奮鬥和努力的經過，很多我們無法想像得到的艱辛歷練，相信在聽了她的演講之後，對舞蹈藝術會帶給我們更進一步的認識和感激。因為這個機會難逢，我們婦女會也非常樂意的與灣區對舞蹈藝術喜愛的朋友或慕譚元元小姐盛名的朋友們來與我們共襄盛會，請姊妹們除了不要錯過一睹世界一流芭蕾舞家譚元元小姐的機會，也請您們把這個消息帶給您們的好朋友。

九月三十日座談會會場，婦女會同時有花藝展覽，並表演茶道，奉上台灣上等名茶和豐富的台灣點心和水果，有意參加的姊妹及朋友們，請盡快的與我們婦女會成員報名，已繳過 2007 年度會費的會員免費，非會員 10 元贊助，小孩 12 歲以下免費。我們也誠懇的邀請婦女會姊妹們來參與籌備工作，我們需要多位懂得做花藝、好廚藝、懂得做台灣點心的姊妹們能主動的與我連絡，我們要借重姊妹們多方面的才華，展現我們的花藝、茶藝和手藝，讓我們的每一個講座會辦得有聲有色，發揚台灣婦女特有的美德。

2008 年月曆我們已經預售 155 份，月曆負責人田惠娟姐說，我們不但速度第一名，可能連銷售量也會第一名，感謝各位姐妹爽快認購，使我做起事來輕鬆愉快，想要 2008 年月曆的姐妹們，請打電話向下列的姐妹們詢問預留：黃美星、賴碧良、游惠倩、江淑茹、李素秋、楊秀端、莊純純、潘秀蘭、高玉麗、陳麗都、汪麗玉、李漢雯、李珮蓉、張雅美、邱美悅、游美津、吳色絮、吳春紅、李瑞紅、



林彩鳳、余舜華、陳桂蘭、薛美英、鄧瓊如。

9月23日婦女會也將參加“Team Taiwan”，有13位會員與家屬：李瑞紅與先生、林美華與先生和姪兒一家3人、廖偉莉、陳錦蓮、楊秀端、王絹惠與先生以及李華林博士，390元贊助 Susan Komen Race for the Cure，全由川流基金會擔當，感謝李華林博士的慷慨解囊。

10/6/2008(星期日)，我們將舉辦第一次婦女第一代與第二代會員懇親會，Pot-Luck Party，歡迎有興趣參加的婦女姐妹們 4:00pm-8:00pm，請至敝舍歡聚，地址：53 Williams Lane, San Carlos CA 94070 電話：650-454-6059 (C) or 650-591-5013 (6:30pm-10:00pm)。

預告我們的第三次座談會，對喜愛舞蹈音樂藝術的姐妹們，將是另一個好消息，對較少接觸這方面的姐妹們，也是難得的一個好機會，我們將為大

家邀請灣區最負盛名的西班牙裔舞星 Virginia Lglesias 和吉他一流名手 Jorge Liceaga 來為大家表演/講解/示範熱情又浪漫的 Flamenco，在下次的 News Letter 裡，我們將詳細的來為大家介紹。

感謝：

\* 楊錦英、羅財信先生、黃信一先生、莊淑美、廖偉莉、林春惠、高玉麗、曾寶鑫、陳吉、蔡瑞珍、天仁茶莊、林靜宜及蘇文郁先生等姐妹及家屬為我們的第一次座談會盡力。

姐妹溫馨園地：

我們也有不幸的消息向大家報告：

\* 我們敬愛的莊素芳阿媽，她的親妹妹林素慧女士，于今年辭世於 L.A.。

\* 我們的理事楊秀端的母親于今年辭世於台灣。

會長 李瑞紅

## 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北加州分會

親愛的婦女姊妹們，

秋高氣爽，正是我們天天享受的好氣候，前不久好友從猶他州打來電話告訴我，那邊已經下了幾次大雪，使我加倍的感謝我們的幸運，能住在這個四季如春，有山有水的文化藝術大都會，這裡有世界一流的交響樂、藝術廳、一流的歌劇、歌劇院、一流的芭蕾舞團和博物館、還有一流的廚師廚藝和餐館，任我們欣賞、享受，灣區是個多元文化交流的大熔爐，生活在其中也會在無形中受益的蒙上一層藝術的靈氣。

九月三十日我們的第二次講座會也終於圓滿結束，我選中譚元元來為我們演講，是因為在西方的舞蹈藝術上沒有任何一位東方人比得上她的成就，她的和藹謙虛、親切誠懇的態度，更加使我對她的欽佩，能夠邀請到她是我們的榮幸，能夠把她介紹給您們令我感到高興！

在八月和九月的幾個空檔，我也將客家婦女的採茶舞完成，感謝莊素珍姊的努力，找來了八位姊妹，

讓我能順利的把計劃的事做好。

十月六日，我們也迴應 NATWA II 的邀請，提供敝舍做第一次的 NATWA-NCA 與 NATWA II 的交會，雖然是第一次，很多姊妹也專程撥空支持，讓我們有個好的開始，感謝楊秀端及夫婿陳媽及(聯合會會長)、李華林(川流基金會董事長)、林雪惠及夫婿林文隆、簡惠美、徐麗芬、卓聖倩、Vida Cho、王絹惠及夫婿林俊發、陳錦蓮、楊錦英、吳季蓉、林秀蓉(新會員)、Jean Cheng (Movie Producer), Jean's 3 year old daughter、mother (Portland NATWA Member) & Sister, 大家聊得很愉快，也更增長互相間的認識和友情。

十月七日是個很悲傷的日子，我們的姊妹陳尚美的夫婿，我們最敬愛的”三哥”張漢忠先生，也是張信行醫師和黃美星副會長夫婦的三哥，蒙主的寵召，離開了我們，許多我們的姊妹很盡心盡力的為喪事效力，很多姊妹抽空專程來到會場致敬，三哥是我們同鄉中不可或缺的志工，自從他退休後，

他的生活更加倍的忙碌，全心全職的為我們的同鄉會盡力，直到他病倒，他是我們永遠懷念的 ”三哥”，我們將永遠的愛您，請您在天之靈安息，保佑台灣！

十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我抽空參加在 Las Vegas 舉辦的婦女年中理事會，這是我第二次參加的台灣婦女會訓練營，全程的訓練就在賭城最美麗的 Bellagio Hotel 舉行，北加州去的姊妹還有李素秋、賴碧良、劉玲霞。會長洪珠美特別由台灣請來名教授陳校賢博士，有兩天的課程，講題 ”和解共生” 化願景為行動和社會轉型的行動訓練，也就是衝突管理、如何預防保護和解決。這是一門很新，又是人人受益必修的課程，人和人之間的互動是一門很難、很深奧的學問，陳教授有一套很獨特的教法，他的教課是非常生動有趣的！

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婦女會多才多藝的姊妹有徐麗芬、朱珠還在南灣文教中心舉辦聯合美術畫展，她們是非常努力，永遠求新求進步的畫家，每次的展出都會看到她們的新作品。同時我們也有多位姊妹王滿容、陳麗都、郭奈美跟隨名師 Ms. Fusako Hoyrup，學習多年的 Wafu Ikebana 插花藝術。全體師生聯合在 Cupertino 的 Quinlan Community Center 展出 160 式美輪美奐，令人看得驚嘆的花藝，實在值得大家的讚賞！幸有奈美姊提供我這好消息，能及時發通知，真高興看到許多我們的姊妹也都參與盛會。

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連續三天，全僑民主和平聯盟在舊金山灣區舉行第六屆年會，由張信行醫師會長和夫人黃美星婦女會副會長，領導 50 多位志工為這個重大的會議做幾個月的籌備工作，非常成功完滿的結束。我們不但非常的感謝，也同時感到非常的驕傲。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日) 我們台灣婦女會將配合台灣聯合會新上任會長陳媽及先生參加 San Jose City 舉辦的軍人節大遊行，陳媽及會長夫人楊秀端姊也是我們婦女會一位非常熱心的理事。希望我們婦女會的姊妹都能主動的向我或您們區的理事報名，參加這個有意義又能幫助健康的遊行，我們會準備農村舞的服裝和斗笠，讓我們的隊伍增加臺灣

文化色彩，大會也會為大家準備麵包早餐和便當午餐，請大家踴躍報名！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日) 下午 2 時至 4 時，是我們婦女會的第三次座談會，主題是 ”西班牙舞 ”。見過 Flamenco 的姊妹們可能很多，但是要看到好的演出可要趁旅行到西班牙時才可一償心願。這裡我們邀請到灣區最負盛名的西班牙裔、西班牙舞星 Ms. Virginia Iglesias 和 吉他名手 Mr. Jorge Liceaga。希望婦女姊妹們能把握機會一同來觀賞這膾炙人口的 Flamenco。我們也希望有才藝的姊妹們能貢獻您們的心力，來把我們的會辦得更好，提供您們拿手的台灣式小點心。我們也歡迎家中有任何新鮮的盆花、插花能拿來佈置我們的會場。若您能幫忙，請在 11 月 11 日前向我報名 or E-mail me。

感謝多位姊妹為第二次座談會幫了大忙，有楊錦英、高玉麗、徐麗芬、邱玲姍、王絹惠、陳瑞媛、楊秀端、陳錦蓮、莊素珍、郭奈美、陳吉、莊美美、莊純純、蔡瑞珍、曾寶鑫、廖偉莉、林靜宜、林雪惠、媽媽教室的莊淑芬姊、和我的針灸醫師 Ms. Margaret Zhao。非常的感謝所有的華文打字都由高玉麗姊和台灣會館的張麗雪小姐的幫忙。很多參加的朋友們不但對我們婦女會提供的節目非常欣賞感激，而且對婦女會的廚藝更是贊不絕口。

這裡要特別預告我們第四次講座會，定於明年一月六日(星期日，下午 2 ~ 4 點)。地點仍然在南灣文教中心，我們非常榮幸的邀請到美國的醫學權威，國際胎兒醫學先鋒，其理論為美國各大醫學院所採用的醫學研究教科書，他是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退休的榮譽教授，世界名人錄、美國名人錄，美國科學名人錄都榜上有名的林靜竹教授，一位不僅在醫學上有顯著的貢獻，他在文學上、藝術上的修養和認識更是讓我非常的驚訝與好奇，他對詩、畫、音樂、舞蹈好像樣樣精通，而他的外表是這麼溫文儒雅，平易進人。林教授在 70 歲時有兩本自述的著作，我看了之後也積極的把這兩本好書介紹給我妹妹和很多朋友，我的妹妹特別從紐澤西打電話向我道謝。林教授將與我們討論 ”婦女健康與人生”。

李瑞紅 敬上

## NATWA Toronto 活動報導

『Sharing Your Green』是 NATWA Toronto Chapter 每年 6 月的活動。今年，我們帶大家走出戶外，參加 Richmond Hill 的『Open Gate Garden Tour』，有 20 幾個兄弟姐妹參加。那天天氣很好，是踏青賞花的好日子。我們一共觀賞了 8 家入選的庭園，也帶回許多 garden tips，希望姊妹們的庭園從此更美麗。

7 月 20~21，加台會在 Brock University 舉行年會。我們的姊妹在 Taiwan Night 以一連串精采的舞蹈壓軸，得到許多的讚賞。在此，謝謝瑟玲姊的聯絡與協調、淵雅姊的編舞、和芝容姊的舞台指導，更謝謝所有參與的姊妹們。

加台會後，姊妹們欲罷不能，經過討論，決定在 NATWA Toronto Chapter 下面成立舞蹈組，取名『黑貓舞團』，定期練舞。今後，我們會收集相關資料，排練新的舞曲，希望在台灣舞蹈的領域耕耘，傳承台灣文化。

9 月初，閃靈樂團來 Toronto 演出，在他們巡迴之初，洪珠美會長送出許多封 e-mail，希望各地的 NATWA 姊妹全力支持。當天，我們有十幾個姊妹前往捧場，也留下一個深刻的閃靈經驗。

9 月 16 日 NATWA Toronto 分會和許多鄉親以 Team Taiwan 的名義參加每年的慈善跑步“Terry Fox Run”。今年，我們選的地點是 The Rose Garden Parkett (the NE corner of Park Home Ave./ Becnroft Road)。我們已經是連續第 4 年以 Team Taiwan 的名義參加 Terry Fox Run。每個人都穿 Team Taiwan



的 T-shirt，是現場人數最多，最引人注目的一群。

10 月 6 日，我們邀請 New Orleans 的陳香梅姊演講《台灣歌謠思想起》，香梅姊的歌聲甜美，演講的內容豐富、有系統，從原住民的歌談到童謠、從南北管談到歌仔戲、從鄧雨賢的四月望雨談到台灣國歌“台灣翠青”。之後，又有歌曲猜謎，讓許多的同鄉意猶未盡。

11 月初，我們的黑貓舞蹈受邀請在日本會館舉辦的『Road to Asia』亞洲文化節活動、和台僑的募款餐會表演《採茶舞》、《滿山春色》、《青春嶺》。姊妹們非常認真練習，服裝美麗，演出精采，得到一致的好評。從 11 月中黑貓舞團開始練新舞，陳明章的歌《鳥-a teh 飛》。

因為明年 2 月以後，會有一些姊妹回台灣參與總統大選，我們分會的年會將提前舉行，時間是 1 月 26 日，12:00pm~4:00pm，午餐招待，請姊妹務必撥冗參加。





# NATWA – SC 聖地亞哥濱海之旅

陳麗華



San Diego Trip 聖地亞哥濱海之旅大夥兒一起合影留念

甫於 11 月 1 日舉辦秋季會員旅行(聖地亞哥濱海之旅)一日遊活動、大清早 8 點時分北美洲婦女會南加分會姊妹們和家屬約 40 人齊聚於台灣會館前興奮地等待遊覽車並再前往橙縣爾灣的大華超級市場前接另外的 18 位朋友們會合、約 9 點時分所有參加的人都報到及按排座位、我們為全車朋友準備三明治、蛋糕、瓶裝水、也有我用愛心煮了 2 天的茶葉蛋、及李媽媽特製的麻薯、豐富的早餐大家吃得很高興、笑顏逐開還有台灣日報供朋友們了解天下事都讚不絕口。

遊覽車便開往高速公路、5 号南方聖地亞哥方向前行、在車上給各位先生、女士、介紹橙縣的地理交通、有 John Wayne 機場、是在紀念明星約漢偉恩、人口種族是由來自很多不同國家的人聚集在一起生活、有台灣區、日本區、韓國區、越南區、印度區、中東區、墨西哥區、歐洲區等等 South Coast Plaza、Fashion Island Mall 都是知名品牌商店、百貨公司、也有全世界著名的汽車商、使得整個 Orange County 聞名全美國。

9 點多便到達 74 号公路 San Juan Capistrano Mission 教堂的道路上、坐在遊覽車上更方便大家看到舊教堂的建築物、一覽無遺二百多年的歷史古蹟、教堂建造於 1775 年也是加洲著名 21 座古老教堂之一、車子停在舊教堂的路旁、大夥們紛紛下車走著人行道、地面上的磁磚還是很古老、原本在三星期前我和教堂工作人員接談事宜時告訴我 11 月 10 日上午有一對新人在此辦理結婚、希望我們能在下午過後再來參觀。本來行程也是安排在下午參觀教堂、但 11 月日光節約時間退回正常深怕太晚看不到教堂內亮麗及莊嚴、所以臨時改在早上第一站先來參觀、更可看到新教堂及舊教堂的四週、有圖書館、教會學校、職訓學校、舊教堂內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文物、外有噴水池、聖母像、基督像、鐘樓排坊、等古蹟、新教堂也有多年歷史建造、真是莊嚴及安靜教堂殿內使人有種祈禱訴說自己心中的話語。

參觀過新教堂、舊教堂便走到對街禮品店、路旁邊有座火車站是舊金山至聖地亞哥必經火車休



息站、附近有很多商店賣舊貨及手工藝品、還有火車箱式的餐廳、自家庭院式的餐廳、旁有著花甫及小小動物園、內有馬、鳥、羊、牛、小鹿、兔子、火雞、等動物供遊客玩、整座城市安靜、寧祥。



San Juan Capistrano Mission 教堂前留影

高速公路旁有核能發電廠、美國空軍、海軍、陸軍的基地、附近也有座印度式教堂、有 Yoga 教學、禪靜中心、海邊花園、圖書館、更有很多不同宗教的教堂及禪堂、也有很多座花園、花田及蔬果園、約 30 分後到了 San Diego Flower Market 花市批發場參觀有鮮花店、乾燥花店、花材器具店、很多位姊妹們走到蘭花店便已開始選購蘭花有文心蘭、蝴蝶蘭、斑點蘭、萬代蘭、齒舌蘭、鶴頂蘭、石斛蘭、帝花蘭等各種不同品種及不同顏色的蘭花、市場內有很多稀見的花種、熱代、寒代、不同氣候、不同季節的花、同一種學科名就有 10 多種花朵及花型和 6、7 種顏色、更難得是已接近中午時分很多商家都正在整理花材、花束準備放入冷藏室內我便和一位老板商量讓大夥進入冷藏室參觀、整排式冷藏室裡裏面很冷、溫度好低、空氣嗅起來也和外面不一樣、因為室內的空氣調節和花材水都有化學藥品參加、才能保持花材、花朵持久和新鮮、在此順便告訴各位當我們買了鮮花回家插時、請先在花瓶內放入幾滴漂白水、塩巴粉或是小

包裝的保鮮劑再加入自來水這樣可保花朵持久鮮美、而且過幾天後當花束調謝花瓶內的水才不會有臭味、也可保持花瓶內清潔、參觀後準備上車也看到很多的花種跟着我們上車。

大夥們都在車上做娛樂節目、有猜謎送禮物、也有笑話、聖地亞哥附近有幾座小賭場也有人曾經去玩過贏了錢、便在車上分享小賭贏錢的絕招、也約好下次大家一起去玩、我也跟著說我贏錢的小秘方、又告訴了他們我得到三天「台灣小姐」美名故事由來的趣事、姊妹們也都聽了好高興。

再往南方公路的右邊為太平洋、公路的兩旁有很多的小湖、它是海水和淡水混合的湖又稱為謝謝湖、內有種魚稱為謝謝魚、它是有季節性才能捉獲的魚烹煮後口味很甜美、很不錯哦！介紹到這裡肚子有點餓也讓我回想起以前吃謝謝魚的美味和事、前方正是午餐的地點、Great Moon Buffet 享用美味自助餐、食物很豐富、牛肉、羊肉、海鮮都很不錯、甜點、水果等約有 80 種菜色、中式、西式、台式、姊妹們朋友們都來自不同地方、順便在餐廳內做起聯誼聊了起來真是高興、吃飽了、喝足了、也聊了好開心、上車後休息一下我又向大家介紹聖地亞哥文化景點：有著名的聖地亞哥動物園 (San Diego Zoo) 聖地亞哥野生動物園 (San Diego Wild Animal Park) 海洋公園 (Sea World) 巴波亞公園 (Balboa Park) 科隆納多 (Coronado) 拉荷亞 (La Jolla) 火車站、國內線機場、軍用港口、商業港口、天氣為春爽、夏艷、秋舒、冬涼有著近乎完美宜人氣候、任何季節都適合遊玩、灰鯨魚每年在 12 月中旬至 2 月前經過洛馬呷 (Point Loma) 前往南方來 3 月底又沿原路返回北方回家。

San Diego Harbor 港口旁公路可看到機場、高樓大廈、街道熱鬧很多觀光客來旅遊、有商船、有軍船更有著名度相高 #41 USS Midway 中途島軍艦船停放著她是 1945 年建造著、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型軍艦之一、服務過海上 47 年後榮譽退休、現在供人參觀及歷史文物、教學用的、軍艦船上可停放 30 部以上飛機及小型軍船、內有大砲

多種防備武器、也可載 5000 位軍人一起在海洋 2 至 3 個月不須停靠海岸、最長時間有次 327 天沒有靠岸過、她代美利堅象徵著自由、和平、美國人稱她為 (Midway Magic )軍船艦船旁的草地公園有著名銅像、最有趣的是有一對人約 10 呎高、一位軍官抱著一位小姐親吻的紀念塑像、他們是真實的故事由來、姊妹們好高興也好羨慕看著、笑著又照相留念、也有位姊妹學美女的姿勢表演真是可愛極了、公園也可看到對岸的飯店及船隻、飯店曾有過多任總統、名人來此度假聞名得知。

商業區有著白老滙大道、4 街的赫頓廣場街道旁非常值得用餐及聆聽搖滾音樂的地方、真是不錯的享受再來杯咖啡便是完美極了。

3 點多我們又來到 Lo Jolla Bay 遊覽車在海邊的小路間開著、我們在車上便看到好多好多約有百隻以上的海鳥停在岸邊休息、看著成群的觀光遊客們一點也都不陌生、不害怕它看著我們、我們著它、海邊的景色真是美極了、全車人也在此照團體照片留念、相機一台接著一台的照著到後來大家笑姿有點酸也有點假、真是好玩大家便自由活動、看海景、看海獅、姊妹們都好喜歡去逛商店選購漂亮

衣物、此刻海邊有個八角式的涼亭中有對新人正好在此舉行結婚儀式、讓海和天為她們証、海天不離永浴愛河、我們也都祝福他們、真是一對可愛的佳人。

此刻才 5 點多一點點海邊的太陽也準備好要回家了、夕陽日落、像極了台灣式的鹽鴨蛋中的蛋黃、黃冬冬的、旁邊又有著蛋黃油圍著真是好美、好美哦！身旁有好多的照相機、快門的聲音嚟！嚟！的嚶著、太陽回家休息了、但姊妹們都好像捨不得離開、走得好慢回頭看著好希望此時太陽能再次跳起來、陪伴著我們、照亮著我們天色一下子變暗了、我們的車子也往回家的路上走著、姊妹們便又在車上做節目有猜謎、會長也說了好幾個笑語、(很好笑！但不能寫在上面)又帶領唱歌、也是我們小時後的歌曲 (當我們同在一起)、當我們同在一起在一起極快樂無比、你對著我笑嘻嘻、我對著你笑哈哈、當我們同在一起極快樂無比、歌詞正是我們心情的寫照、大家都捨不得離開更是捨不得下車、姊妹們約好明年在一起相會！

明年再見！



San Diego Flower Market 聖地亞哥花市批發場前合影





# 底特律分會活動報告

分會長 賴秀瓊

## ◎ 5/28/07 社區關懷：

張月英 / 賴秀瓊代表分會前往 Hazel Park High School 頒發獎學金給兩位優秀的高中應屆畢業生。

## ◎ 6/16/07 參與「Race for the Cure 5km/walk」

姊妹們以「Team Taiwan」參與「The Susan G. Komen Breast Cancer Foundation」一年一度在 Downtown 底特律舉辦的「Race for the Cure 5km/walk」活動。雖然我們今年參加人數不多，但意義深遠。



## ◎ 7/25/07 前行政院長謝長廷先生率團蒞臨訪問，底特律

當天 NATWA 成員多人全程參與活動。一大早就與同鄉們一起到機場接機，並由前分會長宋常妙的女兒 Carolyn Hwang 代表向謝院長獻花。隨後趕往 Leader Dogs for the Blind Training Center 參觀，並與謝院長在 Training Center 共進午餐。當天下午又趕回機場，與一百多位底特律和從中西部各地區趕來的鄉親一起給謝院長送行。當天立即成立「謝長廷總統後援會」並授後援會旗幟，由各地區同鄉會長、中西部理事長、及 Detroit NATWA 分會長共

同代表接受。謝院長也一一為鄉親簽名留念。接著由分會長獻唱「台灣翠青」，鼓舞士氣。為時三十分鐘的送行儀式，簡單隆重又感人。

## ◎ 8/3/07 召開第一次會議

在賴秀瓊姐妹家舉行。除了報告各項活動外，並選出翁碧蘭姊妹為副會長。會中我們也請賴端瑛姊妹以 Slide Show 分享她們夫婦倆的東歐之旅，非常有趣。隨後並有晚餐供應。



## ◎ 8/25 – 8/26/07 閃靈樂團的北美洲巡迴演唱

閃靈樂團在底特律作兩場的演出。張月英姐妹不但安排團員們的住宿，更與她姊姊張豐姐妹為團員們準備了有家鄉味的便當，感謝張家姐妹的辛勞。月英姐還安排我們去參加音樂會，又耽心我們的耳朵會震聾了，特地準備了耳塞，讓我們六十多位阿公阿嬤，塞著耳朵去「聽」那畢生未曾聽過的音樂，怎不叫人笑掉大牙。而且我們這群土包子都穿得整整齐齊的，去到那裡才發現裡面的人都是奇裝異服，覺得我們實在真有夠土，卻也真有趣。到底誰是奇裝異服？妳猜呢？

◎ 9/15/07-9/16/07 參與 9/15 在紐約舉行的 UN FOR TAIWAN rally。

此次遊行超過三千人參加，盛況空前。底特律同鄉當然也不例外，連夜包車前往。分會的姐妹們更是不落人後，高舉著 NATWA 底特律分會旗，在大遊行中亮相，為此歷史性的時刻插上一腳，精神可嘉，在此感謝她們的辛勞。另一部份姐妹則留守本地，協助同鄉會在 Local Community 的 Troy Daze Festival 作為時兩天(9/15 & 9/16)設攤位展示台灣文物，並以 DVD 介紹台灣，吸引了很多觀眾，姐妹們也摺了紙鶴，與 TAIWAN 地形圖做成小首飾送給小朋友，為咱的故鄉作很好的宣傳。密西根新聞還以大篇幅及相片報導我們參與此兩項活動的情形。



◎ 10/6/07 參與社區活動：

底特律 Novi 地區熱心的同鄉於當地的 International Festival 擺設 Taiwan 攤位。底特律分會的布袋戲團應邀前往演出拿手好戲“日月潭”。當銅鑼一響，招來甚多觀眾的圍觀，更深受小朋友們的喜愛，各個都看得津津樂道。緊接著我們以大字的「TAIWAN」旗幟領隊，大家手撐著布袋戲偶參加遊行，相當醒目。

◎ 10/19/07 召開第二次會議

在賴秀瓊姐妹家舉行，這次適逢男高音賴鴻毅牧師前來車城台灣教會，我們很榮幸能邀請他來當特別來賓。賴牧師介紹並演唱由台灣近代著名的作

曲家蕭泰然、李奎然、呂泉生、林福裕所寫的台灣藝術歌曲。爲了要欣賞賴牧師的歌，出席的人數相當踴躍，把秀瓊家擠得水洩不通。賴牧師宏亮的歌喉，差點就震破了玻璃，真叫大夥兒一飽耳福，相當過癮。



◎ 12/15/07 第三次會議

剛過完 Thanksgiving，家家戶戶已開始張燈結彩，到處都可聽到 Christmas Carols 時，我們 NATWA 分會以 Christmas Party 作為第三次會議，讓大家能夠集聚一堂，歡度聖誕。當晚在車城台灣教會的 Social Hall 舉行。雖然雪花飄飄，仍然擋不住姊妹們熱誠的心與先生或家人結伴參加。我們除了有唱歌與娛興節目之外，還特別邀請白秀蓮姊妹來指導我們跳 Line Dance，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 HEALTHY LIVING

以下文章係取自陳弘文先生(賴碧良前會長夫婿)在2007年年會 Healthy Living 的講義，儘管講義全長30頁，其中許多深奧之處須聆聽講解才易融會貫通，本文只取最其最具體五頁摘錄，希望下次機會來臨時，請姊妹們踴躍參與。

## 食療歌

生梨潤肺化痰好	蘋果止瀉營養高
黃瓜減肥有成效	抑制癌症獼猴桃
蕃茄補血助容顏	蓮藕化痰解酒妙
紫茄祛風通大便	韭菜補腎暖膝腰
蘿蔔化痰消脹氣	芹菜能治高血壓
白菜利尿排毒素	菜花常吃癌症少
冬瓜消腫又利尿	綠豆解毒效驗好
木耳抗癌素中葷	香菇存酶腫瘤消
海帶含碘散瘀結	蘑菇抑制癌細胞
胡椒祛寒兼除濕	蔥辣薑湯治感冒
魚蝦豬蹄補乳汁	豬肉羊肝明目好
益腎強腰食核桃	健胃補脾吃紅棗
牢記食療補健歌	營養富足永不愁

**藥補不如食補 食補不如不補 為善最補最樂**

### 食物的搭配

從消化的生理作用的觀點來看：單獨享用天然無加工的食物是最好的方式。例如：以蘋果為午餐或以五穀飯或五穀麵再配上蔬菜為一餐最容易消化、吸收，同時產的廢棄物或毒素最少且最容易排泄掉。

但是現代生活講究營養平衡及高營養的飲食觀，深入了解大部分人的飲食思維，多以為在一餐中要攝取全部的營養素，否則會營養不良，讓身體生病。其實這些高蛋白、高油脂、高澱粉質、高糖及高酸性的食物，全部以美麗的糖衣包裝，令人食

慾大開，然後全部在一餐之中進入五臟腑。雖滿足了口腹之慾，卻傷害了消化器官，導致消化不良，種下日後慢性病的根源。

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式快餐及自助餐，可以盡情享用所有的美食，而不合適的食物混合在一餐中食用，食物不能完全消化，停留在胃裡的時間延長，產生自生性的毒素及自生性的腐化，例如碳水化合物未消化完全而產生發酵作用，生成二氧化碳、乳酸、醋酸以及酒精等等的毒素；又如蛋白質未完全消化，造成腐化現象，分解成有毒的廢棄物等。這些毒素皆會傷害我們的肝、腎、心臟、胰臟等器官。



## 健康飲食的原則

- 蛋白質與澱粉質以高量及等量的配合是不合適的，例如蛋白質與澱粉質的比例是 4 比 6 或 5 比 5 不容易消化，如果是蛋白質與澱粉質的比例是 9 比 1 則沒有關係，反之亦然。
- 蛋白質與脂肪：蛋白質一般身就含有油脂，如果烹調時再添加脂肪，如炸豬排，因為脂肪會降低胃裡胃液的流速及流量，而減緩蛋白質消化，造成消化不良。
- 蛋白質與糖：水果中的單糖或一般我們食用糖均會抑制胃液的分泌，同時亦會干擾蛋白質的消化。糖分若停留在胃中過久亦會進一步發酵，產生消化不良的現象。
- 蛋白質與酸：蛋白質的消化需要蛋白霉在強鹼酸的環境才能發揮作用。其他的酸，包括水果的酸等均會被破壞蛋白酶，影響蛋白質的消化作用；同時水果在胃中停留太久，會產生發酵作用。
- 澱粉質與糖：澱粉質是多醣類，加工製造的糖則為雙醣類，水果的糖多為單醣類。單醣最容易消化，次為雙糖，一般大量食用的均為多醣類的澱粉質。如果混合食用，澱粉質的消化作用會受到阻礙，因為唾液腺不會分泌澱粉酶，同時糖進入胃後也會產生發酵的腐敗現象。
- 澱粉質與酸：所有的酸，包括酸味的水果的果酸，都會破壞消化澱粉質所需的澱粉酶，甚至食用醋所含的醋酸，會使澱粉質在胃中停留延長而發酵，導致腐敗，因此：
  - \* 甜味的水果與酸味的水果不要混合食用。
  - \* 水果與澱粉質不要混合食用。
  - \* 水果最好在兩餐之間單獨享用，飯後水果最好避色，以免容易在胃中造成發酵及腐敗現象而產生消化不良及有毒的廢棄物。

## 悅性、惰性、變性食物

### 溫和愉快(悅性)食物

大部分的天然食物，沒有經過加工製造，是大自然中自然生長成熟，能提供最高的能量，容易消

化吸收，且吸收後不易在體內產生大量的廢棄物如：尿酸、毒素等等。因此除了有形的身體得到完美的營養，得到健康；精神上也會覺得愉快、平和，充滿喜樂、有益心靈的提昇，尤其是瑜珈修行者。

**包括：**天然、有機、完全成熟、季節性的水果。

天然、有機的大部分蔬菜，除了洋蔥、蒜、韭菜類及菇類例外。

五穀雜糧：天然的堅果類如：胡桃、杏仁、腰果等果仁，而然且性質溫和的香料(尤其是新鮮的)。天然的綠茶、菊花茶、香片、茉莉花茶、西洋式的花茶類等。

### 極端變化(變性)的食物

食用此類的食物會刺激身體及心情，使之產生極大的變化，類似極陽或極陰的食物使食用者受到刺激而有極端的反應：比如：一個人已經累了，需要休息，但為了提神醒腦繼續工作，便喝濃的咖啡或茶，甚至服用毒品。

此類食物一般經過加工製造再提煉以提高刺激成分的濃度。最嚴重者就是嗎啡、海洛英等毒品。

**包括：**濃咖啡、濃茶、可可、巧克力、醬油、可樂，大部份含碳酸的飲料、以及大部分的調味料。

### 昏沉或興奮(惰性)的食物

現代人的飲食，因工業進步、生活步調變快，壓力增大，而棄天然的溫和愉快的悅性食物，漸趨向大量食用昏沉或興奮，相互交替的變性或惰性食物。這是現代慢性病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包括：**大部分的動物性蛋白質，如：肉類、牛肉、豬肉、羊肉、雞肉等。

海鮮類、魚類、蛋類、起司等發酵再加工製造添加變性香料的乳製品。

洋蔥、大蒜、韭菜及大部分的菇類。

大部分的煙類如：水煙、草煙、雪茄等。

大部分的酒精或酒精飲料。

味精、大部分濃性、強味道的調味品。

腐敗性的食物或不新鮮的食物。

# 關懷報導

王金碧

## 火災風暴

2007年10月的第三週及第四週，南加州及聖地牙哥的數位姊妹經歷了幾天的門窗緊密、眼觀四方、耳聽八面的日子。在火災風暴期間，聖地牙哥數位姊妹接到 Voluntary Evacuation Request。加州連續兩年多的乾旱，星星之火可燎原，一發便不可收拾。此回幸無姊妹傷亡，算是有驚有險，只是火災後一星期，有些地區仍灰飛煙滅，焦氣窒人。請姊妹們重新審核居宅安全，院草，快快除掉，乾性植物，譬如棕櫚樹，雖然漂亮，火災發生時，確實危險，最好離居宅 20-30 尺遠不要有易燃植物，安全第一。

## 訃訊

這幾個月之間，有數位姊妹失去她們的摯愛的人：

- 紐約李素蓮的夫婿楊啓敏先生不幸於七月十六日辭世。
- 南加王金碧的伴侶 Mr. Richard Barnsdale 不幸於九月五日辭世。
- 北加陳尚美的夫婿張漢忠先生於十月三日辭世。
- 紐澤西姜瑞香的小兒子 Mr. Keimay Yang 不幸於十月十九日辭世。

驟然失去親愛的人，不是短期間就能回復。我的摯友慰我一首小詩，我願將它與哀悼中的姊妹們共勉：

*Looking back, may you be thankful;  
Looking ahead, may you be hopeful;  
Looking upward, may you find strength;  
Looking inward, may you find peace.*

這段期間，妳或許發現自己舉止怪異，譬如喃喃自語，或對死者講話，或開始思索超驗之外的感

應，或無緣無由地悲從中來，……不管妳反應如何，我要引用聖經裡：

*May 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ings I cannot change,*

*Th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願姊妹們身心平安！

關懷組 王金碧

## 關懷報導：波士頓分會

- 陳勉和楊葆菲皆喜獲金孫。
- 鄭瑞儀、許淑貞女兒締良緣。
- 彭美松的母親不幸辭世，請美松姊節哀。
- 李淑瑞的父親不幸辭世，請淑瑞姊節哀。

# 被出賣的台灣——訪問陳榮成先生

陳香梅 採訪

經台灣電視政論節目「大話新聞」主持人鄭弘儀先生推薦這本《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後，使這本書在台灣大賣、狂飆，短期間銷售六萬本，進階排行榜；原作者 George Kerr 是一個美國的台灣問題專家，他以第一手詳實資料作基礎來描寫 1941 年 ~ 1960 年被當作「戰利品」的台灣；這本書啟發了早期台灣留學生，也激發了海外許多台灣人思考台灣的歷史與台灣人的認同問題；是每個台灣人必讀的好書。



譯者陳榮成教授現定居美國 路易斯安娜州 (Louisiana)，他早期的奉獻與成就是台美人有目共睹的，在榮成兄領導下，屢次帶領路州的台美人與美國的政要、學生接觸來宣傳、提昇台灣，為台灣人盡力；他們夫婦(NATWA 會員陳吳富美)樂善好施、急公好義，熱情有活力，在紐奧良(New Orleans)近郊的辦公室兼倉庫是路州台美人的「活動中心」，那裡也常有遠道而來的台灣名人、政要及外州友人的足跡。今天訪問榮成兄和富美姐，給大家認識這對默默地奉獻為台灣，不求名利，富俠骨風範的台灣人。

**問：**請你介紹你的出身背景。

**榮：**我出生於 1937 年嘉義 朴子腳，幼稚園時常被日本團仔欺侮，放學途中我才敢反擊，但隔天到學校又再被修理，一日復一日；我上朴子小學時的四位老師其中三位被捕理由是思想犯，之後一位老師被槍決，1947 年發生 228 我還親眼目睹義勇軍與“國軍”交戰，讀嘉義中學時有學生被捕甚至被打死；60 年過去了，仍記憶猶新，這些事件對年少的我影響至深；唸台大法律系司法組大四時參加關仔嶺會議，這次會議有四十多人，最後以結拜方式保持相互間的聯繫，日後我們這群好兄弟在海外的台獨運

動發揮力量；1962 年赴美攻讀政治學位，在奧克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就學時，成立世界台灣獨立聯盟(WUFI)並負責文宣，取筆名許正義、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創辦人之一、完成 George Kerr 的《被出賣的台灣》漢譯本...我曾在肯薩斯大學和路州大學當政治系教授、經歷四二四刺蔣事件...

直到 1993 年確定解除黑名單後，我才得以回到闊別 32 年日思夜夢的故鄉；現經商。

**問：**你在什麼時候，什麼情形下讀《Formosa Betrayed》這本書？

**榮：**我的論文「US/Taiwan Policy」，所以對這類有關書籍敏感度較強，《Formosa Betrayed》在 1965 年出版，我即閱讀到這本書，當時非常訝異一位美國人竟然記載了這麼多台灣詳細的歷史，島內很多事情都被隱瞞，柯喬治這些記載讓很多海外台灣學生知道台灣的過去，這是很多台灣人所不知道的；我不禁對可悲的台灣人境遇流下許多眼淚...《被出賣的台灣》過去是許多流亡海外人士人手一本的英文書。

**問：**請你介紹這本書的作者。

**榮：**《被出賣的台灣》作者柯喬治，1911 年出生於賓州，終身未婚，嗜好收集古物，1937 年曾在台灣教書，二戰時期負責美國海軍佔領台灣訓練計畫的擬定，戰後則被派任美國駐台副領事，因此目睹也參與了這段悲慘歷史。

較為特別的是，二二八事件發生，陳儀為了向南京政府要求派兵鎮壓尋找理由，誣指台灣人與美國人勾結，並以「託管」之名意圖分裂國土；柯喬治因此成為陳儀眼中的「煽動者」，並且在同年三月，被陳儀以「不受欢迎人物」之名驅逐出境，返回美國。

柯喬治回美後任教於夏威夷大學、華盛頓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以及史丹福大學，主要講授台灣政治、歷史、文化等。柯喬治因為贊成協助台灣人擁有台灣的主權，遭到蔣介石與毛澤東系統的親中美國研究系統排擠，因此被迫離開史丹福的教職；我們一直保持聯繫，晚年他經濟狀況並不好，我時而寄支票給這位疼惜台灣的美國人，最後一次的通信被退回（附件），直到 1991 年才在夏威夷的養老院和他見面，但也是最後一面；隔年 1992 年院方護士打電話來說他過世了，享年 81 歲；他捐贈身軀給醫院、沒有墓地。他的遺物與收藏品包括我寄給他的信件現珍藏在 228 紀念館。

一生疼惜台灣的柯喬治，生前被國民黨糟蹋；當時他非常高興漢文版出書，如今在台灣大暢銷應該可以安慰他在天之靈。

**問：**請你簡單介紹這本書的內容和背景。

**榮：**柯喬治用台灣人的觀點寫《Formosa Betrayed》，造成美國大使館的困擾與難堪，非常不同意他以台灣人的立場寫有關台灣的書，以至於延遲到 1965 年才在波士頓 (Boston) 出版；但國民黨不擇手段，買斷版權、收購所有的書，隔年柯喬治才好不容易將版權再買回來即轉往英國出版。《被出賣的台灣》的核心部份是柯喬治的這些報告，他支持「台灣自治」，「台灣太重要了，美國政府不能僅僅將它視為中國的尋常省份」，「台灣的經濟和技術發展遠高於中國的其他省份，因此不能輕易地將之置於中國的統治之下」。作者提到當初建議將台灣交由國際社會「託管」，也涉及台灣地位定論的重要觀點。另外像二二八事件時，民眾聚集在行政長官公署前抗議卻遭軍隊用機關槍掃射，柯喬治當場目睹，並與在場外國記者協助將傷者送醫...；內文亦涵蓋開羅宣言、聯合國救濟總署在台工作、二二八事件及三月屠殺歷程...等。

**問：**你翻譯這本書的動機是什麼？

**榮：**回想當年，在美國閱讀到《Formosa Betrayed》原文時，這本書遭國民黨政府封鎖全面打壓，國民黨以各種手段加害文人、版權買斷、圖書館的書不撕皮撕肉（撕內頁、留書皮）等等醜惡行徑，正有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一般；我更與國民黨策動的文字工作者在美國就書中內容打起筆戰，我的挺身辯護引起柯喬治注意，之後我們互通書信、交換意

見，在 1966 年加州 柏克萊大學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第一次會面中，幸運地，柯喬治應允我翻譯這本書，使我能為台灣人民出點力。因此我在美國異鄉一邊苦讀一邊深夜翻譯這本書，希望讓更多台灣人知道歷史的真相；於 1973 年出版漢字譯本。

**問：**你翻譯和出版這本書的過程有遇到什麼問題與困難嗎？

**榮：**台灣留學生幾乎都是靠獎學金及打工賺取生活費，半工半讀的海外求學生活是極辛苦的；當時我號召一群熱心的留學生協助分段翻譯、文辭修飾、編排、校對的工作；至於窮學生要出書，缺資金是必然，我亦得到許多朋友的資助，非常感謝這些幕後英雄默默地為台灣出錢出力。WUFI 並另外撥款付給柯喬治算是漢文版權款，所以我用報答的心把漢文版權轉讓給 WUFI。這本《被出賣的台灣》漢譯本於 1973 年在東京出版精裝 1000 本，一半送回美國立即銷售一空；之後得知 WUFI 再將版權轉給前衛出版社，前衛出版社林文欽先生終身努力作文化的良心事業終於能賺點錢，真讓人高興。

**問：**這本書在國際上和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榮：**據聞最近《Formosa Betrayed》這本原文書在英國是屬收藏書籍，以高售價賣出，可見這本書有多珍貴。書的英文原版在美國圖書館早已被翻爛，書中引用資料檔案對研究台灣近代史來說是非常珍貴。《被出賣的台灣》雖已出版超過 40 年，描寫國民黨當初極權統治台灣的重要史作，是一本極具價值的參考書。最近它是台灣的排行榜暢銷書，表示人民對歷史真相的渴望，了解過去真相後，讓我們思考如何積極爭取台灣的正常地位，拒絕再悲情，認同台灣，讓台灣人民真正當家作主。

台灣位居太平洋重要地理位置，高度影響日本的資源運送、經濟發展及美國與澳洲的軍事戰略安全...故一直以來被各國虎視眈眈，不斷地遭剝削；台灣人民太良善，沒有掌握自覺、自救的關鍵時刻與勇氣，導致一代又一代被統治的命運；期待台灣人大覺醒，永遠不再感慨被蔣家、被美國、被世界不斷地出賣。如今台灣本土政權僅僅 8 年，千萬不要再落入國民黨手中再一次被蹂躪、欺壓；台灣人要作自己的主人。



# Tide for UN referendum cannot be stemmed

By Mei-chin van der Wees

The US has traditionally been perceived as a friend of Taiwan. The US model of democracy inspire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movement in the Martial Law era, which ended only 15 years ago. But the US is risking alienat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because of strong opposition by Washington officials to a proposed referendum on UN membership under the name "Taiwan."

U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Negroponte said on Aug. 27 that Taiwan's UN initiative was changing the "status quo" in the Taiwan Strait.

However,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not happy with the status quo. They do not want to be treated like second-class citizens of the world. Their yearnings to be an equal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manifest in opinion polls that show more than 75 percent of the people in Taiwan support the government's UN initiative.

The peaceful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from a one-party dictatorship to a full-fledged democracy in less than 20 years was lauded as a political miracle. But Taiwan has never been accorded the dignity and respect it deserves. It is often sidelined, isolated and chided as a troublemaker whenever it attempts to break out of its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In May, Taiwan's effort to join the WHO was rebuffed as a result of pressure from China.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consequently being excluded from the global network of prevention of contagious diseases.

Anachronistic policy guidelines in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prevent high-ranking officials from Taiwan from visiting Washington. Only last month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陳水扁), on his way to South America for a summit with allies, was relegated to a stopover in far-flung Alaska.

Even Taiwanese children are discriminated against. The organizers of a little-league game in Venezuela reversed the decision to invite a team from Taiwan at the last minute. When athletes from Taiwan compete in international events, their shirts bear the odd name "Chinese Taipei," not Taiwan.

There are numerous reports by tour operators that Taiwanese tourists are discriminated against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have to resort to bribery to make it through customs.

Taiwan's nemesis is China and it is trying to strangle the nation's international space. Because China is emerging as an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the US and other democracies seem to turn a blind eye to China's bullying of Taiwan.

In spite of diplomatic isolation, Taiwan has developed into an economic power. It is the eighth-largest trading partner of the US and the 10th-largest of the EU. Taiwan ranks as the world's 18th-largest economy and is the 16th-largest trading nation.

These statistics would have been even more impressive if the people of Taiwan were given a free hand in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out all the hurdles placed by China.

Taiwan is a major success story.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has greatly strengthened Taiwanese identity and in turn it raises people's awareness and desire to be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s drive for UN membership has hit the right chord. A "Taiwan for UN" rally will be held in Kaohsiung next Saturday with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expected to take part.

By insisting on the outdated "one China" concept as its policy framework -- which was enacted during the Nixon-Kissinger era -- the US is losing touch with the reality of a democratic Taiwan. The US should come to terms with the fact that the wish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enter the UN is a genuine reflection of popular will, and cannot be reversed. The US should give a helping hand instead of stifling democracy.

*Mei-chin van der Wees is a writer based in the Netherlands.*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on Taipei Times, Sunday Sept 09, 2007, page 8

# 寂寂文學路——台美作家的心聲

黃 娟(講於聖地牙哥)

這次的座談會以「台美人的生活經驗」為主題，身為台美作家的我，走過來的是一條「寂寂文學路」，我就與各位分享個中滋味吧！

台美人的共同特色是離鄉背井，到陌生的國家來闖天下，不論是出來讀學位也好，開創企業也好，必定是吃了很多苦頭。好在只要不怕吃苦，總有「苦盡甘來」的一天。不幸有一條路是永遠走不出頭的，而且越走越窄，越走越寂寞，這就是我走的文學路……。

從事寫作，不管你是在孤燈下敲鍵盤也好，獨坐書桌前爬格子也好，故事的經營，文字的運用，都是個人的事，全在個人的腦海裡進行，當然是寂寞的。但是台美作家因為主觀、客觀環境均不利，變得特別艱苦難走，先說一說極為明顯的例子。

1. 這是英語世界，但是台美作家都以漢文寫作，顯然偏離了大眾。我常常遇到鄰居或洋朋友，對我的作品感到興趣，希望知道在那裡可以買到我的書，但是我必須很遺憾地告訴他(她)們，非英語寫的，他(她)們看不懂。熱心的他(她)們還不放棄，再三叮嚀「若有英譯本出版，一定要通知一聲。」
2. 作家寫作，以自己關心的問題為主題，所以台美作家寫的多半是「台灣」，而且以台美人為主要對象，無形中限制了讀者的範圍。
3. 幅員廣大的美國，並沒有台美人共同的發表園地，也沒有販賣台美作家作品的書店，使得讀者與作者難有交集的機會。

一些大城市也許例外，但是仍以中國作家的作品為主。發行量較大的報刊，也操縱在他們的手裡。

但是我今天想跟各位討論的是更根本的問題：

台美人口雖然不多，但是很有組織，各地都有同鄉會，也有台美人口滿集中的地方，如南加一地，據說台美人口已超過十萬人，但是在南加發行的台美人報紙，訂戶始終在三千戶以下(希望這個數

字已有進步)台美作家的作品，想要賣個一百本，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可見台美作家的困境，在台美人對「文學」的極端冷漠，我個人的經驗是很少有同鄉想要知道在哪裡可以買到我的書。

「文學」被稱為「民族的靈魂」，因為從一國的文學作品可以看出該國的民族性和歷史、文化。名作家輩出的國家，絕對是受世人尊敬的。

那麼我們為什麼會這樣不關心自己民族的「靈魂」呢？何況「愛好文學」是人類的天性。不信看看我們的子女，哪個孩子不喜歡聽 bed time story；哪個不喜歡去圖書館抱回一大堆童話書來看？而望子成龍的父母，逢年過節，或孩子的生日，不也喜歡買書來做禮物嗎？

我們自己不愛看書(只看專業的書)，因為我們沒有養成閱讀的習慣，我們很少去碰觸文學書，因為台灣的語文教育，沒有包括文學。國文課本除了古詩、古文，就是修身養性或領袖訓詞之類的文章，灌輸的是僵硬的封建思想。

美國教育是多麼地不同，他們重視閱讀，以文學名著為英語讀本，甚至於大一的課程，還是以人文教育為主，希望學生在進入專業的領域之前，已有了健全的人文基礎，將來有成就時，都懂得關懷人文，回饋社會。

那麼台灣教育為什麼要刻意忽視具有「啟發思想、豐富想像力，促進人文關懷」的文學教育？

答案是外來政權以鞏固政權為目的，培養的是「愚忠」的順民。「文學」的功用，正是他們所忌諱的。想想看：人家以「威權」統治，管制思想，限制自由，怎麼願意讓你接觸文學，啟發你的思想，豐富你的想像力？

我們必須認清楚我們在台灣受的是排除「文學」的偏差教育。台灣人「文化素養」的低落，也因而常遭外人垢病，尤有甚者，在不健全的黨國教

育下成長的台灣人，往往缺乏哲學的思考力和歷史的眼光，表達和詮釋的能力也很有限。這些缺點若出現在一般小民，也許不算是大問題，但是擔當國家重任的領袖，也有這樣的通病時，照流行的說法：「代誌就大條」了。

經過半世紀的努力、奮鬥和犧牲，台灣人終於掌握了台灣的政權。當時大家都以為台灣人已經出頭天了，一般的看法：只有「政治」可以解決台灣的問題。

但是台灣的問題複雜多了：意識形態的對立，對本土事物的無知，牽涉的是認同的問題，也是歷史及文化教育的問題。

不幸執政黨裡真正懂得文化比政治重要的人

物太少，就因為認識不夠，文化體質太薄弱，才會在統派媒體、政客、學者聯手圍剿下，顯得毫無招架之力。而官員在立法院備詢時，那種「坐以待斃」的無奈，和問政立委的粗魯以及背離專業的荒唐，在在令台灣人汗顏。

我們還能繼續認為「文學」是可有可無，無關痛癢的東西嗎？何況以「歷史」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往往可以補救歷史文化教育的不足，收效更快更大！

各位鄉親朋友：請撥時間來欣賞文學作品，共同改變台灣人(台美人)的氣質，提升台灣社會的文化水準。

## 旅美作家黃娟作品集目錄

- |                            |                              |
|----------------------------|------------------------------|
| 1. 我在異鄉（散文、隨筆）.....15.00   | 11. 啞婚（短篇小說集）.....15.00      |
| 2. 心懷故鄉（散文、隨筆）.....15.00   | 12. 虹虹的世界（長篇小說）.....18.00    |
| 3. 世紀的病人（短篇小說集）.....16.00  | 13. 失落的影子（短篇小說集）.....16.00   |
| 4. 邂逅（短篇小說集）.....15.00     | 14. 媳婦（短篇小說集）.....16.00      |
| 5. 故鄉來的親人（長篇小說）.....18.00  | 15. 歷史的腳印(楊梅三部曲第一部)....20.00 |
| 6. 婚變（長篇小說）.....17.00      | 16. 寒蟬（楊梅三部曲第二部）....20.00    |
| 7. 山腰的雲（短篇小說集）.....15.00   | 17. 落土蕃薯（楊梅三部曲第三部）....30.00  |
| 8. 政治與文學之間（文學評論集）...15.00  | 《楊梅三部曲》三本合買特價：               |
| 9. 彼岸的女人（短篇小說集）.....15.00  | 散裝\$65元；盒裝\$70元              |
| 10. 愛莎岡的女孩（長篇小說）.....15.00 | 註：全套 1~17 冊特價 250.00         |

支票抬頭請寫：J. Weng

地址：12908 Missionwood Way

Potomac, MD 20854 U.S.A.

聯絡電話：(301)279-2243



# 不朽的吳濁流

黃娟

## 憶台灣文藝的吳濁流先生

認識吳濁流先生，就是因為他創辦了「台灣文藝」雜誌，那是一九六四年四月的事。

那時「台灣」兩個字幾乎絕跡，在各色帽子橫飛的「白色恐怖」時代，居然出現了冠著「台灣」字樣的雜誌，實在是太稀奇了！濁流先生有何本事，以「台灣文藝」這樣的名稱，順利地通過了內政部的檢查，拿到了「出版許可証」？其實我內心的問話應該是：他怎麼能夠避免了「牢獄」之災，甚或是殺頭的命運？那個年代使用「台灣」一詞，幾乎就是「台獨」的代名詞。

懷著許多的問號，我開始給吳濁流先生的「台灣文藝」寫稿，當然還是經由鍾肇政先生轉稿的。

「台灣文藝」以非常簡陋的面目出現 - 薄薄的小冊子，平凡的封面 - 不但沒有訂戶，而且連書攤上也找不到。因為這一本雜誌，既沒有公家的補助費，也沒有金主的撐腰，雜誌的刊行，全靠吳濁流先生的退休金，和他滿腔的熱血及滿腦子的理想……

[日治時代，由台灣文人創辦的文學雜誌，因日本在戰爭末期，嚴厲推行「皇民化運動」而被迫停刊。戰後的台灣文壇，則由「懷鄉文學」及「反共文學」霸佔，台灣人沒有插手的餘地。加上文字轉換的障礙（日文改中文），不易擠進有限的發表園地，極須擁有自己的刊物。不過〔共識〕雖有，除了經費，最大的問題是所謂的責任問題。連國民黨的元老（指〈自由中國〉的雷震）都不免出事而被逮，何況一般老百姓？]濁流先生這樣說明當時的情況。

[我因為剛好大病初癒，心想如果沒有復原，早就不在人間了。如果能為台灣文化盡力，即使犧牲，也不算白死。於是下了決心，馬上開始著手「台

灣文藝」的發刊。]這就是「台灣文藝」問世的來龍去脈。

[人人都勸我不要冠上「台灣」兩個字，太危險了！可是不叫「台灣」，我又何必要出版雜誌呢？叫別的名稱的，不是已經很多了嗎？反正我已經六十多歲了，餘年有限，要關就關，要殺就殺吧！]濁流先生回答了我的問題，重申他的堅持。

但是「警總」又為什麼網開一面，讓濁流先生如願呢？一般的猜測是：大概看他以有限的退休金辦雜誌，出不了幾期就得停刊，不可能有任何的影響力。

事實證明「警總」是錯的！「台灣文藝」雖然出了四期，就因為資金用盡而不得不改為季刊（現為雙月刊），一路走來十分難困。但是二〇〇三年的今天，已進入了第四十週年。雖然還是不很厚的一本，封面可好看多了。雖然不發稿費，倒也不缺稿源（筆者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楊梅三部曲》正在連載中）。雖然換了不少個主編，還是不斷有新的義工投進去 - 有些很有名，有些很年輕，他們共同的特點是受了吳濁流先生人格的感召，心中懷有「振興台灣文學」的使命感。

吳濁流先生是個直言快語的豪爽人，面色紅潤，個子高大，聲音也很宏亮。他最流利的語言是日語和客語，平時使用夾雜客語的普通話，與年輕人交談。福佬朋友常說，很難聽懂。即使如此，吳濁流先生催稿時，會搖筆桿的，都乖乖聽命。交稿雖有或多或少，或快或慢之分，台灣文人很少沒有在「台灣文藝」寫過稿的。

「台灣文藝」刊登隨筆、散文、小說、遊記及詩。詩則分為「漢詩」、和「新詩」兩種，算是一項特色。吳濁流先生就勤於執筆，他發表了很多漢詩。每次旅遊回來，也必有「遊記」產生。憂國憂

民的隨筆也寫了很多。他老人家的勤快，常叫後輩汗顏。他的口頭禪是「多寫」，逢人便問：「最近寫了什麼？」

我算是吳濁流先生的好學生，每逢約稿，必如期交卷。另外也能在「聯副」、「中副」、「人間」等副刊，經常發表作品。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愛莎岡的女孩》，很幸運地在快完稿時，接到王鼎鈞先生邀稿，順利地在他主編的副刊（即「中時」前身「徵信」）連載。吳濁流先生非常高興，他認為我的成就就是「台灣人全體的成就」他那一臉為我驕傲的表情，激起了我強烈的鬥志和寫作慾。

其實吳濁流先生就是了不起的小說家，寫了很多小說。其中最著名的是那本《亞細亞的孤兒》- 描寫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點出「台灣人」不為「養母」日本疼惜，也不為「親娘」中國收留的「孤兒」身份。不僅已被認為是「經典名著」，也在世界各地擁有研究者和讀者。

吳濁流先生的《無花果》，是台灣第一本觸及「二二八事變」的小說。唯恐台灣歷史上的大事件，變成了「禁忌」之後，無法給後代保留正確的記錄，他便以「非凡勇氣」向這個題材挑戰。由於各種考量，書中難免有諸多掩飾及保留，但是出書後，還是立刻遭遇了「查禁」的命運。

《台灣連翹》是《無花果》的姊妹篇，是用來補充《無花果》中未能觸及，或是不敢碰觸的秘辛。

此書於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脫稿，是吳濁流先生的最後一部作品。他對台灣的期許，對中國的幻滅，都在本書裡有明確的交代。

《台灣連翹》以日文寫成，鍾肇政先生代為中譯。前八章先在「台灣文藝」刊登，「九到十四」則託鍾肇政先生先保管，囑咐：必須等到他去世十年以後，才能發表。

吳濁流先生於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去世。

《台灣連翹》也等到一九八七年，才由北美「台灣出版社」出版全書。這是描寫台灣在戰爭前後的政治和社會（即一九四五年前後）最完整、最有魄力、也最有見識的作品。

綜觀吳濁流先生的一生，他排除萬難創辦的「台灣文藝」，貫穿了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學」與戰後的「台灣文學」，完成了承先啓後的任務。

他留下的作品以伸張國族正氣為主軸，帶有強韌的台灣民族性和社會性。可以說他是歷史見證人的身份，以文學的形式，為後人記下了他所經歷的一作歷史。

**註：**《台灣文藝》於二〇〇三年七月，因無經費，終於停刊，發生在民進黨執政的第三年，令人不勝唏噓！原來本土政權是如此地不珍惜「本土文學」的啊！

各位會長，

近日有鄉親電話詢問有關為辦理申請返國選舉總統投票，卻不知道其戶籍所在地的戶政事務所地址，茲提供全國戶政事務所地址如下，歡迎轉寄鄉親酌參以上，

敬祝 平安喜悅！

芝加哥僑教中心 鄭介松敬上

查詢各地戶政事務所連絡資料可上網：  
<http://www.cec.gov.tw/files/select1/00.htm>

# 文學的伴侶

## 序黃娟的〈遺失與獲得〉

翁登山

德國的哲學家康德（一七二四～一八〇四）是近代認識論的大師。他相信：「認識」是積極的獲取過程，知識必須經過努力才能求得，所以消極不進取的態度是認識的最大障礙。康德的學說在近代德國人之間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於是唯勤主義蔚然成爲風氣，人人刻苦耐勞，認真工作，精益求精，奉「唯勤」爲道德，視「懶惰」爲罪惡。

根據史學家的記載，古代的日爾曼民族（即現代德國人的祖先）是非常懶惰的，男人大多遊手好閒，喜歡賭博和酗酒，一直到了中世紀，文明大開，而德國人仍舊因循苟且，不願奮發團強。不料自從康德的學說盛行之後，德人開始崇尚勤勞，甚而迷信：凡是不勞而獲的事物都是毫無價值的。當時的德國詩人席勒（一七五九～一八〇五）就是康德的信徒之一。他曾經寫道：「我感觸到了你的友情，可惜這一份友情的喜悅是平白得來的，因此我很擔心它是否有道德的價值？」，足見唯勤的認識論容易養成知識分子的冷峻與傲慢。再說後來德國人的國家主義特別高漲，推其原因，似乎也是受到康德學派的影響所致。

中世紀的意大利神學家聖托馬斯（一二二四～一二七四），早在康德之前就已經在思想界作了卓越的貢獻。他的哲學恰與康德的相反，因爲他相信：認識是被動的授與過程，知識是撿來的，並不一定要費力苦拼才求得。人生沒有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但生命出於神授，是被動撿來的，所以人生的活動，不論是求學、求友、成家、立業或遊樂，

都應該以感恩的態度去進行，如此才能享受人生。總之，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被動的授與，這就是聖托馬斯思想的出發點。難怪康德苦學終生，守時精勤，嘴巴老是閉成一字，身體則瘦削如柴，而且中年以後時常顯出憂鬱症的癥候。反之，聖托馬斯則懂得生活的情趣，結果同是壓倒一世的大學者，他總是笑口常開，心廣體胖，很像東方寺廟廣場的彌勒佛（聖托馬斯的洋綽號是「雄牛」）。

夫妻的結合有時是相反而相成的。屈指算來，我與黃娟已經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個年頭。她的生活態度傾向於聖托馬斯，我則動輒以康德的信徒自居——這是年輕時候的幻想，說不上是見賢思齊，但也無意攀龍附鳳，只是信筆寫下了這個與身份不相稱的比喻，未便賦予「道德的價值」。總而言之，黃娟的樂觀和穩重，從頭到尾都在補救我的悲觀和冒險。我們的家像是一條小漁船，我下水捕魚，她則帶著三個小孩划船跟進。如果沒有小船在旁壯膽，我是不會游水游得這麼遠，這麼持久的。她在船上料理一切，我才能放心向前游，有時離船稍遠，我偶而回頭看她，她總是笑臉可掬，似乎沒有什麼委屈的模樣。如今異鄉的星霜已回轉了二十五年次，子女也都長大成人，紛紛離船自立。孰料當我捧讀黃娟的〈遺失與獲得〉自序時，竟然看到了她描述當年感到孤苦無助的文字：「當親人遠在海角的時候，這兒沒有一隻替手，也沒有一塊求得安慰的地方，即使病了也要做，累了也要做，每一件事情都要硬著頭皮去闖……」。這一下真叫我難過得無



地自容（寫到這裡，我重新讀了黃娟的「寄母親」一文，我欲仰首止淚，結果是淚水流更流）。回憶那時我剛放棄了農學，而冒然改攻統計，縱使急須補修許多數學和電腦的課目（也是硬著頭皮去闖的），當也不該那樣淪為沒有感性的唯勤主義者——趁機懺悔一番，以示大丈夫「知廉恥，辨生死」的英雄本色。現在言歸正傳，讓我再說一句心底的真話：黃娟不啻地當是我的第二生命，那不是被動獲得的，而是我窮畢生之力「刻苦耐勞，認真工作，精益求精」始得的成績；沒有她的笑容和溫存，就沒有支持我苦學唯勤的原動力，也就找不到奮鬥的心生之道德價值。

笑口常開的黃娟也有她的脾氣。每次我對她說：「妳笑起來像個彌勒佛！」，她就不高與地靠過來用力捏我的尊腿。事實上，仁慈的造物者對她是相當厚待的：即使到了中年，她受賜的仍是一副適中的身材，所以才不必節食寬衣，才有餘地頻頻作感恩狀。只是一聽到「彌勒佛」三個字，她就聯想到那便便大腹，因而不喜歡我做的比喻。不過有一年的聖誕前夕，我心血來潮搬出了我的文具，然後揮毫給她寫了一副對聯（出處不詳）：

開口便笑，笑古，笑今，萬事付之一笑！

大肚能容，容天，容地，於人何所不容？

她看了居然會心一笑，隨又笑得像個彌勒佛。可憐我的尊腿還是難逃一捏之災。

黃娟早在六十年代就開始在文壇上舞文弄墨，表演自成一格的「健筆操」。她的文筆有如穿了貼身體動之的體操女選手：柔和、樸實、輕巧、有魅力。這些特質原是身驅與手腳的綜合力學之化身，是由先天的稟賦和後天練就的工夫合成的。因此依照唯勤主義的標準，黃娟的文學是有道德價值的——有關她在〈遺失與獲得〉中收集的文章（未包括小說和文學評論），以及她近四分之一世紀的寫作歷程，她本人在自序裡已經作了簡報，恕我不再重複。

八十年代以後，島內外的民主進步力量日益茁壯，如今島內的政治早已達成了多元化的雛形。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向騎在島民頭上的保守反民主勢力，眼看潮流不利，反而變本加厲，一面逼進政府不得認同自己經營的國土，因而導致政府本身的精神分裂，一面繼續加緊掌控大眾媒體和教育系統，藉以消滅島民的本土意識。半世紀以來，本土作家的作品一直受制於當局的畸形文化政策，因而始終不能廣為流傳。現在又遇到保守反民主的殘餘勢力串聯反撲，作品的出路依然困難重重。處在這樣青黃不濟的艱困時際，黃娟的「筆眼」還是一直緊跟著民主化運動的跑道移轉，一路堅持「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既定方針，不屈不撓，繼續埋頭筆耕。我在公餘有暇也傾全力幫她從事文學的推廣工作；「妳的文字，無論一橫或是一豎，都是一顆良性的維勒石(Virus)，遲早必會蔓延於島內外，引發廣大讀者的「認同感染性」，我時常這樣安慰她。

我是個不郎不秀的科學工作者；本來黃娟請我給她這本文集作序，我是有意要推辭的；後來經她一再摧促，且又害怕延誤了時間對我的尊腿不利，便硬著頭皮勉為其難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首生命之歌。在有生之年，大家最好「攜手合作爭民主，聯聲高唱生命歌」，無論是合唱或是輪唱，都要像滾雪球一般，唱得一批比一批更響亮。那麼有朝一天，海闊縱魚躍，天空任鳥飛，我們便有真正屬於自己的自由天地！

**編註：**本文是黃娟女士的夫婿翁先生於十幾年前替她所寫的序言，讓姊妹們瞭解文學伴侶互相扶持不因歲月增長而變化。

親愛的姊妹，

我用最真誠與最思念的心，問候你們，一切都好嗎？

自從我今年九月「連根拔起」的離開 NJ 搬到 Atlanta 後，就沒機會常看到姊妹了。聽說 NATWA-NJ 現在又有日文課，又有畫畫課.....等等活動，熱鬧滾滾，叫我好羨慕，也很懷念。我也很高興看到淑華會長做得這麼好，讓姊妹們享受精彩的活動，謝謝淑華的辛苦與成果。

很多姊妹可能知道，我曾經在公論報寫過「辣媽心舫」而出了兩本書「辣媽樂透」。我本以為我有了兩本小書，就可以滿足而從此快樂過日子，安享餘年了。沒想到我有幸中了「樂透」，今年年中，前衛（草根）出版社的林文欽社長，主動找我再版兩本辣媽的書，我既有這份意外的 offer，便趁機加了一些第一次出書後，在公論報上寫的性質類似的文章，又加了三篇序（我的，女兒的，及林衡哲醫師的）而再版了『辣媽樂透』新書。這次出書像配股，二分爲三，成爲三本手掌形小書，十月時在台灣出版了。

我想要與紐澤西的姊妹分享我出書的喜悅，也想讓你們知道，如果有興趣買書，可以跟台灣公論報或是太平洋時報訂購，讀者都有八折優待，每本書是美金八元（原價十元），已包含運費了，前衛出版社會直接寄書給購書者。

你不但可以跟兩家報社訂購，也可以回覆此-mail 給我，我可以爲你訂購。一套書三本二十四元，也可以分別買。附上前衛出版社介紹此書的網站，供你參考。（只有 II III 二本的網頁）

[http://www.avanguard.com.tw/\\_file/1838/md/nullMD0000001838001460null.html](http://www.avanguard.com.tw/_file/1838/md/nullMD0000001838001460null.html)

[http://www.avanguard.com.tw/\\_file/1838/md/nullMD0000001838001568null.html](http://www.avanguard.com.tw/_file/1838/md/nullMD0000001838001568null.html)

其實我寫這信不是想賣書，我也沒拿到利潤，但是我以一個文字苦行僧的心情，卻也期待你們可以爲台灣的出版界盡一分心意，讓出書或印書，不會便成一種沈重的負擔，若想看書何妨就慷慨買書。謝謝！

很高興可以貿然的用這機會再跟大家問好，雖然有點「提籃子假燒香」的嫌疑，不過誠心是真有的。

祝福大家健康、安好，節日愉快。

淑芬

*When mother is the loudest mouth in town, listening to her son and daughter...*

## Preface

Shinzong Lee

I recently told my friend that my mom was publishing a new edition of her La Mom Books, and that she had asked me to write a preface. I told her I was having trouble coming up with ideas for what to say. She asked me to describe what the book was about. I explained that it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containing my mom's random musings on daily life. I told her how one essay is about my brother's hair gel, while another is about sorority girls who go to college to get their "MRS" degrees. My friend laughed and asked me how my mom managed to squeeze a book of essays out of such seemingly-mundane topics.

I thought about why my mom chose these subjects for her essays. I don't think she ever really meant for her column to serve as social commentary, but, in the course of observing and writing about my brother and me, she has managed to cover a wide range of topics. The essay about my brother's hair gel is, on a deeper level, about appearance and perception, while the essay about sorority girls who go to college for their MRS degrees says a lot about marriage and gender roles. By simply writing about daily life, my mom's essays comment on a lot of important social values.

But the true thread that ties these essays together is my mother's unique perspective. My mom has always been blessed with a truly powerful gift of observation when it comes to people's lives. I can always count on her to give me shockingly accurate rundowns of my friends' personalities and beliefs after meeting them just once or twice. She can take a seemingly insignificant situation or problem, which most people would overlook, and extract deep meaning out of it. For example, one of her essays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her unfortunate mis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 "sheet" and her conversations with my brother about fixing the problem. I had never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way she said "sheet" before, but, amazingly, my mother managed to draw an entire column out of that one word.

My mom also has a distinct point of view given that she is the immigrant mother of two children who were born in and have grown up entirely in the U.S. By commenting on her interactions with and observations of her kids, her essays show the divide between her perspective and her children's. When I told my friend about the essay about my brother using hair gel to spike his hair, for example, she asked me "what's so special about that?" I realized that to young people who grew up here, topics like this are hardly significant. But from my mom's point of view, this is something novel and interesting.

When my brother and I meet my mother's readers, they often approach us with some measure of curiosity. They ask us about specific essays from the book and about the impact the book has had on our lives. They, like my mom, are often immigrant parents who are intrigued by how their children perceive the world. My mom's book, in a way, has opened up a dialogue about between her readers and their kids about everything from college admissions to finding a significant other. In some sense, it has served to bridge the cultural and generational gap between my mom and her friends and their children.

So when I contemplate my friend's comment that there is no underlying theme that ties the essays in the book together, I realize that it is in fact, not true. The essays as a whole capture my mom's unique point of view and document her generation's observations of mine. I hope you read the book and can share it with your children -- or your parents, if that is the case -- and cause it to better understand each other's perspectives. Enjoy.



# 「辣媽樂透」新版序

李欣蓉

我最近告訴我的朋友，我媽媽要再版她的辣媽書，要我為她寫一篇序文。我跟我朋友說，我不知道該怎麼寫才好。我的朋友好心的要幫我想些主意，要我先跟她提示那本書到底在寫什麼。我跟她說，那是一本收集很多小文章的書，全是我媽媽隨興亂寫一通的日常生活筆記。我跟她說，譬如有一篇文章是寫我弟弟黏膠他的頭髮的蠢事，有一篇是寫大學裡參加姊妹會的女孩，上大學只想得 MRS(太太的稱呼)學位的事。我的朋友大笑，並問我，你媽媽怎麼能把這些看來無聊又世俗的事，寫成一本書呢？

我也因此想了想，為什麼我媽媽選這些題材寫文章呢？我想她其實沒想到寫一個專欄，來作什麼偉大的社會評論功能；但是，從她觀察到的，有關我及我弟弟的行為，卻可以寫出不同主題，而有某種不尋常的意義。我弟弟那黏膠頭髮的事，在深入的層面看，其實就是討論外表與認知問題。姊妹會裡的女孩想得 MRS 學位，也是在表達對婚姻及性別角色的觀點。雖然只是寫些日常生活的瑣事，我媽媽那些文章，其實對一些重要的社會議題，有她獨特的想法。

其實，這些文章，也表現出我媽媽特異的眼光。我媽媽很幸運，她對人、對生活有天賦的觀察力，即使只是見過我的朋友一、二次，她都可以一針見血、正確的，跟我講我朋友的個性、價值觀，讓我很驚訝。很多人可能都沒注意到的小事，她也可以小題大作的，講一大篇深入的道理。譬如有一篇她的文章，她講我弟弟改正她那亂七八糟的英文發音，因為她將 Sheet(床單)發音不正確，而說成是 Shit(大便)的事。我以前都沒注意到她的發音，但是那竟是她的心腹大患，還能由一個字，就寫了一篇文章來。

不只是他的觀察力特別，她的見解也不同。因為我媽媽是個新移民，養大兩個在美國出生的孩子，因此她眼中的我們，自然是很不一樣。從她與兩個孩子的日常對話裡，她看出自己與孩子之間，在文化上、社會背景上的差異，而有她的見解。當我跟我的朋友，提到我媽媽的文章裡，寫到我弟弟用髮膠塑造他的頭髮的事，她問我：「這有什麼特別的？」對於成長於此的年輕人來說，這種事，實在是平常的小事，但是從我媽媽的眼裡看來，這卻是神奇而又有趣，值得大書特寫的事。

當我弟弟跟我，遇到我媽媽的讀者時，他們常常會帶著好奇的眼光來看我們，問我們一些她的書裡的事、她的書有沒有影響到我們的生活。這些人，很多都像我媽媽一樣，是移民來美國的父母，他們也常常對他們孩子的意見，帶著好奇的態度。說起來，我媽媽的書，其實也開啓了這些父母與孩子之間的「對話」，不管是怎麼進大學，或是找另一半，都是他們關心的話題。其實，這本書，也像一座橋，讓這些父母與他們的孩子，在文化上、在代溝間更容易溝通。

所以，當我思考著我朋友的評論，說我媽媽的書裡，沒有什麼「主題」時，我發現，她說的，其實是不對的；這本書裡的文章，其實紀錄著我媽媽對她那一時代人的孩子們，獨特的觀察與見解。我希望你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分享這本書，或是跟你的父母一起閱讀，讓彼此更了解。

請享受讀它們的樂趣吧！

## Retaliation from a Mild Son

By Hahnming Lee

Week in and week out, my mom publishes this article, commonly known as "La Mom." Once a week, her column appears right here to try and entertain you with some sort of anecdote or whatever is on her mind. Unfortunately, her small glory and fame comes at the expense of her poor children. There's the daughter who goes to Yale, and the boy who always seems to be saying or doing something stupid that is just worth writing about. The latter, is of course, me. So saying that my identity is a mystery would be a lie, as I am sure that every single one of you knows exactly who I am. Whether it be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ow infamous LCC, or the statements declaring the self satisfaction I get from gelling my hair, I am sure that you all know of my idiocy from one column or another. Though my mom does not entirely make up things, the whole truth is never really told. And now, as this column is coming to a close, I want to clear the "misunderstandings" that inevitably exist because of "La Mom."

My mother has always tried to give this impression that my sister and I are simply children in an adult's (or teenager's) body. Yet the biggest child in my house was and always will be my mom. Where do you think all of our genes of supposed "lack of intelligence" all comes from? Yes, my dad is a contributing factor, but as my mom says, "You have to marry a smart woman! Women have the biggest effect on how smart the children really are!" I only regret that no one could tell my dad this useful advice. All throughout my life, I had constantly been doing amusing things, but the minute my mom got the opportunity to write about them, I was slowly forced to go on a close guard. Now every single thing I say or do can be altered and put in this article. I feel as though the tabloids were chasing after me. After my sister and I realized that we were constantly giving our mom ideas with whatever we did, we started to monitor what we said. I swear, if I had heard another comment about how cute my hair really was, I am going to shave it all off.

So now, my mother has the problem. The fountain of ideas that was previously accessible had all but drained, and she is desperate for anything to write about. Every Sunday night, hours before she has to fax her weekly article, she whines to us about how it has not been completed and she isn't even sure about a good topic. My sister and I quickly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f my mom could not come across ideas as easily as she did before, she would simply give up and everyone's dignity would be saved. Oh how wrong we were, as that was 2 years ago. My sister escaped as she got the privilege of going to college further away, but now, it is just me. My sister had left me alone to endure this close scrutinization by my mother. So now, I am the only one who has to endure the constant complaining and careful observation. I could only cringe, thinking that this could be the next 5 years of my life. Yet I get the final laugh, as this column is ending, and I am able to have the last say.

My mom seems to want to show that this article is more of a solo effort, one where she only builds upon a simple foundation that was provided. But all of her articles are not so well thought out and well done by her alone. For example, on one of those dreadful Sundays when she could not think of anything, she proposed to me an offer. If I gave her a good idea for her article, she would give me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She always changed the sum, but one thing was consistent. Not all of my ideas were used, but when they were, I never saw any benefits. So what did I get out of all of this? My already poor image was slowly getting worse, and I didn't even have anything to call compensation. I learned to refuse all offers of money in exchange for a decent idea, and soon, my mom once again became a wreck every Sunday night around midnight.

I thought this would never end. I thought that this was the rest of my life, my mom recording my life on a public journal. But here I am, able to write one of the last articles for this column. I never did really understand why she continued to write this. I could never comprehend why she continued this article, even though she constantly whined about writing it. I guess it was because of the self-satisfaction she got from it ... similar to the one I supposedly got from my hair. So as we say good-bye to this column, I beg you to fill this useful newspaper space with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something bigger, something better, something bolder! May I suggest a column about the life of a Taiwanese kid living with his fobby mother in America?

# 一個「不辣兒」的反攻

李翰明

每個禮拜，我媽媽都要寫這個你們都知道的「辣媽」專欄。她總以為她可以寫得幽默、有趣，娛樂大眾而得人喜愛。很不幸的是，她自以為很有成就的文章，其實是她兩個可憐的孩子，付出很高的代價得來的。她的女兒讀耶魯大學，偏偏她那個兒子，老是做笨事，說笨話，這就讓她更有理由好好宣揚了，說到這個做笨事的後者，不用想了，當然就是我，在下啦！

所以，如果說我的身份是個謎，那絕對是騙人的，我相信，你們每個人都知道我是誰；不管是從那些寫著現在已經沒有名的 LCC 的文章裡，或從那些糊膠護髮的事件裡看到的，我知道你們一定都很了解我做的痴呆事。

雖然我媽媽並沒有捏造事實去寫那些文章，可是她其實卻也沒有說出真正的實情。現在既然這個專欄要關門了，我就趁機澄清一些，因為這些「辣媽」文章造成的「誤解」了。

我媽媽總喜歡讓人家以為，我跟我姐姐就是兩個有著大人身（或是十幾歲小孩身體），卻長不大的小孩；其實，我們家最像小孩，未來也仍是個大孩子的，就是我的媽媽。你想，我們身上那些「沒有腦筋」的笨基因，都是從哪裡來的？當然啦！我爸爸是「貢獻」了一些因素，可是就如同媽媽老是跟我說的：

「你一定得找個聰明的女人結婚，女人最能影響孩子的聰明與否！」我就只能怨嘆，當年竟沒有人跟我爸爸提供這麼好的建議。

我這輩子總是做些讓人忍峻不住的事。偏偏我媽媽每次逮到機會，就要寫那些事，害我現在都得戰戰兢兢的過日子，因為現在我若講了笨話、做了笨事，我媽媽馬上把它們加油添醋的寫成文章，讓我覺得好像有一群狗仔隊，老跟著我。

自從我跟我姐姐發現我媽媽，都在偷用我們講的話、或是做的事來大作文章後，我們就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讓她有機會得逞。我發誓，下次再有人對我說，我的頭髮很可愛，我就要把它們都剃光。

現在，我媽媽嚐到苦頭了！她那口取之不盡，有很多好主意的噴泉枯乾了、沒水了，她沒有東西可用啦！現在她是飢不擇食的，到處想找些好東西來寫。每個星期天晚上，她需要傳真文稿給報社前，她總會來煩我們，說她沒有好東西寫了，她都不知道該寫什麼好……我姐姐跟我，很快的發現，如果我媽媽再沒辦法像以前一樣，擷取所需的話，她就一定得投降了，這樣我們每個人的尊嚴就保住了。啊！二年前我們為什麼會犯下那個大錯，讓她為所欲為呢？

我姐姐很幸運，可以離家在外上大學，逃離這種苦日子。現在就剩我了！我姐姐竟留下我一個人，讓我在家受我媽媽的「監視」。我現在得一個人在家面對我媽媽，還得倍受矚目。我一直只能怨嘆，皺著臉想著，這大概是往後五年的生活吧？哈哈……我竟可以做個勝利者大笑，還可以說些終結戰事者的宣言！

我媽媽總想讓人以為，她是「獨立」創作這個專欄的。其實她的那些文章，根本沒有仔細思考過，當然也不是她一個人的力量完成的。譬如，有幾個痛苦的星期天晚上，她實在想不出該寫什麼，她就會來拜託我，叫我給她一些好主意，她總是說要給我錢，可是，每次她不是不用我的主意，就是老是改她出的價碼，我得到什麼呢？我的形象越來越壞，卻連一點遮羞費都得不到。我因此也學乖了，我就再也不給她出主意了，這下子好了，她一到星期天半夜，就變成了個廢物啦！

我本以為我的下半輩子，大概都得過這種苦海無邊的日子，我的親娘在報紙上大爆我的隱私。嘿嘿，現在我竟有幸可以寫她關店前最後一篇文章。

我從來就不能了解，她為什麼老是埋怨，卻又一直在寫這些文章；我猜想，那大概是一種自我滿足？……那大概就像我「塑膠」我的頭髮得到的自我滿足一樣吧？

現在當我們跟這個專欄道珍重再見時，我要請求你們，在這麼好的報紙版面上，應該填些醒目而有用的東西。嗯！讓我來給個建議好了，或許可以寫一個台灣孩子，跟他那個「才下船」，滿身還是「新移民味」的媽媽共同生活的故事好了。



# 列寧的故居

番婆

如果不是因為別人的安排，我想都沒想到去看列寧的故居，他死前住的地方。可是這樣無心的探訪，卻讓我認識了這個改變俄國命運的人。他將俄國人帶入了共產主義的深淵裡，如果不是他，俄國人的命運可能會很不一樣。我總以為俄國人會很恨列寧，可是當我們去參觀他的故居，當我們看到俄國人談他時的仰慕之情，我卻有點迷惑了，我相信，列寧在俄國人心中，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列寧的故居在莫斯科南方的一個名為狗奇(Gorki)的小鎮，一個非常荒涼的地方，除了樹林及一些簡陋的木屋及看來像以前的人民公社建築外，就是幾棟數樓高的新公寓，除此之外，這個小鎮看不到商店，看不到遊客，看來列寧真的是消失在歷史裡了。

我不知道當年列寧才當政不久，為什麼會選上這個地方做度假屋，又之後，用它做住所，甚至就死在這裡。只會講俄文的解說員，只說當初列寧選這房子時，是看上它有電話可辦事，不過這種原因很牽強。這居所，倒真是個好風水的地方，主建築是一棟黃色法國式建築的 Mansion，居高臨下的看到山坡上的小鎮，屋的兩旁有兩棟小房子，一為廚房，另一邊小屋為客房，招待來訪的政要、名人，我只聽懂了蕭伯納也是他的訪客，到此住過。

房子是在一片大樹林裡，樹林的另一邊，還有一棟小屋，保存了當年他在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及臥房，會議廳等等。兩間住所都非常的簡樸，最多的財產是書及一架大鋼琴。

如果不論政治因果，單單看列寧這個人，會覺得他其實是個很好的學者，他精通英文、德文及法文三種語言，又會義大利文、拉丁文等七種語言。他在革命前，曾做幾年律師，住在聖彼得堡，又流

亡海外多年，最後是從芬蘭回到聖彼得堡得權的。因為他的哥哥曾因反沙皇而坐牢，終致被處死，他自己研讀馬克思的理論而崇拜共產主義，這些因素讓他走上革命之路。即使他在政治上的激烈運動，他個人其實是個讀書人，他的一生都不停的在讀書，他的屋裡都是書；據說他讀書很快也很勤，他每天都至少讀五百頁的書，還不包括報紙、報告。

也許因為他會有幾次被暗殺的經驗，他慎防反對者，而從他開始組織秘密警察；加上史達林的凶惡統治原則，將俄國帶入恐怖的日子裡。即使現在號稱已經開放、民主了，那種秘密警察或 KGB 隨時在附近的恐懼，仍常在人心，即連訪客，都有那種感覺。

俄國在 1917 年十月革命成功後，列寧即掌權，他不久即將政府從聖彼得堡搬到莫斯科。也在 1918 年時，在這鄉間買下居所，沒想到不久，他被暗殺未遂，又加上中風數次，健康狀況不佳，因此他長期就住在這居所，甚至在輪椅上工作，一直到 1924 年元月，在這棟房裡去世。雖然他的死因眾說紛紜，有說是早年得梅毒而死的，也有說是暗殺時的子彈在身內未取出而死，但是最普遍的仍是相信他是中風死的，死時才五十三歲，與彼得大帝同歲而逝；他生時未生育兒女，只有一個養子。

列寧死後，雖然他自己遺願不要有葬禮，但是他的信徒仍想出辦法，將他的遺體保存完好，據說每十八個月，還得特別處理，不過至今仍保存完好，存在列寧博物館，他死時，遺體在紅色廣場上供民眾瞻仰，那壯觀的長隊伍，是歷史鏡頭，而至今他的遺體是葬與不葬，仍是莫斯科高官的頭痛難題，全世界也都在觀望。

時代的思潮在變，政治風向不停的在動，不知

經過這麼多變動，俄國人、或其他國家的人，要如何評斷列寧。

歷史上的因緣際會，讓一個國家走入苦難的暗道裡，說來是很悲哀的，可是在那個俄皇家族揮霍、農奴人民的時代裡，俄國人有選擇的餘地嗎？走在列寧故居，幽靜而淳美的林間小道，享受晚秋彩繪的鄉村美景，我想著俄國的歷史，耳裡響起柴可夫斯基的 1812 序曲，拉赫曼尼諾夫的鋼琴曲，想著莫斯科街頭上，沉思的普希金銅像，記起杜斯

托也夫斯基的「罪與罰」，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太多太多了，俄國的歷史，俄國的音樂，俄國的文學，像一座遙望不可及的大山，將這個民族捧得高高的，但是他們的貧窮，他們的精神壓抑，卻將他們的尊嚴都洗刷淨了，這是列寧的錯嗎？是史達林的罪吧？歷史的洪流沒有黑白、是非，只有擋不住的浪潮，繼續衝擊。列寧的原罪，讓我為俄國人嘆息、落淚。



## 玻利維亞街童的春天

番婆

去年在休士頓參加 NATWA 年會時，郁如熱心的帶我去參觀休士頓的台灣會館，巧識會館的經理梅子，因為梅子的介紹，我因此知道了她的兒子黃志成醫師(Dr. Chi Huang)，在南美玻利維亞為流浪街頭孩子義診的故事。

從休士頓回家後，因為聽了黃醫師的故事，心中澎湃不已，不只因此讀遍了梅子送的幾本報導黃醫師的雜誌，也上網去 Bolivia Children Project 與黃醫師(或是他的工作人員)寫了幾次信，當時得知他的故事將出書，出版時會通知我。我也一直等看，想看了書後，要廣為宣傳這件好事。等著等著，卻沒見到消息。

這期間，住在紐澤西的聲樂兼作曲家李智惠，已經快手腳的寫了一首介紹玻利維亞流浪兒故事的歌—「孩子，你今夜平安嗎？」，在多處演唱過了。

我不久前終於忙完搬家，才又想到這件未完成的心願，便上網找書，在 Amazon.com 買到書，第二天馬上一口氣看完書，沒想到才看完書，就看到台灣的報導，黃達夫醫學基金會九月中旬，邀請黃

志成醫師回台灣，與醫學院學生分享他在玻利維亞工作的經驗；而賴其萬醫師，也在自由時報撰文介紹，這本才要出版的中譯本。

這麼多巧合的事，都在幾天內像快速球一樣的，迎著我而衝來，讓我有些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接球。但是最難接手的，還是看完書後，那份心中的沉重，與急於想獻微薄之力，期待與他同舟共濟，達到理想的心。

這本大約三百頁的書，抽樣寫了流浪兒 Mercedes、Gabriel、Daniela、Vicki 及 Rosa 五個孩子的故事，從他們故事，我們也因此看到流浪街童的世界。他們有的是因家暴、或被遺棄而流浪街頭，也有的是天生就是街上的流浪兒，像四歲的 Rosa，從祖母、祖父、到母親、父親，三代都是生活在街頭的人！這些在玻利維亞首都 La Paz(拉佩斯)討生活的街頭孩子，有的曾住過孤兒院，有的有過家，但最後卻都選擇住街頭，睡在地底的下水道裡。他們的眼裡，沒有明顯的對錯，如同書中所述，他們的世界是黑與白之間的灰色，沒有明亮的未來，一切都是灰色的。

這些孩子每日為求生，需要奮力掙扎，因此他們有九十%以上，都有吸毒(Paint Thinner)，這種便宜的「毒」，一方面可以讓身體溫暖，抵抗安地斯山的寒風，另一方面也可以麻醉自己，而能繼續活下去。另外有一大部分的孩子，不只是女孩子，常常以割腕的痛，來「撫慰」心中的痛，有的孩童，小小年紀，手上已有百多道傷痕了。

這些孩子平均年齡只有十四歲，女孩不是雛妓，就是未婚媽媽，男孩也有許多是被強暴過或被嚴重毆打過的，他們的人生就跟他們在下水道的家一樣，在看不見的深淵裡，陰幽的流淚，日復一日。

很難想像，在這樣貧窮，而且文化、語言都不通的環境下工作，是要有多麼「大」的心才做得到。黃志成醫師卻做到了。他的父母都是台灣人，小的時候，因為在南卡留學的父親，還是窮學生，住在貧窮區裡，他看了那樣的環境，因此一直立志要為窮人服務。讀完德州的農工大學後進入哈佛醫學院，一直都是好學生，乖孩子，卻在畢業前一年，突然想給自己休息一年，找未來的方向。在這一年裡，他寄了百封信給不同的機構，告訴他們，他願以一個哈佛醫學院學生的能力，做六個月的義工，結果在許多的回信裡，他選了一個教會機構，派他去南美的玻利維亞，為兩家孤兒院的院童義診。要去玻利維亞前，他根本不了解這個國家，只知道它是個南美的窮國(玻利維亞是南美最窮，不靠海的內陸國家)。

黃醫師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抱著對宗教堅定的信仰與對上帝忠心的信念就上路了。在那裡，他不但白天要為孤兒院童看病，晚上更是主動走入貧亂的城市死角，為流浪街頭的孩童治病，療刀傷，他的勇敢與愛心，贏得街童的尊敬，他們也因此會集團保護他，讓他不致被街上的流氓毆打、搶劫。

但是黃志成不能滿足於只是醫療孩子們肉體的傷，他也要治療這些街童心裡的傷，一個可能永遠都康復不了的傷。但他有決心，有毅力去做。

他回到波士頓完成哈佛學位時，創辦了玻利維亞街童基金會，募款去玻利維亞建蓋特殊的孤兒院。他已經來回奔走多次，未來他還計劃在幾年內蓋學校，不只讓流浪童可以上學，還要用哈佛的教育，在那裡蓋最好的學校，給有錢人享用，用學費來建孤兒院及教養街童(真是好主意!)，而他自己也率先收養孩子。

從一九九七年他初去玻利維亞至今十年了，這十年裡，有些受他幫助的孩子，不知去向，生死不明，但也有些孩子已長大成人，可以在社會上自立、可以上學了。有個孩子還是全年功課最好的，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成果。

這本書寫得很好，這應該歸功於黃志成的兒時摯友唐譚邦(Irwin Tang)的傑出寫作，他在黃志成服務玻利維亞期間去看他，受感動也了解情況，而能以一個職業作家的筆，寫出生動而且有深度的書。如果沒有他的動人寫作，這些流浪童的故事，不可能讓這麼多人讀到也受震撼、動情。

讀這本書，讓我看到一個年輕人的熱情(Passion)，可以這麼聖潔，也可以這麼有力，化成如此大的社會功能；他的決心與勇氣，拌著溫暖的悲慈，為街童所做的事，也讓讀者見證到一個感人(Inspiring)的故事。

我誠心鼓勵大家去看這本書，英文版「When Invisible Children Sing」By Dr. Chi Huang with Irwin Tang，可以在 Amazon.com 或大書店找到，中譯本九月初才出版，由台灣的望春風出版社出的，名為「玻利維亞街童的春天」，在美國可打電話 909-985-9458 到「望春風出版社」去購買。對這個 Project 有興趣的姊妹們，也可以自行上網至 [www.bolivianstreetchildren.org](http://www.bolivianstreetchildren.org) 去了解他們在做的事，甚至捐款幫助他們。

我想，人生裡，即使我們不能自己做出驚天動地的事，能夠熱心的「參與」有意義的事，也足以聊慰於心了。

# 初念淺，轉念深

provided by Elena Ling

## 很有深度的六個字 — 「初念淺，轉念深」

生命中總有挫折，那不是盡頭，只是在提醒 你：該轉彎了！

### (初念淺，轉念深)

「明明已經是綠燈了，前面那輛車為什麼還愣著不動，搞什麼鬼？」

我狠狠地按了兩聲罵人的喇叭，前面的車才大夢初醒般地往前開去。

「台北的交通都是這些人害的，到底是不是色盲？紅燈要闖，綠燈卻要停在那裡。會不會開車啊？」我對著車裡的友人發牢騷，好像自己是全世界最會開車的人。

隔了幾天「叭……」「叭什麼叭？」後面那一部像催命鬼似的車，對我不懷好意地猛按喇叭，我恍惚了一下，抬頭一看原來已經是綠燈了，很無奈地踩了油門。

昨天媽媽生病，住進了加護病房。哥哥正和我商量什麼時候讓媽媽開刀的事。

一方面想著她年紀這麼大，動手術會不會危險？可是如果不動手術，擺著勢必惡化，心裡的掙扎難以言喻。

剛剛暫時的失神是因為正在思索這件事，才沒看到紅綠燈，後面那部車幹嘛沒耐心，又不是趕投胎。我獨自開著車，心裡咕噥著。

人，容易什麼事都從自己的角度出發，直到明白了真相。

在書上看到這麼一則故事：「作者在紐約地鐵搭車的時候，有一個小男孩在車廂裡又哭又鬧，而看起來像爸爸的男人，卻坐在原處文風不動。」

大家對這個現象非常反感，但都敢怒不敢言。作者挺身而出質問那個男人：「你沒看到你的孩子這麼吵鬧嗎？你應該管管他啊！」

男人這才回過神來：「對不起！我這孩子的媽媽兩個鐘頭前在醫院過世，我正在想以後要怎麼辦？所以……真的對不起！」作者突然間好後悔自己的殘忍。

似乎，我們總是很輕易地去責怪別人。也總是認為別人為什麼不明就裡，不能體諒我們呢？

「設身處地」是很容易懂的道理，實踐起來卻不容易。

但是，我們也不要因為這樣而沮喪，畢竟我們都是凡人，我們都有立即的情緒，只是當我們要採取行動前，是否可以再寬容地想一下，或許對方面臨人生的重大困境或抉擇。

### 「初念淺，轉念深。」

第一個念頭是對事件的情緒反應，通常較膚淺，也容易造成誤會；但一轉念，腦海裡會為對方找尋可能的理由。

如此，心情一寬，憤怒也就消失無蹤了，很多不必要的紛爭就不會發生。

嗯，以後我在紅綠燈下可得有一點點耐心，因為前一輛車的主人，可能正在經歷一齣驚濤駭浪的故事呢！

生命中總有挫折，但那不是盡頭，只是在提醒你：該轉彎了！



# 錢是你們的資源是大家的

Provided by Elena Ling

---

「需要吃多少，就點多少！錢是你自己的，但資源是全社會的，世界上有很多人還缺少資源，你們不能夠也沒有理由浪費！」——德國的一張罰單，值得台灣人深思

---

德國是個工業化程度很高的國家，說到賓士，BMW，西門子沒人不知道，世界上用於核子反應爐中最好的核心泵就是在德國的一個小鎮上產生的。

在這樣一個發達國家，人們的生活一定是紙醉金迷燈紅酒綠吧。去德國考察前，我們在描繪著、揣摩著這個國度。到達港口城市漢堡之時，我們習慣先去餐館，已在駐地的同事免不了要為我們接風洗塵。

走進餐館，我們一行穿過桌多人少的中餐館大廳，心裡犯疑惑：這樣冷清清的場面，飯店能開下去嗎？更可笑的是一對用餐情侶的桌子上，只擺有一個碟子，裡面只放著兩種菜，兩罐啤酒，如此簡單，是否影響他們的甜蜜聚會？如果是男士買單，是否太小氣，他不怕女友跑掉？

另外一桌是幾位白人老太太在悠閒地用餐，每道菜上桌後，服務生很快的幫她們分配好，然後就被她們吃光光了。

我們不再過多的注意她們，而是盼著自己的大餐快點上來。駐地的同事看到大家飢餓的樣子，就多點了些菜，大家也不推讓，大有「宰」駐地同事的意思。

餐館客人不多，上菜很快，我們的桌子很快被碟碗堆滿，看來，今天我們是這裡的大富豪了。狼吞虎嚥之後，想到後面還有活動，就不再戀酒菜，這一餐很快就結束了。結果還有三分之一沒有吃掉，剩在桌面上。

結完賬，個個剔著牙，歪歪扭扭地出了餐館大門。出門沒走幾步，餐館裡有人在叫我們。不知是怎麼回事：是否誰的東西忘記了？我們都好奇，回頭去看看。原來是那幾個白人老太太，在和飯店老闆噁哩呱啦說著什麼，好像是針對我們的。看到我

們都圍來了，老太太改說英文，我們就都能聽懂了，她在說我們剩的菜太多，太浪費了。我們覺得好笑，這老太太多管閒事！

「我們花錢吃飯買單，剩多少，關妳老太太什麼事？」同事阿桂當時站出來，想和老太太練練口語。聽到阿桂這樣一說，老太太更生氣了，為首的老太太立馬掏出手機，撥打著什麼電話。一會兒，一個穿制服的人開車來了，稱是社會保障機構的工作人員。問完情況後，這位工作人員居然拿出罰單，開出 50 馬克的罰款。這下我們都不吭氣了，阿桂的臉不知道扭到哪裡去了，也不敢再練口語了。

駐地的同事只好拿出 50 馬克，並一再說：「對不起！」這位工作人員收下馬克，鄭重地對我們說：「需要吃多少，就點多少！錢是你自己的，但資源是全社會的，世界上有很多人還缺少資源，你們不能夠也沒有理由浪費！」

我們臉都紅了。但我們在心裡卻都認同這句話。

這個富有的國家裡，人們還有這種意識。我們得好好反思：我們是個資源不是很豐富的國家，而且人口眾多，平時請客吃飯，剩下的總是很多，主人怕客人吃不好丟面子，擔心被客人看成小氣鬼，就點很多的菜，反正都有剩，你不會怪我不大方吧。

事實上，我們真的需要改變我們的一些習慣了，並且還要樹立「大社會」的意識，再也不能「窮大方」了。

那天，駐地的同事把罰單複印後，給每人一張做紀念，我們都願意接受並決心保存著。阿桂說，回去後，他會再複印一些送給別人，自己的一張就貼在家裡的牆壁上，以便時常提醒自己。

# 黑貓舞團

秀滿

今年 5 月，加台會的籌備小組要我和芳隆兄負責今年加台會晚會『台灣之夜』的節目。我開始傷腦筋，雖然我們可以安排青少年節目、獨唱、合唱、唸詩、講笑話等等，但我一直在想，要如何才能讓晚會有特色，有一個壓軸的好節目。想了又想，Ohio 分會在 Seattle Night 表演的『台灣人物誌』，給我一個 idea，也許我們也可以找幾首台灣民謠來編一組台灣組曲。

雖然我們的時間很緊迫，也沒有專業老師指導，但當我提出這個想法，就有好姊妹來幫忙。瑟玲、淵雅，分頭去找適當的舞曲。音樂找到了，淵雅姊就開始編舞，芝容姊也幫忙做隊形變換。瑟玲姊除了當起聯絡人，通知姊妹們來練舞，更忙著找布、裁剪、替大家做舞衣。練啊！練啊！這首歌想要多 4 拍，那首歌想要切短一些，就請我兒子 Austin 在電腦上幫忙剪接，一個團隊就這樣形成了。

這首台灣組曲，由 6 首歌剪接而成，包括原住民舞曲、安童哥、滿山春色、燒肉粽、採茶舞、和青春嶺，總共 14 分鐘。接下來的日子就是婆婆媽媽學跳舞，找到時間就練習，常常聽到姊妹們 1、2、1、2，唸唸有辭，又是講義，又是 CD、錄影帶的，只是也沒有太多時間可以練習了，7 月 21 日就要上台表演。

終於，台灣之夜壓軸的節目到了！大家戰戰兢兢，但跳的真得很精采，博得許多掌聲，連遠到的王定宇議員都誇獎說跳的很專業。

有句話說『曲終人散』，但我們現在是『曲終人不散』，姊妹們跳出興趣來，希望能繼續練舞。

幾經研商，我們就在北美洲婦女會 Toronto 分會下面成立舞蹈組，簡稱『黑貓舞團』，定期練習，希望讓一些愛跳舞運動的姊妹有個園地，也希望把我們純樸的台灣文化跳出來，更希望以後在台灣人的聚會，不要再有中國人來跳中國舞。

到目前為止，已有許多的團體邀請我們去表演，包括日本會館的亞洲文化節、台灣僑民服務中心的募款餐會、和青藤會的忘年會，也因此姊妹們更認真的練習。

我們知道北加州的姊妹有許多舞林高手，St. Louis 也有個水噹噹舞團，Louisiana 分會有白鷺鷥舞團，現在加上 Toronto 的黑貓就更熱鬧了。



人只有在挫折時、  
被人刁難、歧視、嘲諷時，  
才能「打醒自己」，  
如「當頭棒喝」而驚醒過來！  
這不啻也是人生中珍貴的禮物！

# 無憾

徐來

昨日有機會和朋友談到人對死後的感想。我們臺灣人稱死為「往生」，聖經裡有「睡著了」的字句，中國人稱「往西方極樂世界」或「回去了」，基督徒有時稱“Promotion to the glory”(晉升榮耀)，不管如何定名這個人生必經的現象，死亡，本身就是離開現今的世界，進入另一個不同的境界或狀況。其中有人就說，年紀漸長，就越來越能感受生命的無常，不知什麼時候會「回去」，接著又拋下一句，其實，世間一切都帶不回去的。祇要在臨終的那一刻，能夠「死而無憾」就很滿意了。這一句死而無憾，立刻引起眾人的沈思。有人要能遍嚐天下美筵，有人要能遊盡世界各地好山好水，也有人說，把每一天當作人生的最後一天。一天的終了，能夠自我檢討，在為人處事上是否對得起人，對得起上帝，也就是所謂的「無憾」了。

其實，我個人出國 30 多年來，從懵懂無知的小女孩到歷經人生滄桑的歐巴桑，每次報章雜誌對臺灣有什麼隻字片語的報導，我都非常注意，對政治懂得很有限，然而，近幾年來對臺灣的政治動態，

可以說是時刻密切注意。加州灣區的新聞看完之後，心中都寒涼悲戚，臺灣的人民、政府及領導者幾乎是天天在受辱，而且幾乎沒有另一個管道可以即時反制。我並不反對新聞媒體有它自己的立場，但像這樣，完全偏頗，扭曲的報導，不但矮化觀眾，也同時醜化自己新聞台的面貌……

讓我心中更痛的是，有那麼多土生土長的臺灣人竟然心甘情願、樂意當中共的打手，他們所主張、所抗議的路線居然都和中共所提倡，或所反對的相當一致。是執政黨偏差，無能了嗎？還是執政黨在羽翼未豐，卻又堅持執行改革政策時，去阻擋了既有利益者的財路和仕途？

這些都是以我一個家庭主婦的觀察的愚見，不知有沒有那種機制，我們小百姓能夠運用，把這些人行為的真正動機解析出來，那麼，就比較有平衡這類輿論的力量了。

如果臺灣的人民能過和平安樂的生活，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像我這個平凡的遊子也就死而無憾了。

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很健康的人生觀

得到一份圓滿的結果，就學到了怎樣更靠近幸福；

不是得到勝利，就學到避免失敗。

不是得到最終想要的結果，就是學到世事的不盡人意

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總要活到老學到老。



# 一本小冊子

米粒

隨手拿到一本『自由取閱』的小冊子，書名“*One World. One Heart*”作者 Susan Polis Schutz，書面與插圖是她的畫家先生 Stephen Schutz 所設計著作的，淡雅的霓虹彩色，精緻的冊子是 Free 的，真叫人難置信。

在序文裡作者就寫著『我們聽的都是一樣的聲音。我們看的都是同一天空。我們哭的都是同樣的淚。我們的感覺和感情都相同。但，恨、暴力、不容忍，使人們生活在困惑中，都沒有盡力的互相去了解。我們似乎都忘了，不管你是誰，是從那裡來，我們都有相同的基本需要，我們必須了解人的不同和慶幸所相同的。我們必須建造一個和平的世界，在那裡有愛和友情充滿我們的心，都以平等，尊重，同情和慈愛來引導我們的行為，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平安長壽生活於自己的選擇。

封面寫著『每個人都有相同的基本需要和情感，我們必須放開我們的差異而一起和平共處。』並註明『贈百萬此書到全世界各地是希望 Susan 的話能感動每個國家的人民的心和生命。在各不同的文化裡...將大家聯繫一起而相處於一個有愛和有希望的環境。為促進所有世人來了解和平(Peace)和容忍(Tolerance)，我們希望讀者能聽到作者的【希望的訊息(message of hope)】。』該書是用 80 磅的紙張印製的，目的是要此書能留傳到未來的後代也能享用。

Susan Polis Schutz，這名字很熟悉，在許多文書和賀卡裡有她的詩文，但這小冊子一拿到手就讓我很振撼，也讓我更了解她，體會她寫詩的情深與用心。作者的介紹說她成長在紐約 Peekskill 的小村莊，她七歲即開始寫詩作為她情緒的發抒與感情的表達。她畢業於 Rider 大學主修英文和生物並得該校的榮譽博士。她的丈夫 Stephen Schutz 是紐約人，從小即學習圖畫，喜愛音樂和藝術，他大學在

MIT 主修物理，並在 Princeton 拿到博士位。他們倆在 1969 年結婚後不久即搬住 Colorado，因喜歡日夜相廝不要因工作得分離，他們作了一年兩人的流浪旅遊，以他們的旅行車為家，橫跨各大小城市，沿路賣畫為生。也在他們那一年的旅行，他們發現各地方的人民對於愛、家庭和朋友都分享著相同的思想和感情，也因此蓄滿許多寫詩文的動力。

1972 年，他們出版第一本書【*Come Into the Mountains, Dear friend*】，以後陸續出了不少最暢銷的詩，其著名的有【*To My Daughter, with Love, on the Important Things in Life*】、【*To My Son with Love*】、和【*I Love You*】。他們夫妻倆人共同製作的賀卡有超出 350 million，分佈世界各國和各種不同的譯文。

Susan Schutz 的英文詩詞很簡單很優雅，題材為大自然和生活境遇，內容很通俗平易感性，深蘊靈性哲理，許多語句已被應用成名言。

此謹例舉第一篇原文來介紹：

## 【*One Moon One Sun One World One Heart*】

We need to feel more to understand others  
We need to love more to be loved back  
We need to cry more to cleanse ourselves  
We need to laugh more to enjoy ourselves  
We need to be honest and fair when interaction with people  
We need to establish a strong ethical basis as a way of life  
We need to see more than our own fantasies  
We need to hear more and listen to the needs of others  
We need to give more and take less



We need to share more and own less

We need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family  
as a backbone to stability

We need to look more and realize that we are not  
so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We need to create a world where we can trust  
one another

We need to create a world where we can all  
peacefully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此書是 2002 年由 Blue Mountain Arts, inc. 出版社出書的，可以上網 [www.sps.com](http://www.sps.com) 去讀全冊之詩文，也可打電話或 e-mail 等方式去索取。當然這也是他們的一種宣傳廣告，他們還有其他新書和精緻的賀卡和日曆出售，都是一些啓發靈性的詩話，是另種的心靈雞湯和福音，真願人人都能認識 Susan Schutz 的詩，享用她超脫的睿智遠見，接受她誠懇心切的呼喚：覺醒人性的愛，建設和平和希望的世界。

## 放鬆自己

蘭婷

我們常常告訴自己說很多事情我們必須作好，好像每一件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必須同時作很多件事。逼著自己同時要想完成很多事情，永遠有著很多事不作不行。”Gotta do it all “! 但仔細想一想我們真的需要作這麼多事情，需要全部在第一時間完成嗎？其實並不盡然。

如果沒有馬上做完，會有什麼嚴重個後果嗎？看來沒有吧！而捫心自問，我們真的在以發狂的速度完成每一件事，比較快樂嗎？也不見得吧。但由於很多人求好心切，卻天天鞭策自己，同時要作好好幾件事而弄得焦頭爛額的，天天累兮兮的。如果能力可及而自己也快樂爲之而不是爲作而作，是爲興趣而爲，則爲無可厚非。因爲你會因此感到快樂，你會感覺你的生活充實而愉快。適當的努力是健康的，是心情愉快的。如果成爲苦差事，造成身心疲憊，這時你該問問自己是否可以按重要性分類一下，重要的先做，不重要的暫時延後。如果重要的事還是太多，那麼就再審核一次，再刪掉一些或延後一些，直到你的身心可以快樂的承受爲止。

愛惜自己，尊重自己的私人空間及時間。每天都照計劃做一些自己愛做的事。享受一下清閒，忘却人世間的煩瑣細事，充充電，休息是爲了能走更遠的路。學習快樂的生活，自由自在的生活，有時也得給自己一些獎勵。或與朋友吃個溫馨的晚餐，或與家人坐下清談，把握每一個時刻，當然也得訓練自己有彈性，隨和，甚至隨遇而安。假如事事都得一板一眼的，不能更變，不能應變，那要隨時應空擋時間，偷空享受一下也挺難的。隨時隨地爭取利用時間，作時間的主人，多一些時間享受生命。不妨每年抽出時間度二、三次假、量力而爲以不負債出遊爲宗旨，不管遠近就是在住家附近的公園或是開車到鄉間野遊，找時間與家人享受清靜的一天半天的，或者是什麼也不做、作個精神進修，像聽聽音樂、唱唱歌、看看書、或到圖書館逛逛。只要能調劑身心，使自己覺得幸福高興，都是重要的事情。因它會使你精力充沛重新出發，更有效的完成一些重要的工作。

# 夏日恰意養病記

楊慈美

從去年到今年，相隔六個月，我兩次進醫院做大腳趾骨炎(bunions)手術。上次全身麻醉後醒來，恍若隔世，周遭的東西看來新鮮多了，真奇妙！當時想如果每天一覺醒來都有這樣的新鮮感該多好。

七月，這一次我要求醫生只做半身麻醉。從一開始到結束，我的腦子一直都是清醒的。起先腳還麻麻的，後來完全沒有知覺，只聽醫生、護士們七嘴八舌講一些專用術語。後來，好幾次又聽到機器切割的聲音，好不熱鬧。我真想開開醫生玩笑，別弄錯把我的腳指頭給割掉了！其實被這兒切，那兒割的，心中有點不是滋味。但是，心想再過幾個禮拜我就會開脫，雙腳可以自由自在的穿喜歡的鞋子，還可以擦紅指甲油 pali pali，秀秀十寸金蓮，也就放心的閉目養神，打一兩刻鐘的盹。似乎沒過多久，護士來拍拍我說手術好了。幾個護士一齊抬我上另一張床，只見醫生抬高我麻木的左腳（像一支大木頭）以免撞到床邊。隨後，那個麻醉醫生以開快車似的速度，沒幾秒就連跑帶跳，把我推經過兩條長廊到病人休息室。我雖然有點心驚，但也享受一下子高速度兜風的樂趣。所以，賞他一句 "Nice Ride"，他還得意回應 "I am a good driver"。噯！大概手術成功後有點得意忘形。

在休息室內有機會觀察各式各樣人物，一點也不會無聊。大多數病人手術都有家人陪伴。有一個年青人，一醒來和另一半有說有笑，要求要吃 lollipop。而像我一樣，單獨一人的，只有兩個。另一個單獨的中年婦人，一有意識就一直語音不清，嚷著要打電話給先生帶她回家。我呢？有時觀察他人，有時打盹，醒來就喝喝水，要蘋果汁，已經一整天沒吃東西了，是有點餓。有一次，護士看我睡得太沉，有點不尋常，怕有意外，硬把我叫醒。可是，我還得多等兩個多鐘頭，半身麻醉的藥效才

會完全化解。雖然半身麻醉等的時間較長，我還是覺得值得。藥物對身體，尤其對腦部還是有害無益吧！目送好多病人走了，醫院手術休息室就等我和另一人。不多久，等測試身體正常後才推我坐輪椅離開醫院。

一位林姊妹接我到她家住一星期，感受到朋友照顧的溫暖。去年我同樣受到楊家夫婦的悉心款待，真心感謝。這個月來有時朋友也帶我去野外、湖邊看風景，去朋友家聊天。也有幾位姊妹弟兄載我購物，有的帶來家裡後院種的蔬果。這個夏天雖然炎熱，但是心裡卻是很恰意開心，自己實在太幸福了，在此衷心感謝您們的慧心。此外，這些天來當然少不了開電腦，聽聽台灣的「大話新聞」和「頭家來開講」解悶。就在前些時候，因為自己太閒，走入附近北約克中心圖書館，看到一間歐式咖啡店，順便替一位新朋友探工作機會。也真巧，咖啡店正好要用人，試用後主雇皆滿意。而且，朋友工作非常賣力，一個禮拜後，就受到重任。這幾天，聽她興奮的講每天的點點滴滴，對我無聊的養病日子，平添樂趣。

那天，聽 NATWA 姊妹感嘆說，現在才瞭解沒有誰是多麼的重要。孩子大了，有他們自己的天地，先生也有自己的去處，不用妳煩心。沒有妳，家人一樣生活。世界也不會因為少了你就變的不一樣。但是，我覺得你的存在，卻可能是周遭朋友與家人的快樂和福氣，就像在我需要別人時，感受到朋友的溫暖。別人需要我時，何嘗不應真誠對待呢？其實，自己的世界只會跟著自己轉，只有認真的看待自己，認真生活。輕鬆的活著自己才會快樂，快樂的我就會有多餘的能量，何必和別人計較太多？也何不跟別人分享我一點點的能量。

# 祭文 — 給 Ricky

美碧

看你躺在那床白單子上呼吸急促，不時的抬起頭來，略長的身體後面包著我為你做的尿布，兩隻後腳小小的交叉著，平時媽媽最愛拿著你的小腳掌聞聞，今晚有讓你吃一顆安眠藥，只要是讓你熟睡不那麼的痛苦，剛才餵你吃藥，從你口中又咯一些血來，看得真痛心。當我眼睛看電視時也不時的溜你看你睡一下又抬頭呼吸一下，那不舒服的樣子看得我心碎。帶你到外面小便，你還會抬起腳來尿尿，然後帶你回來吃冰淇淋，看你那種狼吞虎嚥的樣子，真叫我不知如何是好，是判你死刑呢？還是再這樣拖下去，看你那麼痛苦，對我真是折磨。決定明天帶你去醫院回到佛祖的懷抱裡，6/7 下午，我在後院整理，把你放在草地上，那是你最後一次躺在後院草地上，約九點左右，抱著你繞著你往常走路一圈回來，你右眼居然也出血了，Ricky 再等一晚明天你的大日子將臨，我們家的 Ricky 將升天。6/8 今早一早醒來，叫爸爸帶你到外邊小便後，仍餵你吃新的一罐嬰兒肉罐頭，你吃了幾口就不吃了，剛才爸爸帶你到外邊草地上尿尿，也許臉痛你用前腳去抓臉，所以嘴角和前面兩隻手都是血，Ricky 呀！你怎麼得了這樣可怕的病，再怎麼照顧你，都沒希望，昨晚你右眼破了，到處都是你的血跡，一隻不到十磅的狗，到底是有多血可流呢？但你初很勇敢的到外面小便，不喜歡的拒吃，那止痛藥和睡藥都要先放在小盤子裡，讓它融化後，再用針筒打到你嘴裡，可憐的 Ricky 呀！你被病折磨得臉都變型了。時間是一分一秒的靠近，抱你到前後院看看，真的像心肝割裂，這一隻不到十磅的小動物竟讓我們全家有如此深的感情，剛才在後院我

抱你時，我感覺你心跳動很急促，也很大蹦蹦的跳動，這些時日來，我常抱你在家附近繞圈子，都沒有這種心跳的感覺，也許你也知道自己的大限已到，只是不會講話而已，爸爸要帶你去醫院，在車子裡大哭，媽媽已哭得頭痛欲裂，Ricky 你安心的去吧！我為你在脖子上掛一個佛祖的像，你就跟佛祖去吧！媽媽沒勇氣送你這一程，你安心的睡覺去天堂，如果有來生，找個好人家去出生，做一個幸福快樂的人，你今生和我們一家人的緣已了，我們將永遠的懷念你，你也保佑爸爸媽媽哥哥們健康平安！（寫於 2007 年 6 月 9 日晚上）



你能找到理由難過

也一定能找到快樂

懂得放心的人——找到輕鬆！

懂得遺忘的人——找到自由！

懂得關懷的人——找到朋友！

# 社尾莊園

楊遠薰

夏日的午後，我躺在搖椅上看書。矇矓中，看到一個小女孩跣著一雙小木屐，輕輕脆脆地穿過長廊，推開厚重的木門，走進院子。她繞過玉蘭樹下的石桌椅，走向芬芳撲鼻的桂花叢，再穿過數株高大的龍眼樹和芒果樹，一直朝綿延的圍牆走過去。

圍牆上佈滿尖銳的碎玻璃，只有一堆小土墩上有個缺口。女孩爬上土墩，蹣起腳尖，向外張望。牆外是泥土路，路外有小溪，小溪過去是田園和另一戶人家，四周一片寂靜。剎那間，響起一陣車鈴聲，一個小販踩著後座有個長方形木箱的腳踏車從路的那頭過來。小女孩興奮地揮揮手，小販在牆邊停下，高聲問：「要買冰嗎？枝仔冰兩角，紅豆冰五角。」

「要一枝紅豆冰。」女孩遞過掌心的銅板，從小販手裡接過冰棒，跳下土墩，一邊舔著紅豆冰，一邊心滿意足地朝房裡蹣回去。

這時醒來的我不禁以手矇著臉，努力想捕捉夢裡的情境。那是一段遙遠的往事，一個遁入塵埃的舊夢。我童年在大甲社尾外婆家的歲月，頓時回到眼前。回憶往事，帶來許多甜蜜，但隨後發覺人事已全非，不免十分傷感。

## 寂寞鄉居

我上小學的前兩年在外婆家度過。外婆住在大甲鎮外一個叫社尾的鄉間，有棟美麗的莊園。我們從前到社尾，必須先搭汽車或火車到大甲，然後坐三輪車走好長一段路，才會看到外婆家高高的圍牆。牆內是一個以外婆為主的世界。

外婆戴著圓圓的金邊眼鏡，常穿一襲寬鬆的旗

袍，沒有纏足。她待人見客，笑容可掬，但不笑時，帶著幾分威嚴。她的莊園庭院深深，遍植荔枝、龍眼、柚子、柿子、蓮霧和芒果等高大的果樹。前院裡有個大池塘，塘畔楊樹低垂。後院中有個活水池，池邊渠水潺潺，水清見底。

通常客人進了大門，穿過寬廣的前院，步經兩棵巨大的荔枝樹，會看到瓶柱裝飾的內牆。內牆外植有枇杷樹，從兩株枇杷樹中間的內門進去，是個方形的水泥院。穿過方院，步上兩層石階，即是我夢裡的長廊。

長廊舖著暗紅的磁磚，貫穿正屋。正屋中央是間拜公媽的大廳。大廳以西有間空著的房間，然後是阿舅阿妗的臥房和起居室。從他們的起居室跨過長廊，是西廂的房子。西廂裡有一間舖榻榻米的和室和一間西式傢俱擺設的大客廳。

正廳東邊也有一間客房，客房毗連阿公阿嬤的大臥房。從阿嬤臥房的門出去，是間平時當飯廳用的轉角廳。轉角廳有四個門，除了一個門通阿嬤的房間外，左邊的門通大廚房和側院，右邊的門通長廊，正面的門通東廂的房子。東廂的房間依次是宴客用的飯廳、女傭的房間、農具室和長工的房間。偌大的屋子裡住著阿公、阿嬤、阿舅、阿妗、娃娃表弟、女傭碧雲和一個不記得名字的長工等幾個人。我和阿公、阿嬤同房。他們的房間裡擺著兩張有帷幔的大眠床。我和阿嬤睡裡頭的床，一歲半的大表弟和阿公睡外頭的床。

阿嬤患有嚴重的哮喘病，每逢天冷，夜晚常咳嗽，咳得睡不著時，便起來喝熱茶。房裡有個煤炭爐，上面放支鋁茶壺，時時發出吱吱的響聲。我有



時一覺醒來，瞥見室內的燈亮著，用手撥開帳子，會看到阿嬤坐在茶几前沉思。偶而，她也像爸爸那樣，手挾著紙煙，口吐出白白的煙圈。

阿公有時也陪阿嬤喝茶、聊天。他身高體胖，經常笑呵呵，見了孩子，不是給糖，便是給糕餅。我起床後，總習慣地往阿公身上偎。他會拿起五斗櫃上的鐵餅干盒，掏出一塊太陽餅，放在碗裡，沖上熱呼呼的開水，讓我當早點吃。

阿公每天早上都騎腳踏車到鎮上去辦事，傍晚才回家。他的車一到圍牆邊，他便開始響車鈴，並且高聲喊著孩子們的名字，於是一家老少便趕到大門邊，迎接阿公的笑臉，也迎接他掛在車上大袋小袋的魚、肉、菜、日用品和糕餅。

英挺的阿舅來去像陣風，很少見到人。美麗的阿妗總是笑眯眯，但常躲在自己的房間裡。她房裡有個竹製的搖籃，裡面總有個白嫩嫩、幼迷迷的娃娃，早先是大表弟，隨後是二表弟。我常藉口看娃娃，去探阿妗的房。她會讓我進門去，並且給我一顆糖。

我常口裡含著糖，坐在搖籃前的矮凳上，手搖著搖籃，眼睛好奇地瀏覽著房內的一些漂亮的擺飾。記憶裡，她的五斗櫃上有兩大尊穿著層層白紗禮服的洋娃娃，高几上有個咬著煙斗的男孩石膏像。然後，等口裡的糖吃完，也該是我離去的時候。

白天裡，莊園時常很安靜。我最常膩的人其實是碧雲。她在廚房煮飯，我在灶邊看灶火；她逐個房間掃地，我在旁邊跳房子；她在池畔洗衣服，我在池裡洗手腳；她在側院紮柴草，我幫她搬東西。她有時大概嫌我煩，叫我自個兒玩，我只好前院後院地到處晃。

院子裡的果樹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常爬到荔枝或龍眼樹上，採著汁甜肉厚的荔枝、龍眼吃。蓮霧紅得令人垂涎，但樹上有許多毛蟲，被毛蟲爬過的滋味實在難消受。芒果樹太高，我只能耐心地等待芒果變黃，被風打落，再撿來吃。

我每天能在樹上打發大半天。有時啥事也沒做，只是坐在樹幹上，晃著兩條小腿，看樹、看雲、

看天空。等什麼都看膩了，便溜下樹，走到後院的池邊玩水，或沿著水溝，走到鴨寮，看著母鴨帶小鴨划水。

午飯後，阿嬤會帶我和大表弟到和室睡午覺。阿嬤常躺在靠窗的地方看書，表弟在榻榻米上爬來爬去。我若和阿嬤說話，她便要我安靜，說要講故事給我聽。可是她講的故事，我一個也不記得。後來聽媽媽說，阿嬤喜歡讀漢書，當年講的可能是三國演義裡的關公與孔明的故事，對我來說是天書。午覺醒來，便是到牆邊買冰的時刻。我耐性地站在土墩上等候，有時沒等多久，就等到賣冰的人。有時等了很久，也沒見到小販，只好失望地下了土墩，回房找阿嬤去。阿嬤房裡有兩支大冰筒，纏著她，她會掏出裡頭的碎冰，拌著沙糖，給我解饞。

夏日的午後，豔陽高照，熱得沒法到外頭玩，只好到西廂的客廳閒晃。客廳裡有兩張神奇的長沙發。一張只有靠背，沒有扶手，躺起來很舒服；另一張會奇妙地變成一張彈簧床，台北的三姨和姨丈回來時，總睡那裡。許多年後，我到了美國，才知道原來前一張沙發叫 Day bed，後一張沙發叫 Sleeper。

那客廳的正門朝著方院，側門朝著院落。院裡老樹婆娑，南風陣陣吹來，夾著樹葉沙沙的聲響，也帶著幾許夏日的慵懶。

住在鄉間，實有說不出的寂寞。偶有訪客，便覺興奮。那時比較常來的客人是一位叫飄仔的表舅。他每次都摸著我的頭，問我幾歲？後來我聽說他在家寫小說，沒出去吃頭路。他是我所知道的第一個寫小說的人。

三姨全家回來時，是阿嬤家的大事。他們一行人包括三姨、姨丈、表哥、表姐、兩個表妹、一個女傭，還加上襁褓中的堯表弟，整整坐滿三、四輛三輪車。待車隊一到，整個莊園便充滿了話聲、笑聲與人聲。

我怯生生地躲在人後窺看，見表姐妹們穿著美麗的洋裝和皮鞋、白襪，不禁低頭看自己的小木屐和腳丫子，覺得很難為情。

記得那時聽得阿嬤喊：「阿婉，阿婉，快來看，阿玲漂亮得像美國娃娃。」阿玲是我的大表妹，有張圓圓的臉、小小的嘴和一雙大大的眼睛，燙著一頭捲捲的短髮，穿著泡泡的螺絲小洋裝。即使許年後，我都還記得她小時候的美麗模樣。

過完那年夏天，我隨著爸媽回雲林，不久上小學，開始過著陌生的學校團體生活。許多年後，我慢慢學會與人相處的藝術，也喜歡大夥人相聚的熱鬧，但或許是幼時獨自玩慣了，我有時還是喜歡獨處。我常常一個人種花、漫步、遐思、看山、看雲、看書、寫作，都覺怡然自得，只是每一想起社尾的生活，那股淡淡的、如游絲般的寂寞竟至今還記得。

### 莊園的故事

住社尾莊園的人，大概除了阿嬤外，都感到寂寞。阿嬤不會寂寞，因為她有丈夫、兒子、媳婦和孫子圍繞身邊，還有房子、田產、花木和書本與她作陪。事實上，她的一生都在鄉間的莊園度過。我稍大後，從母親口中，知道阿嬤來自大甲鐵鋸山上的望族，在深宅大院中長大。她因為在同輩中居長，大家都稱她「阿姐仔」，從小聰慧識字又善女紅，族裡女輩若有什麼事，都找她商量。阿嬤年輕時，嫁了一個門當戶對的丈夫，兩人感情不錯。但不幸婚後不久，她的丈夫即患肺癆去世，沒留子嗣，倒留給她一些田產。她後來招贅阿公，生了三女一男，興蓋了社尾的房子，維持體面的格局，同時也與娘家及前夫家都保持密切的來往。

外公來自一個莊稼家庭，生性樂觀外向，為人慷慨熱忱，喜歡到台北做生意。據大姨說，她在靜修女中讀書時，那時在台北的阿公每星期日都到學校接她，帶她到飯店或酒家與阿公的朋友們一起吃喝。吃畢大餐，再帶她到著名的日本糕餅店，買一大堆糕餅讓她帶回去與朋友分享，寢室裡的同學個個羨慕她，那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

母親則說，阿公有一年從台北帶回一件黑色毛呢長大衣，穿在阿嬤身上，合身又高雅。後來每年冬天，阿嬤都穿那件長大衣出門，無論走在街上或

拜會親友，都贏得許多讚賞。

阿嬤有時也會走出圍牆，探望外面的世界。她若跟著拖鞋，便是帶我和表弟到牆外水阿伯家聊天。她若穿著整齊，便是要坐三輪車到鎮上或鐵鋸山上拜訪親戚。我小時候很喜歡坐三輪車，每看次到阿嬤穿上外出的旗袍和皮鞋，就很高興，因為不久便會有一部三輪車停在大門口，然後載著我和阿嬤走在鄉間的泥土道上。

記憶裡，阿嬤坐在車裡，總是腰背挺直、兩腿併攏。我通常隨意地偎在阿嬤身邊，望著三輪車彎彎延延地經過一個村莊和許多田園，然後在顛顛晃晃的路上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阿嬤作客，都受到殷勤的款待。通常人家奉茶切瓜果外，還會給我幾顆糖，要我乖乖坐一旁。我能到處走動，但不能亂跑，最好也不要打擾她們的談話。鐵鋸山上的房子很大，房間很多，還有個花園。一些長輩女性們常和阿嬤親密地握著手，不停地講著話。後來我才知道她們談的不外是各房的狀況，並且夾雜著一些如朝代換了、土地被徵收、生活大不如前等的感嘆。

日治時代，大甲鐵鋸山上的許家是個大地主，生活優渥。深宅大院裡住著五大房，子弟多人都到日本留學。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在二二八大屠殺的隔年實施土地政策，強徵人民田產，地主束手就縛。

許家田產被徵收後，年輕一輩紛紛到城市謀生，山上祖宅逐漸空出，剩下一些老少婦孺。我的阿妗就是其中的一個。她不知是第幾房的小孩，只知她的父母在戰後肺結核流行時，相繼染病去世。年少失怙的她在山上由伯母孀孀互相照顧長大，而在荳蔻年華時，傾慕著在台北唸大學的表哥。

我的阿舅是阿嬤連生三個女兒後才獲得的寶貝兒子，長得眼大鼻挺，儀容俊秀。他活潑外向，書又唸得好，可說集全家寵愛於一身。他就讀台大政治系時，有次隨阿嬤回鐵鋸山玩，見自小看著長大的表妹不知何時竟已出落得亭亭玉立，便開始追求。兩人戀情迅速日升，終於在阿舅大學畢業後論

及婚嫁。

從儀表看，男女頗為登對，然因是表兄妹，阿公十分反對。最後由阿嬤作主，敲定這門婚事，鐵釘山上的伯母嬸嬸們就歡歡喜喜地為阿姪辦嫁粧，送她出閣。

阿姪入門不到一年，便一舉得男，給人丁單薄的社尾莊園增添無限喜氣。娃娃長得白淨漂亮，人見人喜，阿公疼之入骨，只要在家，便抱在懷裡，稱他是世界上最緣投的「黑狗囡仔」。

阿舅服完兵役後，在鎮上的中學教書。隔年，阿姪又生了一個男孩。那是我住社尾的時光，也是阿姪生命中的璀璨期。她的梳妝台前有一塊白色的瓷盤，盤裡是她穿著船領洋裝、笑臉盈盈的彩色照片。書桌上還一張她與阿舅的合照。照片裡，俊挺的阿舅坐在書桌前，眼神炯炯地望前方，嬌美的她依偎在身旁，嘴角眼角漾著笑意。

阿嬤那時還擁有幾甲保留地，雇了一個長工做田裡的活。女傭碧雲一直是家裡的好幫手，從十幾歲開始住阿嬤家，直到出閣才離開。向來勤快的阿公管理田產十分認真。在他們辛勤持家下，莊園始終窗明几淨，院落裡亦打掃得乾乾淨淨，玉蘭樹經常開滿香氣襲人的花朵，荔枝樹亦年年結出串串鮮紅欲滴的果實。往後數年，社尾莊園確實帶給我們許多歡樂的記憶。

## 歡樂歲月

我唸小學時，媽媽的姐妹們每年都相約回社尾兩次。一次在大年初二，另一次在暑假期間。每次大夥人都歡喜相聚五、六天，成了我們最企盼的假期。

當時四個家庭聚在一起，一共有二十個小孩。孩子們中，年紀大一點的比較文靜，小一點的還在父母身邊，最吵的就是中間年齡相仿的這一群。我們常常結夥從屋裡追逐到屋外，笑聲、叫聲、夾雜著跑步聲，簡直鬧翻天。

我的二哥尤其是出名的調皮王。他到阿嬤家沒幾個小時，便把阿嬤密藏的寶貝如染髮劑之類的東

西找出來，抹得一地黑烏烏，氣得阿嬤直搖頭。

有一次，二哥爬上前院巨大的荔枝樹梢，攀著枝樞晃呀晃，晃得阿嬤心驚膽跳，忙叫阿舅喊他下來。阿舅站在樹底下，仰頭命令二哥下來。不服權威的二哥說，他寧可在樹梢被晒死，也不願就範。兩人僵持到屋裡的大人全都出來看。盛暑天，白花花的太陽晒得大家眼睛睜不開，額頭直冒汗，最後決定「讓這個囡仔晒死」。等看戲的一個個散去，演戲的也悄悄地爬下樹，結束一場鬧劇。這個故事後來不知被傳述多少回，二哥因此成了孩子們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

夏季裡，屋後的活水池成了孩子們嘻戲的聖地。那水池的水深及腰胸，清澈潔涼，池邊植有高大的龍眼樹遮蔭。我們常在下午天，成群穿著小短褲，跳進池裡打水戰，嘩啦啦的水花噴濺四周，歡笑聲響徹整個莊園。

我們也常玩捉迷藏的遊戲，不過院落太大，輪到小的孩子做鬼，常常跑得氣喘吁吁，也抓不到人。黃昏天，我們結伴走到圍牆外的水田抓青蛙。常常青蛙沒抓著，變成大家在田埂上互相追跑。有時不慎跌落水田，栽得一身泥，惹得大家笑哈哈，回去後還得到池邊，先沖洗乾淨再進屋。

過年時，大家吃畢豐盛的團圓飯，便聚集在西廂的客廳玩紙牌。大人們玩十三點，一個籌碼一塊錢；小孩偎在父母身旁，緊張地望著自家的輸贏。每次莊家一掀牌，便掀起鬨然的叫喊聲。贏的誇張地笑呵呵，輸的蹙眉又嘆氣。

眾人裡，話聲笑聲最響的便是阿舅。他神采飛揚，耀眼得令人注目。那時剛當選鎮長的他前途如旭日東昇，家裡時常有人送禮。他臥房旁的起居室裡有個柚木的櫥櫃，櫃裡擺滿各式各樣的罐頭，櫃旁的書桌上則堆疊著一盒又一盒的餅干盒。

那間起居室是我從前感到好奇卻又找不到理由進去的房間，如今託表兄姐的福，不但可以進去瞧瞧，還可以大大方方地坐在高背的沙發椅上，圍著圓桌，大玩撲克牌。

台北來的表哥和表弟常把櫥櫃裡的罐頭拿出

來端詳，若看到牛肉、栗子或櫻桃罐頭，便興奮地拿去問阿姪：「能不能開來讓大家吃？」

罐頭開了，在場的人有獎，雖然僅嚐一、兩口，卻覺十分滿足。那鮮紅的櫻桃與甜甜的栗子常令我回味，牛肉卻嚐不出滋味。我畢竟在鄉間長大，見聞遠不及台北的表兄姐們多。譬如喝汽水，我只懂得瓶子裡有一顆玻璃珠的那種，根本不懂什麼是美國蘋果西打。我吃糖果，只吃甘仔糖或牛奶糖，不知道什麼叫做巧克力。我常常靜靜地聽表兄弟姐妹們的談話，揣測著他們所說的如兒童樂園或動物園是什麼樣的地方。台北的一切常令我好奇，我心想：我長大後，也要到台北。

大夥人團聚時，最辛苦的是阿姪與碧雲。她倆得一早起床即下廚，幾乎整天都在大廚房裡清洗、切煮，張羅三餐。當時的三餐不僅要豐盛，還要精美。過年時節，我若到廚房探探頭，常被阿姪差遣幫忙烤烏魚仔。她要我坐在一個小爐邊的一張矮凳上，拿著一枝生大蒜，沾著醬油、糖與酒，慢慢地在烏魚仔上刷來刷去。每隔一陣，便翻烤一次，爐火裡不時迸出糖、酒的碳香。成年後，我後來每次吃烏魚仔，便不由想起從前在社尾大廚房裡燒烤烏魚仔的經驗。

阿姪在我唸小學時，又連生了兩個孩子，老么是她盼望已久的千金。老三、老四和阿公的生日非常接近。大概是阿舅當鎮長的第二年夏天，阿公七十大壽，家裡大開筵席，同時兼作老三和老四的週歲與滿月。水泥方院裡，擺滿了一桌桌的酒席，阿公、阿姪和阿舅熱絡地招呼客人，逐桌敬酒，美麗的阿姪抱著白淨的娃娃尾隨在後，那該是社尾莊園的黃金時期。

阿姪一直希望能住到鎮上去。鄉居生活不但寂寞，買東西也不方便，而且表弟們逐漸到了就學的年齡，若要上學，得走長遠的路。但更重要的是阿舅從政後，酬酢頻繁，天天夜歸，有時甚至讓阿姪獨守空閨。但阿姪的願望在阿姪在世時，始終沒有實現，因為阿姪離不開莊園。

我唸小學五年級時，外公不幸罹患癌症去世。

他生前豪放熱情，贏得眾人愛戴，死後令人深深懷念。當時，政府正開始提拔極少數的台籍青年，阿舅的家世與條件使他十分符合所謂的「青年才俊」，政治前景非常看好，因此阿公的告別式上掛滿了各界人士的題字與輓聯，前來弔唁的人很多，送葬的隊伍很長，葬禮極盡哀榮。

阿姪素來體弱，在老伴走後，更顯單薄。一年後，她竟因心臟病發驟然離世。阿姪去世後不久，碧雲離去，阿姪便帶著孩子們搬進鎮上的鎮長官邸。阿舅將社尾莊園出租，從此，莊園的一切遁入每個人的腦海深處。

## 深閨怨婦

阿姪在阿姪在世時，一直是個戰戰兢兢的好媳婦。她或許以為公婆離去後，她可以獨當一面，過著自主的生活，不料往後的日子非但不如預期理想，反而益加抑鬱。

原來公婆雖嚴，畢竟袒護她，阿舅不敢胡來。他們相繼去世後，阿舅便如脫韁的野馬，不但夜夜不歸，並且在外面公然養小老婆，讓阿姪連顏面都罩不住。

阿舅的如夫人來自風塵，本是酒國名后，深具交際手腕。她為阿舅連續生了兩個兒子後，對外便以鎮長夫人自居，有時為逞意氣，甚至直搗鎮長公館，與阿姪來番肉搏戰，弄得阿舅聲譽也不佳。我唸中學期間，每年暑假都獨自搭車到大甲，在阿姪那裡小住幾天，曾見過幾次阿舅。每次都見他眼戴墨鏡，足蹬涼鞋，神氣地開著吉普車，「嘍！嘍！嘍！」地直駛到屋簷下，然後進屋，一手半插著褲袋，另手隨意指點家中一、兩個男孩上車。他載他們兜風去，一、兩個小時後，送孩子回來後即揚長而去，算是盡當了父親的責任。

阿舅有其個人魅力，身邊不乏迎合的人。他與其投緣者談笑風生，對不感興趣者漠然視之。他惟一的女兒長得十分秀氣，卻與阿姪一樣，得不到他的歡心，因此也不曾見他帶她出去過。阿姪的鎮長夫人當得有名無實。她每天除了出去買



菜、辦事外，經常守著孩子、守著家。鎮上的人都知道她的丈夫有外遇，而且外室權勢大於她，但因為她氣質文雅、待人和氣，大家都對她十分禮遇。那些年，阿姪常有夜晚失眠、精神不好、食慾不振等問題，然去看醫生，又檢查不出毛病。母親責怪阿舅生活荒唐之餘，也覺得阿姪軟弱。如今想來，當年阿姪可能得了當時不為大家所熟悉的憂鬱症。阿舅壯志凌雲，蟬聯兩任屆鎮長後，志在問鼎百里侯。他積極佈署，雄心勃勃地爭取國民黨的縣長提名。孰料名單一發表，中選的人不是他，使他自雲端中重重地跌下來。

由於稍早送往打通各路關卡的錢財悉數泡湯，仕途一受挫，他旋即面臨財務的危機。為解紓財困，他不得不賣掉社尾莊園和一切田產。等窘態畢露後，過去圍在身邊的人頓作鳥獸散，使得一向平步青雲的他痛心疾首，大罵世態炎涼，現實人情紙一張。隨後，他帶著小家庭前往台中居住；在與父親合夥經營了幾年工廠後，更隻身遠赴南非開拓新天地。

阿姪在阿舅得意時，沒有得到應有的尊榮；在他失意時，更需面對柴米油鹽的現實問題。她無老家可回，又必須遷出鎮長官邸，因此往後許多年，賃屋而居，成了道地的無殼族。阿舅幫她在水廠謀到一份雇員工作後，即不再照顧她的生活。阿姪靠著一份微薄的薪水，獨力撫養四個孩子，爾後通過資格考試，成為正式的公務員，然後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購得一棟國民住宅，真正擁有自己的一片天。阿舅後來的發展也頗富戲劇性。他在南非賺了一些錢，悉數匯給如夫人，準備日後回台，東山再起。孰料如夫人棋高一著，累積足夠私蓄後，另結新歡。阿舅聽到風聲，自異國火速趕回，待明白真相後，哭得涕泗縱橫。傷心欲絕的他於是洋洋灑灑地寫了一封敬告諸親友的信，指控那女人是如何地無情無義，然後鄭重宣告從此兩人恩斷情絕。

隨後不出兩個月，他旋風般地與他的女秘書正式同居。那女秘書年紀小他一輩，為他與丈夫離異，帶著稚子與他遠走天涯，心甘情願地當他的

妾，顯示年逾不惑的阿舅對異性仍有相當大的魅力。

我在台北工作那些年，幾度在親族婚宴場合見到阿姪，每次都訝異地見她看來比實際年齡年輕，臉上依舊帶著一抹熟悉又甜美的笑容，彷彿多年的滄桑不在她身上留下一絲痕跡。我嘆息這樣的一個女人竟然得不到丈夫的愛，另一方面也覺得她苦苦等待浪蕩的丈夫回頭，實在情癡。我因此對她說：「妳為什麼不離婚？起碼拿筆贍養費，過點寬裕的日子。」

她卻淡淡地回答：「我就是離婚，也拿不到任何贍養費。這麼多年來，我心裡明白，那個人無論有錢沒錢，都只顧自己，不會給我一毛錢。我為什麼要離婚？」

事實上，她比我想像的要堅強。中年以後的阿姪接觸基督信仰，成為主的子女。紅塵滾滾，世間不乏負心人與薄倖事。上帝憐憫悲苦的人，阿姪信主，從而得到真愛與平安，也是福份。

## 往事如前塵

我後來到美國，繼續在人生道上奔跑，童年往事一直擱置在記憶深處。

這些年，親近的長輩人陸續凋零，與家人團聚時，談及親友近況，頗覺世事多變化，常有種說不出的傷感。父親亦不幸在兩年前辭世。送別父親的那日下午，我與久違的薇表姐和堯表弟敘舊，發覺大家都很懷念從前在社尾的時光。

「小時候只要聽到要回阿嬤家，便開始興奮。」堯表弟說：「從準備行李、搭火車、搭三輪車，都高興得不得了。一到阿嬤家，更是有吃有玩、奔跑叫喊，就像放出鳥籠的鳥，逍遙舒暢。」

「妳可知道社尾老厝已被列為古蹟，供人參觀。」薇表姐說：「我回去過兩次。可能有些部分已經倒塌拆除，我覺得房子變得很小，庭園也不似從前的樣子，睹物思情，竟有說不出的難過。」

「妳能用車載我去繞一下嗎？」我央求說。表姐沉吟了一下，道：「台灣人忌諱喪事。妳在守

喪期間，不便出入別人家。下次回台灣，我再載妳去。」

「阿姪好嗎？妳最近有沒見過她？」想起老厝，不禁想起那深閨裡的女人。

「去年見過。」表姐說：「她一向體弱，多年前動過脊椎骨手術，行動不很方便，雇個外勞照顧。她的子女都對她不錯，近的常去探望，遠在美國的也會電話請安。阿舅早自南非回來，和女友住在台北。我們去年在台中有個親族聚會，也請了阿舅與阿姪。阿舅一如往常，高談闊論，談得熱了，脫下毛衣，扔給阿姪，叫她看著。等餐會結束，他獨自走了，留下抱著毛衣的阿姪還坐在那裡。」

這故事聽來如此熟悉，好似他們的人生就是這般一再流轉。仔細想來，阿舅若官場繼續得意，縱使討個老二、老三，社會也能接納。阿姪不過是眾多早早失去丈夫歡心的女人之一，若在從前，大概長期茹素、伴隨木魚過一生；換了現代女性，或許早早離婚，面對殘缺人生，自求多福。

我憐惜阿姪，是因為她是我幼年時的美麗幻影、少年時的親切朋友、以及成年後一種對弱勢女性的同情。

家父過世後，母親度過一段困難的適應期，逐漸恢復康健。今夏，她到美國和我小住。有次，我們和朋友一起到馬里蘭州南部的濱海鄉間度假，順道參觀當地的一處頗具歷史的莊園。

那莊園裡有考究的建築、寬廣的院落、美麗的花園，還有婆娑老樹和一大片種植果蔬及飼養牛羊的地方。大致參觀結束後，我們走在後院時，我翻譯著導遊所說該家族出過當地市長之類的故事給母親聽，然後環顧四周，突然有感而發地說：「媽，您看，您們社尾的房子像不像是一個小型的莊園？」

母親半晌沒有回答。我不禁回頭，驀然看到一張沉思的臉和一對傷感的眼神。母親佇立一棵老樹旁，眼睛茫茫望向前方。前方是老宅的一角和一棵枝樞繁茂的老樹，樹下有石桌和石椅。周遭一片寂靜，海風陣陣吹來，夾雜著樹葉沙沙聲響，空氣中帶著幾許我童年熟悉的那股淡淡的寂寞。

那風還是沙沙地吹著，吹起落葉與塵埃。我催促母親說：「快走，我們得回家。」事實上，我多麼想對她說：「往事如前塵，姑且隨風去，莫回首，莫留連。」

有一種朋友，需要天天見面，事事關心

或許常常有摩擦——

只為“圓融相處”讓自己缺口被對方添滿

更適合“膩”在一起，

這種朋友叫“依賴”

另一種朋友

浪長一段時間見一面，象周期性的拋物線

今年談去年見面的情景，

或者年年談第一次交叉線的悸動，

百談不厭

衝突？——從來沒有存在過

思念？——卻習慣性的出現在某個季節

這種朋友叫“慣性”



也有朋友很少見面，只靠默契靈通——第六感

總給對方需要的感動，甚至心動

期待每一次的心電交流

哪怕只有 E-mail，問候的話

都能讓人興奮不已……

這類朋友是“緣定”

# 烏干達醫療服務記

鍾令儀

這真是個忙昏頭的週末：參加醫師資格考試第二關，「爬」過了將近四百個選擇題的終點線，回到宿舍，把這一輩子的家當，裝箱儲藏，把今後兩個月的基本生活用品裝袋，一通通電話，打給過去一年疏於聯繫的好友，清理空房內掃不完的灰塵，訂購三個月後到尼加拉瓜的機票，(在烏干達八個禮拜後，要到尼加拉瓜作五個月的醫療服務)，五分鐘後，跳上往機場的車，二十小時後，終於來到非洲，烏干達！

我們四位愛因斯坦醫學院的學生，念完三年後，決定延後一年畢業。在老師(傑利)派西歐尼醫師帶領下，來到烏干達西南角的一個小鄉村：基索洛。頭三個禮拜，在一家醫院幫忙，後五個禮拜，則投入社區醫療服務。其他三位夥伴是：艾美卡(我在愛因斯坦的室友，也是在烏干達的室友)及兩位男同學泰德與查維。派西歐尼教授(我們都叫他傑利醫師)負責指導我們及當地的醫學院學生。儘管他經常只靠咖啡提神，甚至很晚才用餐，他卻好像有不完的精力。在沒有愛克斯光、沒有掃瞄、沒有各種檢驗，一切資源匱乏的狀況下，他實在是個最了不起的老師與醫生。

我們在安特比下機後，擠進一輛小吉普車，載著所有行李、醫療用品，一路搖晃顛簸過滿是大小洞的山路，來到基索洛。路上也遇到一些滿身塵土、打著赤腳的小孩，身穿美國圖案的衣服(居然還有肯達基大學的「野貓」，讓我這在肯達基長大的感到特別親切)。他們喊著「唔中古(白人)！你好嗎？給我錢！」

## 一天的挑戰

抵達基索洛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開始工

作，在病人及家屬的注目下走進醫院。這些家屬，大半在醫院的院子裏露宿，院子裏擠滿了帳篷、鍋碗瓢盆、草蓆、晾曬的衣物。整個醫院共有兩百五十個床位，分為男區、女區、婦科、小兒科、牙科、精神科、眼科等，還有病人進進出出的診所，都屬於這醫院。另外還有一個很小很小的化驗室(只能做一些基本的血液分析、細胞分析)。儘管有這麼多科、這麼多病房，還有診所，整個醫院就只有四位醫師、五位護士，這幾位醫師幾乎是全能的，除了看病外，手術、接生、樣樣都來。

所謂病房，是一個房間，擺二十七張担架般、大半生鏽的病床。此外，床位不夠，就在地上鋪草蓆。醫生要檢查病人下體或肛門時，就用一個又破又舊的屏風，象徵性的隔著。疲憊無神、面無表情的病人，眼睛盯著我們跑上跑下。發燒、流汗、兩眼發黃、傷口發炎，還有難聞的惡臭，不用說，他們確是缺乏照顧。

第一天工作，就充滿挑戰。整個男病房，就只有一位護士。她把一堆病歷表，交給我與泰德，還有零零碎碎的紙條，有些還是匆忙中寫在衛生紙上，難以讀懂。泰德跟我，互望一眼，不說一句話，我們都在想，有可能在一天內整理出個頭緒嗎？在美國時，我們經常抱怨支援不夠、管理不周。來到這，什麼怨言都沒了。在這裏，人員、藥物都缺乏，卻有這麼多急需照顧的病人。我發現這裡的護士，也有生存之道：我們能做的就這麼多，急也沒用—所以不用急。

泰德跟我，卻投入一個從來沒這麼急過的狀況。一個人先負責十位病人，再加上新進來的病人也不少。有幾個瘡疾病患，發燒得厲害。一位十七歲的年輕人，神智不清躺在床上，褲子浸在屎尿

中，他已經住院十六天了，初步診斷是肺結核，影響到脊椎了，右邊屁股又莫名其妙疼痛。在女病房的兩位同學，也為個各式各樣的病人傷腦筋，肺病、愛滋病末期、心臟衰竭等等。太多太多的病人，太多太多的故事。

我們的「一天」大致是這樣的：早上巡房，第一件事，是看看病人是否還在呼吸(我可一點也不誇張)，看看那個病人最急須吃藥。問題是，醫院裡的藥經常缺貨，護士也沒時間去填訂單。一位二十四歲的男病患肚子脹得超大，初步診斷是裝滿了蛔蟲。一位十七歲的男孩，七天前剛做好皮膚移植，整個右腿三級灼傷。一位老人得了敗血症，又因肺炎發高燒，已經六小時沒打點滴、沒服藥，泰德想替他找抗生素，卻遍找不著值班護士。另一位三十四歲的病人，兩隻大眼深凹，又乾又瘦的骨架，左大腿的腫瘤正在流血，咳嗽也咳出血來，他有氣無力的說，他已經兩天無法進食。蒼蠅比我們還忙，它們從這病患飛過那病患，從這傷口飛到那傷口……

一位七十來歲的老人，跌跌撞撞進來醫院，一手摀著胸口，一手上下揮舞。辦入院時，護士判他是瘡疾，我想這不太可能。量血壓，六十，還好，呼吸急促。透過翻譯問他，今天入院的嗎？全身疼痛嗎？這位乾瘦的老人呻吟地說，快給我打針，胸口痛、肩膀、脖子、背兩邊都痛，從昨天起，胸痛超過十八小時，沒停過。還不錯，醫院還有儀器作心電圖，是個俄製的老儀器，聽說救過不少人。問題是，不知道擺到那裏去了。花了一番功夫，終於在手術房的一個角落找到它。沒說明書，也沒標籤，只好亂按，終於吐出來一張皺巴巴的紙。不過大有幫忙，這就是老人的心電圖，就像教科書教我們的，老人得了嚴重心臟病。問題是，什麼藥都缺，傑利醫師先給他阿斯匹靈，讓他躺下、放鬆、深呼吸：

我們也終於鬆了一口氣，已經下午五點了，還沒吃午餐呢。剛坐下來，且慢，「教授！」有人來把傑利醫師拉去，我們也跟著衝回病房。急診！一

個年青小伙子，滿嘴流血呼喊著痛，一根很搶眼、大約六公分的鐵片，插在他右邊肋骨下方，到底發生什麼事？問了半天沒回答，原來他完全不懂英語，終於找來一個會英語的。他騎腳踏車，衝得太快，撞上一輛車，反彈回來，正好掉在翻覆的腳踏車上，他勉強起身，上了腳踏車，踩沒兩下，就痛苦倒地。急診的各項基本步驟，都查不出大毛病，呼吸道正常，也沒任何動脈破裂。當傑利醫師忙著檢查病患，我卻在做白日夢，回到美國的醫院。這種急診案例，必須進行掃描或超音波，要給他上頸套、人工呼吸器，這個、那個。就在這時我們擅長「望聞問切」的傑利醫師作出診斷：嚴重內出血，立刻送大醫院。後來傳回消息，傑利醫師的診斷完全正確。

天黑了，從醫院遠望的火山也朦朧了。護士站唯一的日光燈，一閃一閃的。翻譯回家了，泰德也先回去休息。夜班護士還沒來，大約三十分鐘的空檔(好長的三十分鐘)，就只我一人。我再巡房一次，可不希望有病人隔個夜就往生。就在我們忙著急救時，也有好幾位新病人進來。如果我要在天亮前回去休息的話，實在不可能把他們的病歷一一看完。

一張衛生紙上寫著：燒傷、傷口膿血。也不知道這病人進來多久了。藉手電筒的光，我摸到十六號病床。一個小男孩，左腳纏著雜亂而且髒兮兮的布條。他向我微笑打招呼：「唔中古」，至少讓我暫時放了心，孩子的一張笑臉，就是個好預兆。從布條縫隙中，可以看到結疤，也看到膿水。

從他不甚靈光的英語，我了解個大概。一年前，他家房子燒了，他一直沒看醫生，自己療養。先替他訂抗生素，明天再處理。下一位新病人，兩眼通紅，酒氣濃重，呼吸急促，又顯得非常痛苦。他不懂英語，診斷時還時而睡去。到底我該怎麼處理？我的心，就像那一閃一閃的日光燈，愈來愈沉黯。還好，鄰床的一位十三歲小男孩及時救援，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刻。這男孩(他後來天天跟我借筆)無法走路，一輩子都無法走路，兩隻腳都患骨髓



炎，右邊屁股又先天性缺陷，但他很聰明，英文相當不錯。在小男孩及附近病人及家屬的幫忙下(他們幫我吼醒這位醉漢)，我終於弄懂了，他右邊肋骨的刺痛，是被他太太用石塊砸的，顯然是一場「惡鬥」，折了肋骨。

終於回到護士站，想把病歷表作最後整理。看看錶九點了，就在九點一分七秒的時候，整個醫院停電了，我跟值班護士都嘆口氣笑了。在這烏干達基索洛醫院的病房裏，在那肋骨折斷的醉漢呻吟中，在好幾位肺結核病患的乾咳聲中，我似乎聽到醫院外傳來，牛群深沉的咕嚕聲。

### 醫療背後的問題

來烏干達差不多一個月了，過去兩個禮拜，都沒機會「上網」寫信。整個醫院就只兩部舊電腦，這兩個禮拜，網路故障，上不了網。還好，我們親眼見證到「最高明的頭腦」與「最先進的科技」接軌了——泰德終於發現是插頭沒插好。

這段期間，也讓我有機會多思索一些問題。

剛來的第一個禮拜，難免被新環境的震撼淹沒了。接下去，也碰到層出不窮的難題、挑戰、挫折、沮喪、煩惱、不耐、無奈。剛來時，總會想如果在美國的醫院，將會如何如何，如果我們有這個設備、那個設備，會如何如何，如果我們有這藥、有那藥，又如何如何。醫療方面的比較，文化語言差異的衝擊，總會讓你深思。(一個在美國出生的台灣女孩，在肯達基長大，又到紐約念醫學院的女孩，跑到烏干達農村鄉下，花五分錢租腳踏車來騎，路邊小孩喊著「日本人」、「唔中古」(白人)、「給我錢」……到底我來這幹嘛呀?) 環境的差異，文化的新奇，擠進我們習以為常的心靈時，總會讓我們產生新的視野、新的想法。

這是我的第二次國際醫療服務經驗。兩年前，我到秘魯亞馬遜河去服務過。面對烏干達的新奇經驗，我難免會把它跟秘魯經驗相比，在我腦海中也會浮現各種國際醫療需求的景象。來到這，再度挑起對落後國家、對貧窮與死亡的新觀感。除了替他們

感到不平外，也對人的韌性衷心佩服，內心自然湧起想為他們「做些事」的衝動。我憤世嫉俗嗎？第一個禮拜看到護士幾近「投降」的心態，對「在這裡能做的就這麼多」的嘆氣，我確實思潮雲湧。在異國學到的醫療經驗，對開發中國家醫療保健需求的更深層了解，當然是讓我往前進步了。但是我經常問自己在醫療「態度」上，我有沒有退步呢？面對種種問題，我有沒有變得麻木呢？

這幾個禮拜，傑利醫師教我們，在資源如此匱乏之下，如何達成最大的醫療效果，沒有各項儀器、沒有各種檢驗的支援下，如何作出正確的診斷。在美國的醫界同仁，會不會笑我們是傳統療法、赤腳醫生？(有些時，我們對傳統療法的藝術，可能太過藐視了)。其實，當我們用聽筒按在病人胸口，當我們的「光筆」照進他們各個竅穴，當我們手按他們小腹，要他們深呼吸時，我可以想像，這些病人也可能把我們當作來自美國的另類「巫醫」呢！

傑利醫師教我們各種檢查病人的方法。在沒有愛克斯光，或各種檢驗的狀況下，我們靠著手指的「聽力」，加上醫生與病患間的真誠互信，這就是我們「最單純」的醫療方式，(不用什麼填表報告的繁文縟節，不必動不動就叫病人去作全身掃描，不必去為檢驗結果誤差多少煩惱)，這也是既新穎又有效的醫技。這也讓我聯想到另一個問題：什麼是最基本的資源需求、最基本的檢驗，讓我們達成最有效的醫療。這是不是先進國家的醫療系統，也該考慮的問題？

這裡的病人對我們相當敬服。那位四十幾歲骨瘦如柴的肺炎病患，宣稱我們有「上帝之手」。那位浸在屎尿中的十七歲年輕人，已經可以自己站起來了，他緊握泰德的手，眼睛注視著泰德，把他當作「神」。我們為這些「新」的診斷技術沾沾自喜之餘，也難免要問，在沒有檢驗證實之下，我們真能相信自己的「神力」嗎？而且在這設備缺乏、資源缺乏的背後，還有更大、更嚴重的問題，那就是整個經濟與社會環境的問題。這些考量引發出我們

對「醫療服務」，必須作更廣泛的定義。有些病患需要長期醫療，但他們卻沒錢買藥。有些病患因為沒錢，自行提早出院。大半民眾缺乏營養，環境衛生又不良。如果他們買得起的，只是馬鈴薯跟豆子，我們教導他們如何從食物中攝取營養，又有什麼意義呢？此外還有文化問題，本地的保健工作者說，豆苗葉子很有營養，但一般人不願吃，因為大家認為吃豆葉是貧窮的象徵。

我不斷提醒自己，不能只專注在如何診斷眼前的病人，還要想到如何讓他們有藥可吃、願意回診，如何讓他們有長期醫療計劃。很不幸的，想到這些問題時，往往已成「後見之明」。譬如那位宣稱我們有「上帝之手」的皮包骨的男病患，不等我們給他抗生素就提早出院了，我感到懊惱的是，沒來得及跟他的「兩位太太」溝通。為什麼要顧慮到他太太、他的第二位太太、或其他家屬的健康呢？首先，我們無確定他是否已經完全沒肺結核了，更糟糕的是，他離開醫院幾小時後，他的檢驗報告回來了——他是愛滋病的帶原者。這種情況下，他的幾位太太都必須接受檢驗，但太遲了，人去床空，醫院又沒留下他的住址。

前面提到，我們來此第一個禮拜，靠著俄式老儀器，替一位七十歲的老人，診斷出他的心臟病，救了他一命。但是生命的維持，不能光靠運氣。如果病人在無預警之下，自行決定離開醫院，還談什麼維持生命？沒有治療、沒有追蹤看護，光有正確的診斷，也是空洞無意義的。我還沒來得及跟這位老人及家屬，討論長期服藥及保養須知，老人捲起他兩套破襯衫，撐著他磨平的拐杖，赤腳空拳回家了——是的，兩手空空，一片藥丸都沒帶就走了。就在同一天，泰德的第十號病床的患者死了。轉個身，幾乎整區的病人，都捲舖蓋走光了。到底是迷信呢？還是對我們這些「唔中古」的醫療魔術失去信心了？這恐怕是個永遠找不出答案的問題。在此地，有關出院後的各項吩咐，恐怕必須在入院時就交待清楚。因為出院是病人自己決定的，他們認為自己已稍好了，要趕回家上農場打工賺錢。住院期

間完全沒有收入，全家經濟很快就會陷入困境。

基索洛的醫院，各方面看起來落後，但醫師的醫技都是「超群」的。大概是環境磨出來的吧，他們樣樣通，甚至連「皮膚移植」都做得來。一位叫「班森」的十七歲男孩，煮飯時被煤炭燒傷，一個禮拜後才來入院。醫生替他做了成功的皮膚移植手術，讓他在第十七號病床恢復。我們到此時，他已在那不知躺了多少天，繃帶紗布都沒換過，還在等醫生來作手術後的檢查。別怪負責這區病房的唯一的醫生，他每天都要負責急診、接生、門診等等，實在很少時間巡房探視病患。誰曉得這些病患的床舖、毯子裡，藏了多少蟲蛆，到處又滿是灰塵。大約是手術後第十一天吧，班森抱怨說傷口癢得不得了，他鄰床的一位家屬，用結結巴巴的英語，跟我說了一堆。我那天似乎特別心煩沮喪，倒不是因為環境的惡劣，而是許多病人抓住機會，要這要那。我剛好要幫一位脫水的病患打點滴，所以對班森的問題就虛應過去了。等到第二天，天快黑了，我才猛然想起那段結結巴巴的英語，最後一句好像是說「繃帶、癢、蟲、蟲、蟲子」。趕過去檢查，不是蟲子。一項成功的皮膚移植手術，差點就被一堆黑色的蛆搞得功虧一簣。繃帶上結成的髒兮兮的棉球上，長滿一羣羣細小的黑蛆。還好，還沒長到傷口上。繃帶的棉球、血塊、膿、傷口的皮膚，緊緊的黏在一起，稍微一拉，可能就會把移植的皮膚移植全都掀起。藉著手電筒的微光，我們用鹽水浸泡他的紗布傷口，小心翼翼地將長滿黑蛆的繃帶紗布從他皮膚剝開。鄰床的病患跟家屬也熱心幫忙遞剪刀，幫忙翻譯解釋我的幾句破「土話」。班森在我們到後的第三個禮拜出院了，移植的皮膚還好好的，可惜我們沒有足夠的紗布跟醫護材料讓他帶回家。有個土辦法，塗上蜂蜜可以防止傷口長蛆。但是，防得了螞蟻嗎？

### 我的眼淚多餘嗎？

在我們離開醫院的前一天下午，一位叫維瑞娜的女孩過世了，她是在我們巡房的時候走的。維瑞

娜入院時，臉跟雙腳都極浮腫，我們到這家醫院的第一天就見到她。年紀輕輕就心臟衰竭，她患的是積水性心包炎，我們的聽筒稍稍接觸她胸前，就可以聽到好大的摩擦聲。那天早上，她已進入彌留狀態，呼吸困難痛苦，她媽媽一直陪在她身邊。

這是一個特異的感情上的衝突。我們這些「唔中古」來到此地就是要幫忙病患，此時我們不正該去看下一位病患了嗎？但是維瑞娜的呼吸聲，一聲聲敲擊著我們。我們應該繼續巡房嗎？每位病人、每個生命，不是同等價值、同等重要嗎？或者，我們應停下來，陪這位媽媽守護將死的女兒，雖然我們非親非故，卻感同身受啊！就在那一刻，我忍不住了，也許是幾個禮拜來積壓的吧，我無法克制自己，就跑到廁所去哭了起來。過去幾個禮拜，我似乎沒錯過任何一個狀況。像一個禮拜前，早上一進來，就發現那位腦膜炎的病患走了。我也親眼看到，泰德負責的那位患愛滋病及大腿腫瘤的病患，咳出最後一口血，走了。還有那位穿洋裝的十四歲女孩，我清楚記得她胸前的蝴蝶結，隨著她急促的呼吸震盪著，好像震得比她心跳還快。那天早上，他們告訴我，前一晚，小女孩半夜痛苦地呼喊著「我的心破了！我的心破了！」一大早，她心臟衰竭，走了。面對這些，我到底有沒有悲傷過？

作為一個醫學院學生，面對那麼多醫學名詞術語，那麼多資訊知識，學業及臨床的種種要求、種種負擔，我們是不是從週遭的生與死中，把我們的感情抽掉了呢？難道我們只是在「表演」我們的慈悲與同情嗎？難道是我太久沒「表達」我的感情了？雖然幾年來，我自認為很能面對病患與死亡，但我實在還無法相信自己確實如此。

那場哭，對我來講確實是個覺醒。廁所裏味道很濃，從廁所的小窗望出去，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那遙遠的火山。維瑞娜的姊姊進來廁所，拍拍我的肩膀說：「別擔心，她現在安祥了，她走了。」我的心難免悸動一下。

第二天早上，幾位護士跟我笑談我的淚水，有位說：「難道在妳的國家，人就不會死嗎？」她說，

她剛到病房工作時也常哭，尤其是小孩死的時候。但漸漸的，死亡與存活是一樣熟悉的事，她也不再哭了。「我們把死者蓋上布，接著就去看下一位病人。」

這段對話，使我想起前一陣子讀的，一位外科醫生寫的書。結尾時，他給醫學院學生一個忠告：「面對那些讓你不安適的狀況，你要設法讓自己安適。」我卻覺得，我們也應該「在安適的狀況下，要設法讓自己覺得不安適。」(不能看多了病痛與死亡，就麻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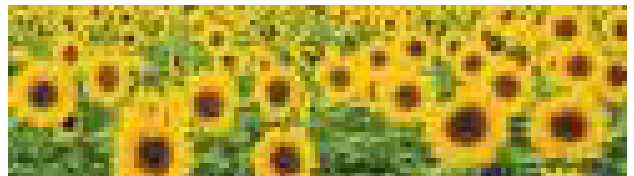
## 再見吧，基索洛！

離開醫院後，我們投入社區醫療服務。訪問了六十多家貧戶，收集各種健康、衛生、營養等資料，也到附近幾個鄉村去，幫忙預防注射。

時間過得太快了，把烏干達當了兩個月的「故鄉」，居然就要揮手說再見了。這兩個月，看了太多太多的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病症，心中有難以解釋的感受，看到此地婦女，在她們光鮮圖案的衣服下，蘊藏著沉默的韌力，又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敬服。

最後一天，我們回到醫院，將過去幾個禮拜，在社區作的調查結果，作一個簡報。就在簡報結束的那一刻，又停電了，這就是烏干達的「風俗」吧！這回我們沒嘆氣，接著作結論。感謝醫院的所有醫生、護士、員工、司機、翻譯，也感謝我們最敬愛的傑利醫師。這許多人，不但讓我們學到很多醫學知識與經驗，不但讓我們改變許多觀念，也讓我們學會將來面對新環境時，如何去調整我們的觀念。

抵達基索洛這小鄉村的情景，恍如昨日。而今，大清早，我們又要踏上那十小時顛簸的、滿是大小洞的路程，去坎培拉搭機。再見吧，基索洛！我們會回來的。基索洛，希望你也有一個安全、祥和的旅程！



# 碼頭春曉

## 清風



萌瑛徘徊在舊金山的漁人碼頭，一遍又一遍的看著來往的人潮，形形色色的裝扮，黃，白，黑，褚的皮膚，老老少少的走著，碼頭的浮木，隨著太平洋的海浪飄浮著。39 號碼頭，座落在舊金山的漁人碼頭的頭中心點，本來就很熱鬧。人來人往，生意很好。

自從 1989 年大地震之後，忽然來了一群肥墩墩的海狗，成群結隊爬上浮木來棲息曬太陽，雖然海風強勁，那陣陣的異味並不愉悅，但是，這群可喜的動物，給觀光客在飲食之後，散步碼頭之際，帶來意外的驚喜，營業於 39 碼頭的商家，發覺這是無限商機，就盡量關照這群海洋的客人，建造更多的甲板讓這些嬌客憩息，看著遊客們不停的拍照，欣喜的笑意，萌瑛的心中有了打算。

萌瑛來到灣區已經一年多了，她和先生帶來的積蓄並不多，她必須要儘快開始一項生意，有所收入才行。萌瑛在台灣時，是在公家機關整理文書檔案，但是，到了美國，政府公家的職務必須是公民才能應徵，而且，她也自認為英文不夠好，沒什麼自信心去洋人的公司上班。

然而，逼在眼前柴米油鹽的議題是相當現實的，她必須去面對，先生年紀大她很多，而且他的一隻手，有點毛病，上班或做工都不能很俐落；走著，走著，她有點茫然；這下來的這一步到底要怎麼走才好呢？突然，她聽到一聲沙啞卻又熟悉的聲音。

“啊呀！瑛呀，你怎麼也來了？”萌瑛一轉頭，一個矮矮黑黑的女人，戴著一頂遮陽帽正在叫她，前面散落擺了一攤的湘繡桌巾，領巾，床飾。

“啊呀！子紅，天啊，你什麼時候來舊金山的？”老朋友相逢，有太多的回憶，特別是，和子紅的那一段，並不是完全甜蜜，溫馨的。

萌瑛的心頭苦樂參半，眼前這位看似熱情，豪

放的子紅，曾經是讓她頭痛萬分的人。七零年代，子紅和她比鄰而居，汐止因為常常淹水，土地比台北市便宜一半以上，萌瑛的先生不喜歡喧擾的市中心，就樂得定居在又便宜又安靜的汐止。

搬去之後，才發現左鄰右舍都是外省人。這些人當中，有相當古意老實的夫婦，然而，也有像子紅這一類，非常特殊，什麼事都要\*\*佔風頂邊(註一)的人。

子紅個子不高，五官也還清秀，皮膚特別黑，一雙眼睛古碌碌的，靈巧敏銳。起初，萌瑛想，去市場買菜，有個伴也蠻好，何況，買菜，是臺灣家庭主婦每天的例行公事，但，幾次下來，萌瑛就進退不得了。

明明是很簡單的例行公事，卻讓萌瑛的心，像悶燒鍋一樣，悶得要發爛。要出去一趟市場，子紅總是刻意打扮得光鮮奪目，化粧打扮，本來也無可厚非，但是，原來約好的時間，總是不算數。似乎，子紅都是等到時間到的那一刻才開始梳裝打點，好不容易上路了，一會兒又是忘了鎖匙，一下子又是怕下雨，一定要回去拿傘，等到終於一切妥當了，可以上路了，也要祈禱，在路上千萬不要有什麼人開車過快，把路上窪洞的積水噴濺到她身上，那麼，那天就不用買菜了。她會回家，重新把水漬拭去，再重換一件衣服再出去。萌瑛因為是新婚不久，在這附近也沒什麼朋友或親戚，子紅的嘴巴又特別甜，很會捧別人，儘管萌瑛知道這人\*\*“龜毛”(註二)，也祇好遷就她。

到了傳統市場，各式的魚，肉，蔬果的攤販，都會以最高分貝的聲量來招呼客人，萌瑛多半會照自己該日的菜單，選擇適合的攤位來挑買；子紅就不是了。

小販們見她穿得那麼醒目，都以為是大魚入港，爭相招呼，子紅就到處試試。有些果商，瓣橘



子，切鳳梨，讓客人試吃，她可以一點不臉紅的連吃好幾片，然後，嘴巴喃喃自語個不停，“咦！怎麼這顆這麼酸？嗯，這個較甜，啍！會不會切太久了，頭家，有點變味呢？”把賣水果的小販搞得糊裡糊塗，萌瑛看她實在停太久了，就暗示，要不要買，祇見她，把頭一昂，輕快的丟一句：“不，不買了，我吃飽了。”

這還是果販自願切給客人試吃，沒活說。最令萌瑛臉紅的是，子紅明明不須要蘿蔔，她竟然也敢走到菜攤子前，彷彿硬要練她的指甲功似的，一指一痕地\*凍(註三)下去，把一顆白伶伶的蘿蔔，凍得傷痕累累，然後，一走了之。萌瑛看著菜販盛怒的臉色，趕緊拿起那顆遍體鱗傷的菜頭，知趣的說，“這個我要。”

去到魚蝦攤，更是沒轍，子紅很喜歡吃蝦，而且，一定要買\*\*尙好(註四)的大蝦，但是，在與蝦販討價還價之後，她膽敢把人家原本包括在價格裡的蝦頭剝下，而且很大膽的一個一個剝，再把沒蝦頭的放入塑膠袋。把那些古意的蝦販看得愣愣的。“反正，我又不吃蝦頭!!買它幹什麼?”

眼看著蝦販的臉由紅轉紫，萌瑛趕緊隨便撿些，順手再把那些被剝的蝦頭，悄悄的裝入，蝦販的臉色隨著平和下來，再秤完萌瑛的份額之後，又順便抓了幾隻相送，嘴巴唸著，“奧桑！有量的人有福氣!”子紅即刻把她已經秤好的袋子高舉，並大聲說，“我也要，我也要!”蝦販深深嘆一口氣，“奧桑，人做代誌愛卡有分寸咧。”奇怪的是，小販的義正言詞，居然，讓裝扮明艷如花的子紅，一下子枯萎下來。

大概是多次替她擦嘴，收拾的後果吧，萌瑛發現，子紅越來越愛膩在她身邊，她先生公務員退休，當時是蠻清苦的，如果懂得量入為出，倒也過得去。祇是子紅愛打牌，牌品又超爛，很多人都不喜歡她，但，多半看在萌瑛的面子上，給她加入，萌瑛偶而玩玩，總認為打牌是消遣，交朋友的機會，從不介意輸贏，子紅就不是了。一輸，就信誓旦旦，一定是其他兩位太太\*\*做手(註五)否則，以她的牌路，哪有可能輸？

萌瑛好幾次下決心不和她玩牌，因為連帶地，

其他那兩位太太也很不諒解，祇要子紅一出現，就什麼樂趣都煙消雲散了。之後子紅在木柵買屋，就和萌瑛斷了訊息。不想，幾年後會在異地重逢。

子紅看來氣色不錯，歲月在她臉上刻些痕跡，過去強悍的架勢完全消失了。

“咳，瑛啊，我們的孩子崇明去逝了!!”眼睛往下一垂，無奈的哀怨。

“怎麼了？他生病了?”萌瑛記得那個活潑外向，卻又友善的小男孩。

“噯，如果論交朋友兄弟，崇明可以說是第一名，不管什麼人，多遠，多老，多小，祇要和他一接觸，很快就變成朋友。”這點萌瑛倒是記得很清楚，那個永遠笑容滿面，嘴巴甘甜的年青人，常常和一大票的朋友在外頭談天，卻成熟的不忘和插身而過的萌瑛打招呼。

“當初我和先生想，以崇明的個性，也許出國會比較有發展，所以，我們就千方百計的辦出國，就來灣區住了。那時想，這裡大學特別多，沒有州立的，也有私立的可唸，何況，即使沒大學，也總有專科吧?”

“沒想到，他實在太不專心了，一校轉過一校，朋友雖很多，眼看別人一個一個畢業，他就是還在混，永遠在那兒打轉。”子紅的頭開始下垂，眼睛盯著地面。

“終於，他交往多年的女朋友再也受不了，決心和他分手，那知，他卻想不開，就在那年母親節前夕，他把車子開進車庫，庫門一關，車子發動.....”子紅再也接不下去。

萌瑛的手臂不禁環住她的肩膀，正直不會巧言的她，不知道說什麼好。

“人生誠然如夢，之前，我做了好多好多讓你厭煩的事，我凡事斤斤計較，朋友煩得一個個離開，唯有你一再替我收拾殘局，我當時其實心知肚明，但是，就是繼續利用你，也繼續壓榨我四週所有對我良善，好意的人。現在，回想這一切，真是丟臉死了...。希望你不要記恨。”子紅的聲音誠懇，眼眶含著淚水，聽著這位滿頭白髮的老朋友的懺悔，萌瑛的心早就融化了。

“好了，這麼多年沒見，去喝個茶吧!”萌瑛早



就選擇原諒她了。

“好，反正也快收攤了，我請你吃飯。”子紅這下手腳俐落，沒兩下，一攤子的貨品已經收拾好，送入停在街角的小貨車裡。

“咦，你來灣區多久了？”吃飯時子紅好奇的問。

“嗯，六個多月了，這當中也往返德州好幾趟，和德州的房價，物價比起來，這一切都貴得太離譜了。”萌瑛坦白相告。

“你有沒有打算做什麼呢？”子紅現在的說話倒是簡潔俐落。

“想做點小生意，祇是你也知道，我們那一點點本錢，怎麼做？”

“那，你就得好好想了。”子紅賣了點關子。

“首先，如果你想做點小生意，那麼，就不要多考慮了，灣區人多，財旺，祇要肯吃苦，是一定會有機會的。不知，你對這種在觀光地帶擺攤的生意有興趣嗎？”子紅側著曬黑的臉，散發一種由經驗帶來的信心。

“在這種觀光區，這租金一定是嚇死人的”萌瑛試著多了解一些。

“猜猜看，看我這樣一個攤位，每個月的租金要多少？”

“要\$700，或\$500吧？”萌瑛看著人潮，也不知怎麼猜。

“減半再猜”子紅的臉明亮起來，眼神裡有點得意。

“不會是\$250吧！”萌瑛的心跳，突然快了起來。

“再猜！”子紅的嘴角咧著，俏皮笑意洩開來。

“噯唷，搞不成\$50，那有這種行情？”萌瑛不信任地故意壓低亂猜。

“很近了，這種攤位每天祇交一元租金！”子紅正色的宣佈。

“天啊，那有這麼好康(註六)的？”萌瑛不敢相信她的耳朵，經驗告訴她，一定有什麼附帶條件的。

“那，要什麼資格的人才能夠申請？”

“單憑你這一問，就知道你真的是經驗豐富。祇要你通過政府所驗証的藝術家的考試，那麼，就可以每天一早來抽籤擺攤子了。”

“那，都考些什麼呢？”

“這裡是觀光區，要賣的商品必須是獨特的，有創意的手工藝品，所以你必須證明自己作品與他人不同，就多半可以過關，像我多少懂得湘繡，也就得以在此擺了好幾年了。”子紅很誠心地解釋。

“我不會刺繡，祇是……年青時倒很愛漂亮，也喜歡戴手飾。對一些項鍊，耳環的加工，倒也蠻有心得。”萌瑛的心燃起一絲希望。

“對對，這就成了，我明天帶你去申請。”

子紅的熱心，讓萌瑛原本浮沈漂泊的心境，得到很大的慰藉，遠遠地，金門橋側的落日餘暉，變得非常燦爛，絢麗。

就這樣，萌瑛開始了她朝七暮九的擺攤生活；一天一元的租金，就相當於“半相送”，免本錢的生意，祇是，貨品的擺設及修飾，就稍費週章了。剛開始，她都在本地買貨，再改變少許，變成獨一無二的藝品。

起初，難免不習慣在外面擺攤的生活方式，那真的是靠天吃飯的。有時，一下起雨來，就半個遊客的影子也沒有，有時，天氣晴朗乾爽，一天賣個\$700，\$1,000，也是常有的。還好，灣區的雨水還不算多，海風是強一點，不過，習慣了也還舒適，溫暖。

望著來來往往的遊客，萌瑛有時也欣羨他們能出來度假的閒情，祇是，想想現在的處境，人生地不熟，生活也是很大的挑戰，她還是不敢奢想跟現實生活脫節的任何活動的了。

一天，一個遊客挑了一對耳環，愛不釋手的樣子，她趕緊跟她說，

“Do you like it? I give you discount. \$25。”

“Oh, That's good!”

乾脆爽快的成交了。

萌瑛歡欣地整整鈔票，今天，運氣還不錯，才3,4小時就已經賣了\$300多元，心中一陣陣的欣慰。祇是，不知何故，遊客人潮沒減，但最近的生意清淡些。

“You ripped me off!!”剛剛那個歡欣的婦人，帶著厭惡生氣的臉回來。

萌瑛正想爭辯，但，客人手拿的另一對耳環，

和她賣出的一對異常相似，祇有稍許的差異，品質外觀幾乎雷同，但是別人祇賣\$15，萌瑛很驚訝，本錢都快要\$15，再加上加工，修飾的費時，祇覺得實在不可思議。

何況，這種小攤子，日曬風吹，不賺些利潤怎麼行？另外，讓她驚心的是，是不是有人在搶生意？人潮仍不斷，但比起以前，每天似乎總少做了約\$200左右的生意。當她把這現象告訴子紅時，子紅第一個反應是，

“有人曉得去更便宜的大賣場買貨了!!”

“但是，價格會差那麼多嗎？”萌瑛有點懷疑。

“唷，我的大小姐呀，這個你就有所不知了，美國人做生意可殺價的幅度就不是你能想像的了，你相信嗎？祇要天時，地利，人和，\$100的東西有可能\$5就買得到，你相信嗎？”子紅的口氣充滿經驗，自信。

“問題是，你必須把對方大賣場的地點探聽出來。”子紅開了一帖解劑。

好幾個星期就這樣過去了，萌瑛眼看著對手的生意越旺，她納悶不解，到底，這對東南亞來的夫婦，究竟是到那裏辦貨呢？

若是平白去問，是不可能得到答案的。終於她想到了先生，叫先生去探聽，觀察。萌瑛的先生秋山，是個奉公守法，寡言深思的人，作探子是有點不適合，但，先生敏銳的觀察力和邏輯，有時叫萌瑛佩服讚嘆。

果然，幾個星期之後，秋山興沖沖的告訴萌瑛，貨品應該是在洛杉磯購買。

“洛杉磯？老頭子，你瘋了！”萌瑛叫了一聲。

“應該沒錯。”秋山蠻有把握的樣子。

“你怎麼知道？”

“我觀察他們，雖然每天做生意，可是，禮拜一總會祇有一個人，先生會不見了，然後，就會增加很多新貨。”

“那幾天舊金山明明很涼爽，那個先生偏就說，他到了市中心，差點熱死了，你想想嘛，如果是在灣區，到了舊金山市中心，豈不都涼冷得很？”

“那倒不一定是洛杉磯嘛！”

“是呀，再聽，那先生又說，還好，那邊小臺

北的東西好多，特別是臺灣來的蚵仔煎，碗粿，雞卷，吃得好過癮，”

“你想，加州，有什麼地方，有這麼多臺灣小吃的集中地呢？”

“洛杉磯!!”萌瑛恍然大悟。心中湧過一陣喜悅，之後，馬上，心頭又閃過陣陣憂愁。

“祇是，那麼遠，我怎麼去？”萌瑛在臺灣是計程車族，來加州，車牌也才剛考過，怎麼有能力開這麼遠的路去洛杉磯？

“你運動神經發達，反應又快，應該沒問題，雖我不會開車，但，我可以陪你去，讓你安心。”秋山的話不多，但，每次都一針見血，知道她內心的深處，也許，這就是當年在眾多追求者中，她甲意(註七)秋山的主因吧。

就這樣，萌瑛每個月就南下洛杉磯辦貨，一次，兩次，之後，路熟，廠商也熟了，就像子紅說的，貨品，成本是作生意成功的要素，此後，她的生意就慢慢地步上軌道了。

有時，在旺季一天做個\$1,000也是常事，雖然，外面的太陽大，海風也強勁，但心情是輕快的，心想，替兒子媳婦辦的移民也快有個著落了，心緒就不免輕鬆，飛揚。

生意越來越好，想想，不久，她將可買個屋子，不必再白白繳納租金，正為，買哪個區考量時，

“Give me five!”一個黑人近前叫了一聲。

萌瑛有些遲疑，電視上曾看見小朋友把手掌五指互拍的樣子，美國人有時也調皮搞笑，她就本能的笑笑，把手五指張開，也想和那黑人互拍。

“GIVE ME FIVE!!”黑人的聲調高亢了很多，整個臉，眼都黑漆漆的，連罩在外面的衣服也都是黑黑的，祇有白白的門牙露出來，不太像是友善要玩的樣子。

“渠想搶你！”隔壁攤的廣東太太用廣東話提醒她，她廣東話不太靈光，但，“渠”等於他，“搶”這些音，她倒是聽得懂的。

“快別渠伍搵”萌瑛馬上會意過來，這個黑人要五塊錢!!!

“OK, OK”萌瑛飛速拿了五塊錢，那毛頭小子就很快離去。這是萌瑛第一次被搶的經驗。

之後，雖也有被槍抵背，錢櫃被劫的事，但是，因為有這次的經驗，萌瑛就很小心，現金一超過\$50，她馬上藏到隱密處，以免被搶，想自己辛苦站了一整天，這種血汗錢也要搶，萌瑛心中是很氣憤的。

然而，最最令她難過的，卻是比金錢損失更傷人的閒言閒語。

這種攤位是不固定的，每天以抽籤互輪，以免有人抽到較差的地點，吃虧也頂多那麼一天，因為隔天總有希望抽到稍好的地點。這群藝術家當中，和外國人，廣東人反而容易相處，語言多少有些隔閡，會保持適度的距離，最怕的，是一些中國人，會說普通話的一群，有些專門包打聽探人隱私，而且繪聲繪影，說得有腳有手(註八)。

有時，她也緬懷過去政府機關那份頗穩定的工作，祇是，那個色迷迷的上司，那雙不懷好意的斜視，像幽靈似的，緊緊的隨著她。再怎麼，也不願再回去那種複雜，勾心鬥角的醬缸了。

然而，最近的行列中，來了一個人，讓整個觀光區攤販，掀起了陣陣漣漪。

秋後的清晨，排隊抽籤的隊伍中，來了一位不修邊幅的藝術家，體材魁梧修挺，五官很清秀，眼睛炯炯有神卻摻和些憂鬱，穿著簡單，但是，一舉手一投足，很惹人注目。在這群陰盛陽衰的隊伍中，立刻掀起一波騷動，大家關注著，這個貨真價實的畫家，到底要如何在這個地盤生存？

不知是有緣還是怎麼，天天抽籤的時候，這位畫家的攤位居然常和萌瑛比鄰而立，這種生意的性質與釣魚類似，有時等半天，也沒半個客人，在等待的時間，隔壁的攤友就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了，如果攤友很談得來，生意又淡淡的，那一天很快就神速過去，但，如果攤友很聒噪，喜歡說人閒話，埋天怨地，萌瑛就覺得度日如年，希望客人快快上門，結束這種聽人閒話的酷刑。

她同情別人的苦痛，但經驗告訴她，十有八九，真正受苦，煎熬的人，多半說不出來，祇默默無言埋在心中，那些口說得出的痛苦，悲傷，透過表達，也痊癒了一半了。

這個畫家姓姚，也從臺灣來，頭髮留得長長

的，在尾端紮了個馬尾，本來男人蓄長髮的不多，留馬尾的更是各有千秋，有人看來邋邋，有人卻讓人刮目相看，氣質特異，這個小姚，即屬後者。雖然每天是那套古舊的夾克長褲，那股恬然自信的筆觸，常讓過路的觀光客駐足流連。他畫的是，並不討喜的人面素描，每張畫的標價不低，花的時間也多。

所以，儘管他畫的很好，生意額就遠遠地低於對面那個專畫人面卡通化，幽默搞笑的小張了。人面卡通化，多點幽默，畫的速度快很多，也討喜。這種觀光客不過在漁人碼頭閒逛，取個背景留念，或等人購物時填個時間罷了，沒人會認真地考慮把自己畫像，來做終生留念的。

因此，小姚的生意，總是冷清清的，有時，一天下來，一個客人也沒有，萌瑛看了實在同情，祇是，小姚似乎無所謂似的，從不抱怨，很多時候，也沒見他帶午餐，萌瑛也會把自己的便當多帶一份菜，像滷雞腿，豆干，包子之類，佯稱是自己滷太多，請他分享。這個小姚多半笑笑接受，但，從不在大庭廣眾吃，偶而，會喝點水，就此而已。

此外，這個小姚也不像一般攤主，在空閒時，聽隨身聽，或看雜誌，他總是就街上人來人往的形影，努力地畫，一天一張，瘋狂的畫。

萌瑛遠望他所擺出來的作品，耐看之餘，畫中像在傳遞一種訊息，他畫的人物，景觀，一筆一觸，好像在和看畫的人對談，那是一個靜態的對談，表面上，像是被塑造的景像，卻又牽引出另一種動力，那麼主動的在啓發另一個層次的世界。

有一次，萌瑛破逗(註九)把這個感覺告訴他，他先是頓了一下，然後，他把畫筆擱一旁，問萌瑛：

“那你想，這幅畫在告訴你什麼？”

萌瑛出其不意，直覺的說，

“其實這幅灣區街景，讓我體會到灣區的人，有相當程度的不安。”

“哇!!”小姚把水瓶打開，狠狠的喝了一口水。破天荒的，把萌瑛給他的包子，大口地吃了，接著，畫筆一橫，就和萌瑛天南地北的聊了起來，然後，興緻勃勃地，祇見他輕輕幾勾，幾畫，就替萌瑛畫了一張簡單素描。奇妙的是，居然把萌瑛的特質描

得一清二楚，萌瑛一見，歡喜得不得了，就把那畫簡單裱起，擱在攤子邊。

說也奇怪，每次客人買了耳環，項鍊後，看見那張畫，就多半會問，畫家是誰？萌瑛就有機會介紹給小姚。從此，小姚的生意多了起來，口耳相傳的結果，就忙了不得了。

那又是一個梅雨纏綿的早春，枯坐整個早上，萌瑛一件生意也沒做成，整個禮拜因雨水太多，遊客大減，遊客寧可去商場逛，也不願來碼頭吹海風。

碼頭的店面，冰果店，甜餅舖，生意差得人人咬聲嘆氣，街邊雜耍的，賣藝的，也都孤伶無奈。碼頭的氣氛冰凍起來。

瞬間，來了一對中年夫婦，先生是美國人，太太是東方人，看不出是哪一國的，氣質像南亞來的，然而，穿著卻又像日本人；說得一口標準的英語，一絲口音也沒有，由於萌瑛的生意很清淡，沒什麼客人，這個太太堂而皇之的把那些首飾，一件一件的挑，看，比，甚至，拿在空中照一照。又邊看邊問。

萌瑛看她迅速挑選的，都是上品，而且有多件，是她自己特別花工夫創製的，她就很努力地用自己並不太完全流利的英語，加以解釋，說也奇怪，這個太太好像與她心靈有感應，句句都懂，這樣一來，她就更熱心忘形的解釋。此時，萌瑛腦子裡轉的，完全就不是，要如何把東西推銷出去好賺錢，似乎，在她的潛意識，她要客戶真正了解這個手飾的特性，且物盡其用。

一番唇舌並沒白費，那個太太終於買了一條項鍊，不但沒有出價，而且臨行前還跟她要了一張名片。萌瑛第一次領受到被客戶尊重的滋味。

本來，萌瑛認為作這種小本生意，沒有必要印名片，多花錢而已。

但是，小姚一天忽然心血來潮，認為這種攤子，畢竟是有它的特色的，要寶惜，也要爭取，機會有一天會敲門的，所以萌瑛也印了一疊。

接下來數天的生意，更是冷清，萌瑛已了解這種靠天吃飯的性質，沒特別擔心，但對面小姚的生意更是慘淡，奇怪的是，他像有一股無窮的力量，不停的畫，生意多少完全沒打擾他，他攤位的週圍

快要被自己的畫佔滿了，可是，他完全沒有停頓的意思。

偶而他也會在畫面塗上色彩，那時，整張畫就耀眼突出，問價的客人不停。

祇是，他價格一旦開出，客人沒法殺價。

有時，萌瑛遠遠地看他生意明明快做成，但就是不肯折價，事後萌瑛問起，他才幽幽的說，“價格多少，其實無所謂，但對以前買過的客人不公平。”

就在生意特別低迷，濃雲密佈的那些日子，一天，萌瑛遠遠地看到一個衣冠整齊，器宇昂軒的東方老人，靠近小姚的攤位，談了整個早上，不像客人的樣子，小姚的臉色千變萬化，有時氣憤，有時像在解釋，但並沒有離開攤位，終於，老人失望垂頭喪氣地離開，走之前，還向天嘆了一口大氣。

兩天之後，又出現了一個氣質高貴，衣著優雅的婦人，小姚一見，先是愣住，之後，苦笑一陣，一支筆就不停地描畫，不到十分鐘，就把自己畫的給婦人看，婦人邊看邊落淚，祇見小姚雙手將婦人肩膀一按，像在說明，也像在乞求，祇見婦人淚水不斷地落下，小姚不得已，就把攤子收齊，放入車後，就和婦人走了。就這樣，消失了幾天。

幾天後小姚換了一套飄逸的便裝，來到萌瑛攤前，說“周姐，謝謝您的關照，我母親叫我拿這個給你。”萌瑛一看，是她最愛的長崎蛋糕。

“怎麼了？發生什麼事？”萌瑛知道，他大概是來辭行的。

“反正家裡替我決定的事，我無法遵行，就自己出來逛逛，學學，體驗一下人生的滋味。”

原來小姚以優異的成績建築系畢業後，正在找工作的時候，父親建築同行老友，介紹他進入灣區一家頗負盛名的建築公司，沒多久，這家建築公司的大老闆，立刻有意撮合自己女兒給小姚。小姚很不喜歡對方千金的嬌慣，向父母反映，一向威嚴又重臉面的父親，覺得對方小姐沒什麼不好，何況，小姚從小就常常和他唱反調，而且，現在還沒有很要好的女友，為何不試試，這樣也給父親一個面子。有感情潔癖的小姚，再也受不了，就逃家出走。

三天前，父母終於探聽到小姚下落，於是，分

別前來談判，最後，由母親作公親<sup>(註十)</sup>，決定父親不再談婚姻的事，另一面，要小姚回去，作他本行的工作，不要再做自由藝術家。

“每個人都喜歡往所謂的，比較穩固的，前人曾經走過的軌道去走，以為會比較安定”小姚平靜的說。

“其實，這段時間，雖然在外面作生意，肉體上很受挑戰，但，我的精神悠遊四海，這段日子，也許是我一生中，最安靜，思想最敏銳，畫作最進步的時刻了。”小姚慎重的結論。

“在外面，這樣人來人往，喝海風，你還安靜得了？”萌瑛覺得不可思議。

“是啊！我完全聽不到這些車水馬龍，內心不但安靜，且有一股力量，鼓勵我要畫，要努力展現出最大的實力。”小姚俊逸的臉龐，添了一道自信的光彩。

“祝福你！我知道你一定會成功的。”萌瑛誠心的祝賀他。

“謝謝您，周姐，這些日子那麼誠意的關心，我相信您一定也會有很好的發展的。”

望著小姚抖擻離去的步履，萌瑛有絲欣慰，也有絲悵惘，別人來擺攤是跑龍套的，可有也可以沒有，她呢，全家的生計在她手中。

烏雲密佈的天空，預報著她今天的生意又要泡湯了。正憂鬱著，忽然，上個月那對精幹的異國夫婦出現了，細雨也開始飄了起來，她有點手足失措。他們會像上次那樣精挑細選嗎？

倒是那位東方太太，先說話了。

“終於，我們找到你了！”

“你家的電話，根本沒人接，我已經找你找了一個多禮拜了。”婦人喘了口氣，顯然，他們是就近一攤攤搜尋來的。

“我回去仔細研究妳所作的手工項鍊，我和先生都一致同意，這是我見過的最最細緻的加工品。”

“這是成品再加工的，”萌瑛不知對方誇讚的用意，隨興應了一句。

“對，對，這就是我們千辛萬苦找妳的原因了。妳這作品相當有創意，又很貼切平實，我們很喜歡，所以決定……”

萌瑛心喜，以為他們要多買幾副，就匆忙往箱子裡挑，他們先前買的那副。高深學問，她不敢說有，但是，記憶力可是一流的，更何況，上次那副挑那麼久才定奪的，她怎會那麼容易就忘？

“我們決定請妳擔任我們品管部的主任。”婦人從口袋中掏出一張名片，印得精緻，簡樸。萌瑛的血液立時往頭上冒。

“我們的公司離此不遠，專門從世界各地進口不同的飾品。”萌瑛聽著，又看著名片上的公司，娜瑞蒂，天呀！那不是轉角處兩條街以北，夾在金融貿易區中間的那家大公司嗎？

“但是，你知道的，商品一訂就是一大貨櫃，品質的水準差異挺大，須要有適當的人來管制品質及建議採購的方向。”婦人的眼神是誠懇的。

“你過去買去作過零售又自己加工，所以，妳的經驗最真，妳對貨品的感覺最敏銳，希望妳能幫忙。”婦人說話很直接，不拖泥帶水。

雨已經斜斜地灑下，萌瑛飛快地收攤，那兩人也急急告辭，臨行前，婦人丟下一句，“妳好好考慮吧，薪水及福利絕不虧待妳，打電話給我吧！”

然後，微笑著，有禮地離去。

萌瑛的心淌過一道暖流，忽然，覺得雨水鹹鹹的。把貨堆上迷林貨車時，忽然間，看見不遠的天邊亮了起來，儘管，攤位邊仍有小細雨，但遠處的停車場已大大放晴。再舉頭一看，襯著金門橋的上空，一道絢麗，清亮的彩虹，橫跨在大橋與紅樹林當中。瞬間，萌瑛覺得臉上又鹹鹹的，她知道，那不是雨水，是發自內心喜悅的活泉水。

註一：「佔風頂邊」—佔上風，愛討人便宜的意思。

註二：「龜毛」—過分仔細，挑剔。

註三：「凍」—以指甲掐下的動作

註四：「尙好」—上好，最好的。

註五：「做手」—做手腳的意思。

註六：「好康」—好運道，好事。

註七：「甲意」—中意，喜歡。

註八：「說得有腳有手」—繪聲繪影

註九：「破逗」—毛遂自薦；愛表現。

註十：「做公親」—做和事佬。



# 外遇隨想

阿香

去年中聽到一對朋友 S 和 C 分居的八卦消息有點意外，後來證實是因外遇而鬧婚變，當時阿香就連聲嘆息。香帥以為我一定是惋惜好好的一段婚姻破滅，那裡曉得阿香卻說：「早知道 C 會搞外遇，我就去勾引他了，拐來的錢也可以分一半給你」。香帥聽慣了阿香「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瘋言瘋語也不以為意，只說「可惜你失去了當禍水的機會」。

C 是我們認識的台美人裡最有錢的人。他的身價是六百個百萬美元（不是六百萬，是六億！）我異想天開又一廂情願地亂編狂想曲，心想如果把他拐騙到手，那我就有三億的身價了。分一半給香帥以外，我還可以很慷慨地捐錢給 NATWA、FAPA 或黃越綏的單親兒童基金會。這樣犧牲一下小我還是很值得的。可惜我的竅門開得太遲，沒有早點去誘拐他，平白失去了淘金的機會。

告訴我這八卦消息的朋友很佩服 S，說她想得開，拿了錢，換了大都會的豪宅，自己一個人住得舒舒適適地，既不必天天作飯、燒菜，又可到處去旅行，去遊山玩水。不像一般被背叛的大老婆般恨憤怨憎。我知道 S 一向勤讀佛經，對「緣盡情了」能有更寬容、更擔待、更不強求的心態。但這毋寧也是更聰明、更實際、更善待自己的作法罷。如果是我，我也一定「只要錢，不要人」。因為無論男女，只要一方變了心，通常都很難挽回。即使勉強挽回，內心的創痕也是無法泯滅的。倒不如努力挽回自己做人的尊嚴，重新面對未來。

阿香覺得我們女人到了這個年紀，不僅要看得開，更要權衡利弊輕重。現在一般法律大多數都讓女方在離婚時可以分到一半的財產。不要說這位朋友有家財億貫，就是平常人的情況，通常也足以讓女方不至於餓死。更何況，離婚後你不必去照顧他，（這個年紀的糟老頭子，不但身體毛病一大堆，

怪癖更多）。也不必盡「同居的義務」，不必被嘮嘮叨叨地東管西管，可隨心所欲地做些一直想作而沒有機會作的事，可以將個人的才華更適當地發揮。因此阿香很寬宏大量地對香帥說；只要有人肯照顧他，只要給我我應得的錢，我一定放他一條生路。

幾個星期前有一則新聞說：美國第一位女性大法官奧康那的先生，一個住在養老院的老年痴狀症病人，病情惡化到對家人已到六親不認的程度，但他卻和院內另一位老婦發展成很親密的關係。雖然僅止於牽手、擁抱、親吻的地步，但對兩個八十幾歲的老人而言，這也是一種性愛的表現。這種外遇真叫人啼笑皆非，但也無可奈何。

記得是十一年前罷？當時克林頓的助理摩理斯，因長期包養一位妓女，事情曝光後黯然去職。當時許多美國婦女認為他做了一件比嫖妓更可惡的事；那就是「和另外一個女人維持一份長久關係」。他的婚外情已逾越單純的性範圍，而侵犯了夫妻親密關係的禁地。因為心靈上的罪惡更甚於肉體上的罪惡。

有位研究外遇問題的專家說；外遇的本質其實是「和某人建立一種秘密而親密的關係」。這份關係又得靠不斷的欺騙來維護。因此外遇不是「你跟誰睡覺的問題」，而是「你對誰撒謊的問題」。專家也說「大部份的外遇不是發生在床上，而是發生在電話線上」。曾有一位男人因太太在網路上另結新歡，而訴請離婚。雖然太太未和對方發生實質性關係，但對他來說精神上的背叛已視同外遇。

走筆至此，我忽然想起好友柯翠園來。在她搬回台灣前，我們經常在電話上聊得沒完沒了，有一次她開玩笑說我們兩人是「精神外遇」。不過，這種「外遇」應該比較可以忍受罷？或者這也是陳彥升遷台的動機之一？啊！罪過！罪過！

# 也談當阿嬤

王麗華

2006年我只住家兩個月，其他像是過吉普賽人的生活，靠兩個皮箱過日子：一個月在台灣、八個月在西雅圖、一個月在賓州。原來當阿嬤的代價是如此的高昂！在尚未當阿嬤之前，聽那些過來人口沫橫飛的敘說他們做阿嬤有夠讚，高興的時候就去抱孫玩弄，累了或小孩開始吵鬧就原封送回子女，然後溜之大吉！好像天方夜譚，我期待那天的來臨。一旦我被升級之後，才發現原來事實和幻想是有那麼大的差距！早知如此，我就應該先討價還價一翻了，離別時也不自作多情的對女兒說“如果我可以幫忙的話，讓我知道”！

生命的延伸是多麼的奧妙！當我還在悲傷失去“心所愛一個人”時，女兒和兒子先後報喜，好像都提早他們的慾望！或許突然失去他們敬愛的父親，領略到生命的短暫罷！供不應求，一下子來了兩個孫子真也累死這個阿嬤了！

我這對兒女又很囉嗦，說他們不要事先知道胎兒的性別，理由是假如是女的，所有嬰兒的禮物都是清一色：粉紅色的；如果是男的只有藍色的衣物，那麼下一胎（是的，他們都計劃有兩個寶貝！）若是不同性別，可不是全部都不能受用了嗎？到底是青出於藍，我還以為他們只是給老媽麻煩而已呢！其實從開始得知他們的喜訊，我的第六感就告訴我兩位懷胎都是男的。在生產前大部分我都用“他（he）”稱呼胎兒，有一天我的“九怪後生”理直氣壯的抱怨「妳怎麼每次都用 He，而不用 She？」我也不讓步的答「我有預感是男的，但如果我用 She，你可能也會抗議，那我就用 It 好不好？」他只好不再吭聲。我這個寶貝兒子和他太太協調，媳婦要事先知道性別，兒子不要，結論是知道而不對外公布，包括自己的雙親在內。他就是這

麼惡作劇，明知我說的是對的，還故意挑剔找麻煩！若是在台灣，他不被罵的臭頭才怪呢！如果他體積不是將近大我一倍，就抓起來打屁股了！

2005年年底我在女兒預產期前10天飛到西雅圖以待嬰兒的來臨。女兒健康如牛好像她可以懷孕一輩子似的！離預產期只剩一兩天了，她仍然幫忙我清除他們後院的落葉，彎腰曲身添滿了整筒的垃圾箱。隔日她去上班覺得肚子有點不舒服提早回家，我問她是否陣痛？她說不是吧！為了安全起見，我們送她去醫院。Guess what? It was contraction! 原來她和她媽媽同樣的笨“What is contraction?”對陣痛毫無概念，我們彼此嘲笑一翻！那晚我的第一個孫子，Jak 榮義，終於來世報到，早預產期一天！贏得他雙親眉開眼笑，只要養這個寶貝10天就可以報當年的所得稅！怎不讓他雙親心花怒放呢？

一向有信心的女兒，經過兩個月的哺乳期間信心完全消失！參考書沒幫上忙，請哺乳專家來家指導也是時好時壞。原來是嬰兒的嘴巴太小，與他媽媽的乳頭不能配合。眼見女兒常常忍痛、甚至流淚，繼續嘗試供應母奶，讓我不忍又敬佩，不過也為這個孫子感到慶幸，他是找對地方來出世了！

科技時代照相機閃電似的成果，影像立刻呈現在眼前真是過癮！榮義每天的一舉一動都逃不了照相機的攝取，當晚把照片輸送到電腦儲存與他的父母分享。這對第一次當父母的女兒和女婿瘋狂的熱愛他們的創作品！欣賞他們兒子的照片變成是他們每晚的消遣和必然之事，再度互道“他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嬰兒！”彼此滿意相對而笑，做為一天的結束，然後帶著微笑的嘴臉和快樂的心情攜手上床去做他們的美夢！

有一天我讓女兒和女婿去約會。女兒已開始擠奶以備上班時可以繼續供應母乳。那天我照常推小嬰兒車帶榮義到附近漫步。我們都說他有 ‘stroller face’，因為每次外出他的臉都很嚴肅，再怎麼逗他，他總是最多瞄你一眼，然後就繼續向前看。好像對我們說“不要吵了，你沒看到我專心在吸收新知識製造新的神經細胞嗎？”我們自知自找沒趣，也就只好當推車的服務生罷了！散步回家之後，已是餵奶的時候了，趕緊從冰箱取出一包母乳、溫熱後把榮義抱在懷裡、圍上圍兜兜、一切就緒，當把奶瓶送上嘴唇時，他突然頭腦兩旁搖晃、手舉腳踢、號啕大哭！他哭的臉紅眼漲、淚水汪汪！在不知如何應付的情況又不能讓他停止哭泣下，我把他放到地毯，拿出照相機銖恰幾張為證，可以向他雙親報怨。我再嘗試餵他幾次奶，都被他拒絕。後來我終於想通了！原來他是抗議人工奶嘴的冷硬，拒絕吸引！喔，誰能怪他呢？到底母親溫暖柔嫩的乳頭怎是輕易能夠被塑膠奶嘴所取代的？我只能大笑一番，且敬佩這位小靈精，竟然小小幾個月大就能區別真假貨色！

第一次與兒子的寶貝見面時他已是五個月大了！以前修遺傳讀過“雜交優勢”確實印證在 Seth 榮增的身上！榮增出生時體重和身高都正常，然後好像吹氣球一般，體重直升。當我們相遇時，他已像是日本的小型柔道手，處處是肉團，光是手臂就有五個！他的體重超出同歲月的最高曲線，看得我不寒而慄，兒童糖尿病馬上浮現在我的腦海裡，我為他的健康憂慮，不過其他方面的發育他似乎也早一步。我兒子說小兒科醫師認為等他開始會活動時體重自然就會下降，我只能半信半疑等待那天的來臨！第一次抱他真有要老命的感覺，為了保住我的脊椎骨，我很快找最近的椅子坐下來。

一年後我們再相會時，他確實拉長變瘦了！雖然我仍然可以看到他肉團的所在，但是一切指數已降到生產線的正中，希望早期的肥胖不會有後遺症。有一天，我煮了一鍋紅燒豬腿，本來只是給大人用餐的，沒想到他竟然討著要，且吃得精精有味，一再要求“more”，最後把整塊豬腿軟軟的肌

肉部份全部吃光！另外一餐兒子煮牛排，榮增把他爸爸那份吃了一大半，兒子埋怨那頓晚餐被剝削了！我只能替孫子說話“Too bad daddy, I am the prince of the househo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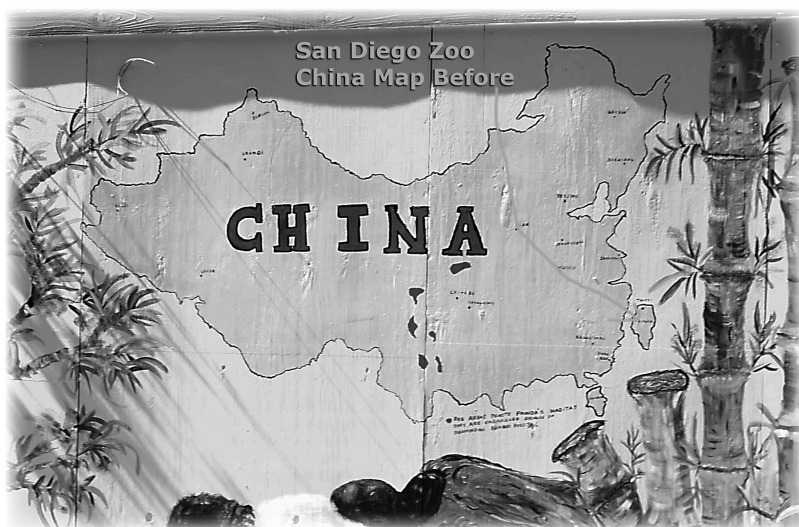
榮增要來這個世界報到是多麼的強烈。媳婦當時是最後一年博士班的學生，教書和做實驗忙得不可開交，吃避孕藥良久，懷孕根本不是時機更不是計劃。老天卻偏偏開他們的玩笑，讓一隻健康衝進的精蟲逆游上進，巧遇正在逃生、美麗又豐滿的處卵，一見鍾情，小精蟲加緊急追、衝破圍牆、合而為一、建立愛情的結晶，這就是榮增生命的起源！他媽媽只好多當一年的窮學生，他的老爸忍痛留住在那狹窄破舊的公寓。

我每次拜訪兒孫的時候，兒子總有差事要我職行，好像我是魔術師可以把孫子幾個月來的壞習慣一掃而盡。第一次要我改善榮增的睡習，他睡覺若發出哭聲，媳婦不甘馬上上前服務，唯恐心肝寶貝那裡不舒服，雖然讀了嬰兒專家的書知道應該如何處理，但是還是背道而馳。為人之父母實有難處！“萬一”的情況總會偷襲雙親的意識，一旦“萬一”成真時，後悔莫及！對不？而每位小嬰兒好像剛出生就擁心理學位似的，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嘗試新邊界，最後雙親精疲力盡，只好求助於他人！榮增確實有尖銳刺耳的哭聲，聽久了讓人發狂，在訓練他睡習的期間有幾次我必須走出屋外，以免瘋狂把我的頭髮拔光！第二次的任務是改變榮增在餐桌上的翻盤或食物丟地的舉動，這是他表達當餐的結束。緊迫釘人、供應少量和是時給與指導，很快他的惡習就一掃而除，孺子可教也！

或許真的是“血濃於水”吧！不管隔了多少時日再和這兩個孫子相見，他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拒絕阿嬤，讓我感到非常的溫馨。雖然換尿布、洗屁股和參加每天的例行工務並不是我所想像中當阿嬤的樂趣之一，但是世界上實在沒有比嬰兒的笑臉更純真無邪、可愛迷人的了！他們的笑聲又據有高度的感染力，讓我們在世間以久的人暫時忘卻人間煙火，重溫無憂無慮、開懷心腹的時刻。難怪我們有求必應，甚至自投羅網吧！（寫於 2007 年 10 月）

## 熊貓外交

Corinne W



有幾位姊妹想知道我如何要求聖地牙歌動物園，將熊貓展的外牆壁畫上，原本畫在中國地圖中的台灣自上的中國地圖中塗掉。

聖地牙歌動物園是美國向中國租借熊貓的4大動物園之一，年費一隻一百萬美金，在美國園中出生的小熊貓一隻年租金六十萬美金，一次租期10年。聖地牙歌動物園因設計完美，氣候宜人，加上熊貓展的緣故，每年吸引超過數百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前往觀光。

2年前我帶著我的兒子及侄兒姪女前去動物園遊玩，發現該園熊貓展示區10尺高40~50尺長的壁畫將台灣畫入中國的版圖。當我向園方指出錯誤時，所有和我交涉的部門都搪塞，表示那只是小學生的作畫，沒有任何政治意圖。我一聽就知道這又是一幕中共明目張膽，鴨霸公開搶劫的傑作之一，決定奮戰到底，還給台灣一個尊嚴，並防止該園及中國的後續攻擊。



這場舌戰及筆戰自熊貓展館的行政人員、動物園公關副主任秘書，動物園長至最後由FAPA協助草擬之信，經由聖地牙歌會長修改之後，請當地同鄉會長、台美商會長共同簽名，邀請園長會面之書，來來去去共12張，加上4、5張圖片，不願用掉NATWA聯誼通訊的寶貴篇幅。所有信件請上我們的網址natwa.com連結“Panda politics”。

## 伊拉克來鴻

Hi, Everyone,

Good day to you all,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and loyalty, care and concern that you've shown during this deployment by sending me cards, e-mail, bulletins, letters, banners, Christmas music CDs, DVDs, hygiene products, care packages, religious literature and motivational articles, and above all your valuable prayers for me and for my Soldiers, for our safety, security and success in our mission. May the good Lord continue to bless you and your family with hundredfold blessings today and everyday of your life.

WHAT IS CHRISTMAS?

C: stands for Christ. If we leave him out of Christmas it is like celebrating wedding without the groom.

H: stands for the hope he gives. Hope of a life without end.

R: stand for revolution he began, Turing hate to love, war to peace, and everyone to everyone's neighbor.

I: stands for Israel, the land where he was born. But it is also stand for me, for Christ could be born a thousand miles in Bethlehem but it would all be in vain unless he is born in me.

S: stands for salvation he brought; those who lived in darkness saw a great light.

T: stands for thanks – thanks to the Heavenly Father for the gift of his son.

The best way to say thanks is to make room for him in our hearts.

M: stand for Mary who brought him to birth. She will help to bring him to birth in us also.

A: stand for angels who at his birth sang.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and peace to his people on earth'. It was the sweetest music ever heard on earth.

S: stands for the star that led the wise men to Bethlehem. Now Christ is the star we follow. His light will guide through the night until the sun of eternal day dawns upon us.

May the Babe of Bethlehem bless you and your family with His Choicest blessing through the Christmas Season and all through the New Year. May Joseph and Mary intercede for you, angels protect you, shepherds watch over you, and wise men counsel you and a brilliant beautiful bright star to guide you in the right direction. Wish you and your family a Merry Christ, as and a prosperous New Year 2008.

God Bless,

Fr. XXX



# SOLDIERS' ANGEL

by a Captain

*I call you by name as my Soldiers' Angels  
For your goodies help us ease our day-to-day challenges  
The life here in a combat zone always hangs on hinges  
But God takes care of us in all the dangers.  
Thank you for the candies, cookies, noodles and cheerios  
Hygiene products, CDs, DVDs, Books and magazines  
These boost the moral and bring a little joy and happiness  
God bless you all for your generosity and thoughtfulness  
Your toothpaste brings brightness and the brush brings cleanliness  
The shave brings smoothness, soap and shower brings freshness  
What would life be without these small things as gracious gifts  
Man may have made these inventions but God is the one who inspires  
Rain falls in drops not as ice-cubs; seconds and minutes turn into hours  
Zero is a must to count in tens; a line is made up for many dots  
Things that you do and send may appear small and insignificant at times  
But what it teaches us most is that great things have small beginnings  
You all may not send us gold and silver  
Money or travel ticket for the traveler  
The one most important thing you give every Soldier  
Is your undivided attention and constant prayer  
Words are rare when the heart is full; adjective are few to write them all  
I am unable to express all the sentiments of my heart and soul  
But the single most thing that I want to tell you one and all  
Is thank you my Soldiers' Angels for being with us in time big and small*

(This poem is personally written by me and I wish to dedicate this to you all to say "Thank you" for all that you have been to me and my Soldiers during our deployment, for supporting us wit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things to boost our moral. THANK YOU ALL AND GOD BLESS YOU ALWAYS)

Please drop a line for me when time permits : [firstname.lastname@us.army.mil](mailto:firstname.lastname@us.army.mil)

Mailing Address in Iraq:  
by a  
HHC xxth CSSB #yyyyy  
APO AE zzzzz

Dear NATWA Sisters,

Jin and I would like to wish you a happy holiday season! We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for your generous support of NATWA Soldiers Projects and keep you inform of our progress.

Our total budget for the 2007 fiscal year is \$9,200.00. For deployed soldiers, we have supported 24 individual soldiers and 12 American troop units in the Middle East. For wounded soldiers, we have provided 48 care packages to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wounded veterans in Kansas and Missouri. In addition, we provided \$500 to help care for Hawaii wounded soldiers. We teamed up with local communities such as American Legend, KC Library and Sister City Association of Kansas City, Missouri, to extend our supporting network.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Your funding greatly contributes to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this project. We strive to do our best to support our troops by lifting their morals and to promote the kind and generous spirit of Taiwanese Americans.

Warm Wishes and Happy Holidays,

Sincerely

Vandy Chang & Jin Barnsdale  
NATWA Soldiers Project Co-chairs

# ACKNOWLEDGEMENTS

This book would have gotten nowhere without contribution of several of our writers. They all experiencing uttermost physical and mental exertion during writing and producing process.

Much thanks to Hilda Lin for writing the minute for our mid-year meeting. This is a tedious task with lots of nuts and bolts and vast amount of details. Much thanks to chapter presidents who wrote the activity report. We know that the real toil is not the report itself, but is the long hard road of preparation for each program.

Sisters may foresee that we do have strong potential of producing tomorrow's world class writers. They are among us. Please refer to Book List and patronize our writers.

It is common that in today's' publication, people flip through several pages for one article; or one page contains parts of several articles. This does not appear on our publication – a page contains one subject matter that is easy to read. We owe deep thanks to our paginator Sophie Yu for such professional handling.

Do you want to tell people how advance today's Taiwan is? Our cover-page designer Corinne Wang toiled for weeks, days and nights, to bring such information to our magazine. As we know that hard work alone does not transform into authenticity; it is the insights, the talent, the ingenuity, the creativity, and above all, her love for Taiwan that bring our cover-page into to being. We are deeply indebted to Corinne. May we all cherish such unusual combination of intellectual inventiveness among us!

Many of our sisters could have strike out on their own and make a fortune for themselves, but they choose to contribute to NATWA. Not the easy and comfort, but the hard and repute; it is the cultural roots of the nation with world class writers and thinkers that gain the highest respect. May NATWA be such a nurturing organization and may Taiwan move toward such direction. My thanks to all contributors!

Jin Barnsdale  
NATAW Publishing, Chair

**Contact info:**

Sophie Yu: 626-927-9867  
Corinne Wang: 760-599-5852  
Phyllis Chen: 951-686-2679



# 編 後 語

姊妹們，

第三十八期聯誼通訊終於和姐妹們見面了。此期是全程在 Richard 離世之後完成的。這段日子，姊妹們的厚道、關愛及慰問函，令我淚灑行間。

感謝蘇惠美及吳美芬兩位姊妹，她們在回台的旅程還為我們提十幾磅重的箱子給台灣的會員。我們還收到一個在伊拉克服役的 Captain 贈我們一首詩 (Page 75)。NATWA 是個風雲際會、人才濟濟的組織，請讀幾位作家姊妹的作品。您要對人說台灣有多進步嗎？卓然不群的聯誼通訊封面一語道出，憑上天之賜，才華兼創意的文豪，就在我們姊妹中。

行家游小惠不僅排版，還替我們建立形象 (Image)，陳秀貞仍替我們承擔最吃力的印刷，此次因配合姊妹回台參與總統選舉，我已經驅使出版組成員們工作得太辛苦，現在該鞠躬下台，讓賢了。

下一期 (39 期) 將由路易斯安那州的陳香梅主持，再下一期 (40 期) 將由喬治亞州的王淑芬 (辣媽) 主持，印刷及其他吃重的工作將由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地區的姊妹們負責，請姊妹們支持、賜稿，以豐富明年度的刊物。

編輯 王金碧 敬上

